陈圆圆传

秦淮八艳之

陈圆圆传

典藏精品

芳香初◎著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乱世佳人，流离颠沛，倾世容颜有何罪

第一节　夜深忽梦少年事，唯梦闲人不梦君 /003
第二节　奔牛小镇降圆圆，颠沛流离度童年 /008
第三节　薄情姨丈贪银钱，卖身梨园才艺现 /013
第四节　婷婷少女名江左，无耻恶霸心垂涎 /01

第二章　相濡以沫，忘于江湖，渐行渐远渐无书

第一节　贼少贪恋花容色，姐妹阴阳两相隔 /031
第二节　荒草萋萋埋孤魂，才子救美解困境 /038
第三节　一见倾心诉真意，渡船邂逅董小宛 /045
第四节　情郎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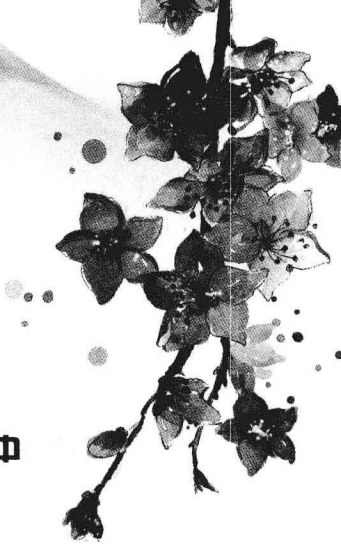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沦落风尘，游于浮世，一入侯门深似海

第一节　卖身葬父入南曲，命运难测泪潸然 /065
第二节　沦落烟柳心不甘，姐妹重逢泪涟涟 /072
第三节　长走河边终落水，流氓混混找麻烦 /079
第四节　皇亲国戚游江南，三千纹银赎圆圆 /087
第五节　圣上无心思情事，宫中三月空度日 /093
第六节　无功而返归田府，自甘堕落梦浮生 /097

第四章　轻歌曼舞，锦瑟和鸣，柔肠百转吟无霜

第一节　月夜邂逅吴三桂，临别赠字结情谊 /105
第二节　宴会之上献歌喉，轻点朱唇展笑颜 /110
第三节　三桂心折目迷眩，许诺田家得平安 /114
第四节　重金聘礼送田府，大婚之日心念念 /118
第五节　过门不入吴家宅，深明大义顾周全 /122



第五章　狼烟四起，国破家亡，不堪回首明月中

第一节　三桂重回山海关，劳燕分飞各三年 /129
第二节　闯王兵锋破京城，大将色擒陈圆圆 /133
第三节　以死相逼保清白，色将流涎挠心肝 /137
第四节　智说女将当婢女，暂且立足保平安 /141

第六章　恸哭六军，冲冠一怒，红颜乱世史难书

第一节　劳军劝降吴三桂，吴父亲笔诉现况 /149
第二节　圆圆托梦诉衷肠，三桂惊醒询近况 /152
第三节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155
第四节　吴氏族人遭屠戮，红颜祸水口难辩 /158

《1》微信专享免费转存 1000g 珍稀古籍古图、家谱大全、全国地理方志、现代易学、道学、佛学、玄学、中医、历史等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网盘的管控，资源可能会变动）。

《2》朋友圈持续免费分享各类珍稀绝版资源中。

《3》中医古籍、易学（术数）古籍、道文化古籍、天文地理学古籍、先进技艺类古籍、军事兵法古籍、古今中华武术大全、佛文化古籍；各类历史文献与绝版实用资源代找。

《4》两个微信都是我的号，只需添加一个号即可（两个号所发内容是一样的），资源不定期变动更新，你如果已经有我的微信，可以多看我朋友圈置顶评论同步更新进行了解转存。



或



古籍的内容往往会颠覆现有历史，非常珍贵值得研究。（举个例子：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在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获得的灵感。）古籍的内容也会更纯粹，更接近老祖宗的思维与智慧。

微信：laijy2222　　微信：laijy3333



第七章　破镜重圆，辗转征战，却道故人心易变

第一节　清军入关闯王逃，鬼宅寂寞强度日 /163

第二节　军营相遇悲情恸，破镜重圆心难欢 /167

第三节　颠倒辗转入云南，三桂称王闯贼殁 /171

第四节　新宠旧爱不胜数，自知珠黄不相见 /174

第八章　木鱼声声，梵音朗朗，香烟缭绕商山树

第一节　世间纷扰皆看破，请愿诵经度余生 /179

第二节　三桂出战兵必败，圆圆削发断情衷 /183

第三节　吴氏九族受诛连，寂静抽身得平安 /186

第四节　日日诵经庵内逝，一代佳人葬商山 /189



第九章　古草萋萋，泠风阵阵，夕阳余晖照古墓

第一节　尘劫中不昧本来，朗月仍辉性海 /193

第二节　迷障里能开觉悟，净莲更出泥污 /207

附录　陈圆圆时间年表 /209

后记 /210



第一章

乱世佳人，流离颠沛，倾世容颜身何罪？

十五年前花夕底，相从曾赋赏花诗。
今看花夕深相似，安得惆怀似昔时。

第一节　夜深忽梦少年事，唯梦闲人不梦君

我坐在禅房外的檐廊下，屋外不时响起几声轻雷，春雨淅沥而落，潮湿的空气逐渐掩盖住了庵内独有的檀香味，想必那往日萦绕在四周的袅袅轻烟现在也不知所踪。只是不知道，那些虔诚的香客是否也受到了这春雨的叨扰。

这里是宏觉寺，一个并不算太出名的寺庙，坐落于祖堂山。而我，就住在离山门不远的一座别院中。四周的树木郁郁葱葱，远远地能看到几处佛殿飞檐，悬吊在飞檐上的惊鸟铃此时正合着雨滴的拍打发出“丁零零”的声响，悦耳动听。

好久都没有如此安宁的时刻了，离上一次这样呆坐着，大概有多久了？我习惯性地顺手梳理自己的头发，最近记忆力好像也开始衰退，晨起用过的斋饭，梳洗使用的梳篦，尚未做完的女红，近处的事情总是做着做着就忘却了，可年少时候的那些过往，现在却反而变得愈加明晰了起来，那些曾经一遍遍地浮上我的心头。我叹了口气，心里默默念叨了一句“老了啊，莫非是大限将至？”，便收回远眺的目光，低头继续整理自己的头发。那些曾经的青丝，如今的白发。

“不知道那些王侯将相看到我现在这般模样，是否会为当年的轻狂感到不值？不过，那些人，大抵也都已经先我一步去了吧？”

我苦笑，将头发重新挽成了发髻。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那是僧人们开始做晚课了，如果没有这淅淅沥沥的雨声，他们集体诵经的声音会传得更加清晰。佛门总是给人一种超脱尘世之感，每每我听着他们诵经，总会忍不住神情恍惚。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我再次闭上了眼，双手合十，面向着诵经声传来的方向跪拜。人们说，佛可以包容一切，我总是在想，自己这样难定是非的一生，是否也能够被佛祖宽大的胸怀所包容，我最终会不会受到那些业障的牵连而坠入阿鼻地狱，去忍受十八劫难的轮回之苦。那些数也数不清的死伤与战乱似乎皆是因我而起，那些争斗的结局无非是我成了某人的王妃，我做了某人的侍妾，我当了某将军最宠幸的夫人，可这些高贵的身份、满身华美的服饰、强颜欢笑的表情，真的是我想要的东西吗？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呵呵，这世间的人又有谁明白，所谓红颜，难道真的想做红颜吗？乱世佳人，又何尝不是一种时代的悲哀。泪水从眼角滑落，沾到了衣袖上，很快又与打在身上的雨滴混在了一起。

那，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妄执罢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也许是因为降雨而天空阴霾的关系，黑夜来得似

乎比平时要早一些。跪着的双腿早已酸麻，我扶着廊柱慢慢起身，诵经声依然未止，伴随着淅沥的雨声，我的内心出奇地平静，好像刚刚内心泛起的一切思绪都只是别人的一个故事。转身回到屋内掌起了灯，原本昏暗的光线逐渐开始清晰了起来。佛龛上摆放着释迦牟尼佛像，我蹒跚地走过去，正了正地上的蒲团，又重新对着佛祖跪了下来，双手合十，低声默念起来。

“弟子寂静，一生漂泊，居无定所。虽遍尝珍馐美食却食不知味，虽穿遍绸缎绫罗却不抵市井布衣，虽得获垂爱无数却无一人唯我而终。怨只怨弟子生就红颜祸水，可相貌身家怎容弟子选择？但自知那些个争斗与人命孽债实因弟子而起，弟子愿意承担应有的责罚，只愿佛祖开眼，弟子如有来生，愿鲁且愚。”

身后的房门一直没有关闭，远处的诵经声在屋内听起来并不清晰，隐隐约约。但我却觉得，那些诵经的僧人此刻就在我的身侧，好似在帮我祷告，想到这里，我的心中不禁轻松些许，于是我继续跪拜在地，闭着双眼，默默倾听着，感受着难得的祥和平静。待到那边的僧人晚课结束，我才缓缓睁开双眼，又朝着佛像虔诚地拜了拜，复又站起身来，缓步走到了床边坐下。

这里是寺院，早就不似从前在王府那般奢华，这里只有一张硬榻，周围也没有锦缎织就的幔帐。床上放着一个粗瓷烧制的枕头，还有一个竹编的针线簸箩，里面搁着刺绣用的针头线脑。我坐下来，拿起放在粗瓷枕头上的绣佛就着灯光仔细看了起来。那是已经完成的绣佛，色彩艳丽华美，表象庄严。我用布满褶皱的手轻轻抚摸着绣品的表面，那是我家乡传统的苏绣技法，精致细腻。

如果，我只是苏州一个普通的民间绣女，如今这个年纪是不是已经儿孙满堂、颐养天年了呢？想到这里，心里又忍不住泛起了一阵阵的酸楚。

“唉，今日这是怎的了？”

心里默默叹了一句，我抬头向门外望了望，天色已然全黑，可是雨还是徐徐缓缓，下得不紧不慢。我整理好绣佛，恭恭敬敬地摆放在硬榻边的四角桌上，走到门边关闭了房门。

已经不知几时了，我挪回榻边和衣躺下。那边灯盏上的火苗依旧兀自摇曳着，没有了幔帐的硬榻似乎变得更加开阔，我望着头顶上的房梁，觉得自己的意识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之前一直难以入睡，怎的今日突然倦意浓了起来？本就昏黄的光线在我的眼睛里变得越来越黯淡，最后只变成了一条淡金色的窄缝儿。恍惚间，我好像听到谁在喊着我的名字。

“沅沅。”

那声音飘忽不定，分不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好像并不是我熟悉的人，但也并不感觉到陌生与害怕。

“沅沅。”

那声音越来越近，我想转头去搜寻那个喊我乳名的人，一扭身，却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片花海之中，天空一碧如洗，万里无云，明媚的阳光洒满了大地。这是一个山坡，盛开着漫山遍野的野花，淡淡的紫色，看着有些像是雏菊。一阵风吹过，我的罗裙被吹得随风飘起，我惊奇地发现，那居然是年轻女孩穿着的款式，淡淡的粉红，配着一根紫色的丝绦，丝绦坠下的流苏此刻正随着风翩翩起舞。我讶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急忙去看自己的双手，那是一双白皙的少女的手，没有年老时候的皱纹，也没有弹琴的老茧，一根根玉葱般的纤长手指，让人不禁心生怜爱。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急忙去摸自己的脸。皱纹的触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光润与细滑。我又伸手去摸自己的头发，头发也变得无比的顺滑，顺势扯掉了定住发髻的发簪，滑腻如丝绸一般的长发瞬间披散了下来，跟罗裙和流苏一样，随着风势摇摆不定。

“沅沅。”

那个声音又一次呼唤了我，我抬起头看向山坡的顶端，那里好像站着一个人，但是我被散乱的头发遮挡了视线，看不清他的面容，只能断定那是个年轻的男人。他站在那里，对着我不断挥手。

“沅沅。”

“沅沅。”

“沅沅。”

他一遍遍地呼唤着，不厌其烦地挥手。突然，我内心涌出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那是混杂着悲伤、委屈、激动、幸福等各种滋味的感觉。

我要到那边去！

心中一个声音非常肯定地告诉我。

我一定要去！

我开始向山坡顶上奔跑，向着他奔跑，不顾脚下的那些花草与荆棘，不顾被风吹得散乱的长发，也不顾那不知道因何流出的泪水。可是，好像不管我怎样奔跑，总是没办法到达坡顶，没法到达那个男人的身边，他只是站在那里，面容模糊，呼唤着我，挥着手，而我无论怎样拼命奔跑，都无法到达那个想去的地方……

而这，只是梦的开始，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下一幕梦境，就在奔牛镇，我出生的地方……

第二节　奔牛小镇降圆圆，颠沛流离度童年

夜色下的姑苏城总是显得比白日里更加深沉，暮色中的晚钟，穿梭过往的游人，纵横交错的水道，挑着灯火的乌篷船，周围的一切都透露着江南水乡的特质。所以唐代著名诗人张继才有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句流传。

自古苏杭出美女，这似乎已经成了历来的共识。不过，江南女子也确实有着她们独特的魅力，水嫩的肌肤，纤弱的身体，柳眉杏眼，温声软语，仿佛是从那工笔画中走出来的人儿一般。低眉垂眼、迈步含羞的姿态，真的就犹如那西子湖畔的氤氲水汽，古镇周庄的宁静缥缈。

时值盛夏，本就湿热的江南气候就愈加显得潮湿憋闷，虽然天色已晚，街上商铺住家都掌着灯火，但抬头看去，还是能够看到头顶厚重的云层。

“梅雨季节总是这样子，一会儿看要受罪了。”我心里默默地抱怨了一句，继续趴伏在临街的窗台上看外面的街景。虽已入夜，但街上人们的生活仿佛才刚刚开始，少了一分烈日的炙烤，大家都比白天多了许多生气。贩卖簪环首饰的，兜售松子糖和枣泥麻饼的，打烧酒的，远处河道里乘船搬运蔬菜的，一派繁忙的景象。

看着那边卖枣泥麻饼的小贩，我忍不住抬起头狠狠地吸了吸鼻子。在这条热闹的街市上，要数这位李家伯伯做的麻饼最是地道，酥脆的饼皮上沾满芝麻粒，里面夹上上好的去皮黑枣枣泥，每次这位李家伯伯一出摊子，一整条街道都仿佛充满了芝麻与黑枣的香气，不出一个时辰就能卖个精光。我忍不住开始在心里盘算，有什么办法能偷偷溜出去，买一点枣泥麻饼来解解馋呢。

“圆圆！”

我正兀自在心中盘算得起劲儿，忽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大喊，我被吓得浑身一哆嗦，刚刚那股子对枣泥麻饼的渴望也在瞬间烟消云散了。我急忙站起身来，向后看，只见一个五十有余的老者正站在我的身后，怒目而视。那老者穿着深色的粗布小褂，头发跟胡须都已经花白了。头发挽成了一个松松垮垮的发髻，用一根碧绿色的发簪别在头顶。我心下突然一紧，不禁为刚才偷闲看街景的行为懊恼不已。那老者见我一脸惊慌的神色，一步便跨到了我面前，继续大声说道：

“这儿马上就要开戏了，你还在这儿扮个什么呆子！那些个行头难道还要我老头子亲自帮你扮上？一会儿要是误了事，看我怎么收拾你！”

说罢，他歪着头往我身后的窗口外瞟了一眼，应该是看到了那个贩卖枣泥麻饼的小贩，似乎是更加气愤了。

“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姑娘，还趴在窗子上看人家卖吃食，要是变了个馋嘴的婆娘，我看哪个婆家敢娶你进门！”

我站在那里不敢稍动，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听着这个老者的训诫。老者继续说道：

“你姨丈把你送到我这园子里，不是叫你天天在这儿坐着看的。你也不小了，该懂一些人情世故。我这流水的买卖，哪一天不是要花银子的。你们上上下下的吃穿用度哪个不要花费，要是一个个都跟你一般请着不走打着走，我这日子也不用过了！”

老者越说越激动，索性拉了旁边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了下来，继续说着。

“你年纪小，唱念做打哪个不得从基本的学起，要不是看你样子好，我会捡个拙嘴笨腮的来给我挣饭钱？你姨丈那边我可是出了力气下了本的，你年轻不懂事，我这是给你指个明路。别生了副好皮囊不知道怎么用……”

老者不停地絮叨，恨不得他年岁大了掉头发的事情都要算在我的身

上。我站在老者面前一副看似低眉顺眼的模样，时不时地却还是偷偷抬起头去看他头顶那个因为头发少而马上要掉下来的碧玉簪子，忍不住觉得好笑。他是我所在戏班的班主，名叫刘全才，平时我们都叫他刘师傅，此人为人胆小吝啬，十分唠叨，但是在我看来人应该还不算太坏，至少对戏班里的弟子学徒不会动辄打骂，不过啰唆起来也着实叫人烦躁，就像现在这样。想到这儿，我不禁又用眼角溜了一下刘师傅的样子，漫无目的的唠叨声不止，我忍不住就笑出了声。

“还有脸笑！”刘师傅更恼了，嗓门也提得更高，紧接着又恍然大悟一般想起他来找我的目的，霍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时辰都被你误了！一个一个的都没法省心！”说着就拉着我的衣袖把我拎到了房门口，“你还不赶紧去扮上行头！别叫我再大热天的浪费口舌！”

我赶紧答了声“是”，一路小跑着去了旁边更换行头的房间。外面的锣鼓点儿已经敲起来了，看来已经开了戏，怪不得刘师傅急三火四的前来寻我。我来到更衣的屋子，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今天的戏是《牡丹亭》，扮演主要角色的前辈们早都已经扮得了架子，在上场门那里候着了。屋子里只有几个流行龙套，此刻也都化好了妆，等着到了时辰好上场。这几个龙套跟我年纪差不多，皆因家中穷苦，只能到这戏班里谋生，虽然学戏辛苦，戏子的地位也低下，不过至少能混上三餐饱饭。

看着他们，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自己。我生在奔牛小镇，一个位于常州武进县西的地方。奔牛即是水路要冲，因此这里也被称作奔牛堰，是名噪江南的水运商埠，我从姨丈家的古籍《毗陵志》上曾经读到过：“汉时，有金牛出山东石池，到曲阿（今丹阳——作者注），入栅断其道，牛因骤奔，故名。”这就是奔牛镇名字的由来。这里虽然水运发达，商业繁华，与我家却无半点干系。我的父亲没有什么特别的手艺，一辈子专司惊闺行当，惊闺就是卖杂货的货郎。我现在还依稀记得，父亲会在街上行人渐多的时候出门，挑着货担，里面搁着各种各样的针头线脑、胭脂水粉之类姑

娘家喜欢的小玩意儿，再举着一根里面装有铃铛的小鼓，边走边摇动这小鼓，走街串巷赚些散碎铜钱勉强度日。无奈收入微薄，一直入不敷出，父亲所赚下的银钱越来越无法支撑这个三口之家。我母亲的身子一向不好，有痨症，从来都干不得什么活计，只能静养。痨症之疾，如果是家底殷实的还可以依靠药物维持活命，而像我这般家境，也只能熬着活一天算一天罢了。父亲从我出生起就一直嫌弃我是女儿身，总是时常说起“你若是个男娃，便能替我分担一些，也不至我现在如此辛苦地养活你们。女大不中留，早晚也都是养给人家的”。每次父亲提起这话，母亲便会数日愁眉不展，不知道是觉得自己已然成了家人的累赘，还是在挂心我将来注定无依无靠。

有一日晨起，父亲挑着担子出去卖杂货了，我简单地梳洗打理了一下，就开始帮母亲煎药。这些草药都是从东街的那家草药铺抓来的，那家的老掌柜可怜我母亲病快快的却付不起药费，总是时不时地周济我们一些草药用度，虽然都不是昂贵的药材，但这也是济困解危、雪中送炭了。我煎好了药，端到母亲的床边，轻声唤她起来。母亲听到我的呼唤，缓慢地坐了起来。我看到她脸上的病容更甚，心中不免酸楚，强打精神把装着汤药的粗瓷碗端了过去。

“娘，喝药吧。”

母亲轻轻颔首，接过药碗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喝下，而是抬起头看着我。我觉得奇怪，就问：

“是不是太烫了？”

母亲摇了摇头，“沅沅，若娘以后不在了，你可如何度日……”说着，竟流下泪来。我心中一慌，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娘，您不要担心，东街草药铺的老掌柜都说，您喝了药肯定会好起来的！”我坐在床边，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她的双手很凉，还微微发抖，这叫我的心更加难过起来。

母亲没有回答，把药碗搁在床边，抬手擦了擦脸上的泪水，暂时止住

悲声，复又握住我的手说：

“孩子，为娘想跟你商议个事情。”

我点了点头，说：“娘，您说。”

还没等开口，母亲的眼泪就又流了下来。

“儿啊，为娘的身子为娘自己清楚，你是女儿家，这么小的年纪就没有了母亲，以后该要依靠谁啊！你爹每日走街串巷的营生，实在无法再供养我们娘儿俩，回头我倒是撒手得干净，你可怎么办？”

我只听得泪如雨下。“娘啊，您不会丢下我的对不对？”

母亲继续说道：“儿啊，娘想到一个法子，能让你过上稍微舒坦一些的日子。我娘家的妹妹，也就是你的姨母，你可还记得？”

我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点了点头。

“你的姨丈是做经商营生的，在咱们这奔牛镇，经商的人家再不济也比得过我们这样的家境。你生就容貌不俗，相信你的姨丈跟你姨母一定可以接受你当他们家的女儿。”

说完，母亲哭得更厉害了，还不等我答话，她便一下子把我搂在了怀里。

“我苦命的孩儿，怪只怪我们娘儿俩的缘分太浅，娘今生今世也无法得见我的沅沅出嫁的样子了。”

那日后不久，我便被送到了姨丈跟姨母的家中，作为寄养的女儿，我被改随姨丈的姓氏，姓陈。仿佛是了却了最后一桩心事一般，又过了没有半个月，我的母亲就去世了。

第三节　薄情赎丈贵银钱，卖身梨园才艺现

我把小厮的行头穿戴整齐，戏妆也已经化得八九不离十了，照了照镜子，还真是有点儿英挺少年的味道。外面的戏台上，前辈们咿咿呀呀地吟唱着戏词，我们几个扮演小厮的，只等着在杜丽娘还魂、圣意裁定他们父女相认的时候出去亮个相、走个过场，再喊一声“可喜可贺”，就算是结束了。此刻才刚刚唱到“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

我低着头坐在梳妆镜前面，百无聊赖地用手指绞着自己的衣襟。屋子里的其他几个人也都各坐各的，互相都没有什么搭话，这次虽然都不是第一次上台，但也许入行时间短，加上年岁都不大，难免觉得紧张不已。我却觉得无妨，无非是下面坐着些个看戏的，只要戏词不念错便也不会出太大的纰漏。

其实我对戏文之类的，多多少少还是喜欢的。母亲去世之前，我就总趁着出门替母亲抓药的时机，跑到戏台那边去听热闹。戏台一般都会搭在闹市里，人来人往的，显得人气也旺。那些流动的戏班子就更是喜欢这样的场合了，要是唱到一半遇到大主顾，那这几天的辛苦也都不算白费了。我那时候年纪小，个子也矮，没办法挤到前排去看，只能远远地站在人群的背后，听着那些戏子缠绵婉转、柔曼悠远的嗓音。等到他们演完了，人群渐渐散去，我才能看到之前那些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戏子。色彩明艳的戏装，在我的眼中甚是好看。因为看得入神，我每次都会误了回家的时辰，免不了让母亲担心，被父亲责骂。可每每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会跑

过去听戏。天长日久，我也会哼唱几句，闲在家里的时候就唱给母亲听来解闷儿。我那时候特别喜欢戏文，因为每次我哼唱，母亲脸上的病容似乎就会减轻一分。只是她每回听完了总是要告诫我一句，“以后给沅沅寻个好人家，可不做那抛头露面的行当”。

后来母亲过世，我到了桃花坞的姨母家生活。

桃花坞最早为农桑之地，北宋熙宁年间，梅宣义在此地筑台冶园，柳堤花坞。后来几经兴废，画家唐寅曾以卖画之积蓄购得桃花坞的别院，取名为“桃花庵”，于四周遍种数亩桃树，自号“桃花庵主”，还曾留下《桃花庵歌》一首：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显者事，酒盏花枝隐士缘。
若将显者比隐士，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花酒比车马，彼何碌碌我何闲。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正是这样的世外桃源之处，给我留下了一段短暂却是无比安宁的回忆。我的姨丈是个商贾，有个自己的杂货铺，偶尔生意闲暇的时候会出门去置办一些货品，但走的都是江南之地，并不远行。姨丈幼时并没读过什么书，却唯独喜爱风雅，家里有个不大的书房，里面的竹架子上放满了古籍，只是由于长久无人翻阅，已经积了一层薄灰。窗前的桌案上摆放着的文房四宝皆为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却向来无人问津。自从我来到姨

母家之后，姨丈的这间书房就变成了我一个人的世外桃源。以前在家里可没有银钱购置这么多的古籍。我在这个并不十分宽敞的房间里，度过了一段相当安宁而多彩的时光。姨丈一开始很不喜欢我动他的收藏，总是数落我“女儿家的不学学女红，看那些男人才看得懂的东西作甚？”但后来他自己也厌了，便对我不管不问了起来。

架子上的书籍几乎被我翻阅得差不多了，从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其中最是喜欢的还要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句。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作品多以缠绵悱恻的情诗居多。其中那首《夜雨寄北》，是李商隐身在遥远的巴蜀异乡时写给居住在长安的妻子的一首抒情七绝。那一年，他游历巴蜀之地，入夜之后，独自居住在蜀地的某间客栈里。那时正值雨季，窗外淅淅沥沥地滴着雨，他定定地望着窗边那摇曳的烛火，思念起了自己远在长安的妻子。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是何等的相思之意！我禁不住为之神往，如果有一天，我也能遇到一个这样的人，执子之手，琴瑟相和，白头偕老，共度余生。哪怕彼此相隔万水千山，也总会在心底里惦念着对方。就这样想着想着，有时候耳朵居然还会发起烫来。

那是我少女时期最安逸的一段时光，后来我每每回忆起那段时光总是忍不住感叹，快乐的日子果然都是转瞬即逝的，如果我能一直待在那间书房里，就那样平静地长大，再像母亲所期待的那样，在适当的年纪找到一个好人家，夫唱妇随，相敬如宾，该是何等的快乐逍遥。我从不在乎是生

活在荣华富贵之中，还是栖身在陋屋寒窑之内，只要能够有人真真正正地给我一种归属般的温暖，我便会觉得此生不枉。

可惜天不遂人愿，那一年苏杭地区年谷不登，虽不至哀鸿遍野，但每一家的日子都过得甚是艰难。原本富庶的江南，原本被盛开的桃花包围着的桃花坞，如今仿佛也因此变为了黯淡的颜色。姨丈铺子里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他回到家里的时候，脸色也一天比一天难看，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对着姨母厉声道：

“你看看现在外面的行市，都快难死我了，家里还添了这么一张嘴。如今你姐姐倒是死了干净，她那个男人为她做过什么？自己的孩子都养活不了，平白给别人添累赘。”

姨母是个懦弱的女人，一时之间也没了主意，只是有些战战兢兢地看着自己发怒的男人问：“那当家的，你说该如何是好？沅沅一个女娃，总不能就扔着不管。”

姨丈听姨母这样问，态度似乎缓和下来一些。

“夫人呐，不是我这当姨丈的不通情理。你嫁给我了，那沅沅还不就是我的亲外甥女一般。你说，她来到我们家这些时日，我待她如何？她那个摇鼓咚的爹能让她生活得如此舒坦？只是现在时日不同了，你看看那外面乱的，病死的饿死的，哪个不是自顾不暇？夫人呐，我是心疼你的身子骨儿，你姐姐就有那样的毛病，你说你要是再累病了，叫我可如何是好啊！”说罢，还大大地叹了口气。

姨母明知姨丈话里有话，但是也不好装作听不见，只能附和道：

“当家的所言极是，虽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但那毕竟也是我的娘家姐姐，我们若是对不起沅沅，以后我百年身死，当如何去面对九泉下的姐姐啊！”

姨丈听姨母渐渐起了悲声，知道是劝说有了效果，就换了一副口吻，和颜悦色地说道：

“唉，你也别着急，这沅沅的事情我都替她想好了。你说这儿大不由

爷，孩子长大了总有离开家的一天。咱们沅沅论样貌、论身段、论聪慧、论才学，哪家的姑娘又比得过？咱们不如把她送到梨园去学昆腔，好歹也算是个本事，何况沅沅冰雪聪明，怎么瞧都会是个好坯子。将来就算是你我百年了，也强过她没有一技傍身、孤苦无依的吧。”

姨母是妇道人家，没什么主心骨，听到自己丈夫如此劝说，觉得甚是有理，就只好点头，哭哭啼啼地应允了下来。就这样，我在姨母家安稳平静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被送到了梨园学戏，跟着刘师傅和一群跟我年纪相仿的半大孩子生活在一起。不过被送到戏班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可以跟着师傅正儿八经地学戏了，不用再踮着脚尖站在人群外面远远地看。我学会了越来越多的戏本，每日磨炼自己的唱腔，只可惜，爱听我哼唱的母亲却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初入梨园伊始，姨母还经常托姨丈来看看我，顺便给我捎点儿散碎银钱以应付吃穿用度。我虽然有些惧怕姨丈，但是对他们夫妇还是心存感激，每次都问候姨母身体健康，只是姨丈好像并不怎么爱答对我，轻描淡写地说着“家里都好，勿要挂念”，便留下东西离开。那一日，我无意中听到了姨丈跟刘班主的私谈，原来姨丈早就收了刘师傅的五十两纹银，条件是将我卖入戏班，是打杂是唱戏皆听班主安排，今生今世永不反悔。姨丈说着，无意中转眼看到了站在远处的我，先是有些惊讶，随后便换了一副嫌恶的样子，当即拂袖而去，从此便再也没有来看过我。

收回思绪，我们几个小厮已经在上场门处等候多时了，只听那边司掌乐器的师傅们笙箫响起，我们几人挑起上场帘登台亮相。终于，扮演杜丽娘的前辈念完了最后一句念白，这次的戏就算是圆满结束了。

散了戏，穿戴行头的屋子里此刻已经挤满了人。所有人都仿佛卸掉千斤重担一般，迫不及待地摘掉沉重又束缚的行头，一时间嘈杂声四起。我也捡了个角落开始拾掇自己的行头，正在这时，我看到刘师傅正满头大汗地从人群中朝我这边挤将过来。我以为他又要接着刚才的话头来训斥我，不禁觉得一阵阵头疼，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应付过去。谁知刘师傅走过来居

然满面堆笑，全不似刚刚那样横眉立目。我有点儿诧异，连忙站起身来。

“刘师傅，您别恼我了，下回……”

还没等我说完，刘师傅就冲我摆了摆手。

“不是那个。我说沅沅啊，若叫你在台上担个角儿，你可愿意？”

第四节　婷婷少女名江左，无耻恶霸心歪诳

我以为我听错了，就又追问道：“刘师傅的意思……”

刘师傅见我不信，就继续说道：“你十五岁入我梨花苑，如今算算也已三年了。你的教导师傅都说你资质不错，是块好材料。前些时日，咱们苏州城最有钱的罗大少爷派人来我们戏班，说要在西街闹市口摆一台戏，请我们园子给出个昆腔曲目，戏名字人家都指了，要唱《西厢记》。不过要求得加新角儿，这可就叫机不可失啊！”

梨花苑是刘师傅戏班的名字，取的是“梨园”之意。而刘师傅口中提到的罗大少爷，我自然也是有所耳闻，那是苏州城有名的富家子弟，名叫罗万祥。坊间流传，罗家的良田何止千顷，光是园林样式的巨宅就有三座之多，剩下那些数不清的小憩别院更是不值一提。罗万祥的亲娘舅名叫田畹，乃是当朝国丈。田畹的女儿田妃早年入皇宫，在崇祯皇帝面前十分得宠。父凭女贵，天长日久下来，田畹也逐渐成了朝野内能够呼风唤雨的重要人物。

只可惜这罗万祥罗大少爷并没有成为造福一方的楷模，反而成了个鱼肉乡里的恶霸。此人爱好美色如命，他若是上大街，没有几个年轻姑娘敢挑那个时辰出门的。坊间百姓们常常这样叮嘱自己家的女儿，遇到罗少爷千万要绕路走，一旦他看准了哪家姑娘，就像是那寻到了果香的苍蝇，死咬住不放，甩都甩不脱。

听到罗万祥的名头，我不禁皱了皱眉。怎么躲都躲不开的事情，偏偏自己找上门来。于是我对刘班主说道：

“刘师傅，你可知那罗少爷的口碑？”

“我的丫头啊，我就知那罗少爷家大业大，后面还有他的国丈舅舅给撑腰，哪个是我能惹得起的。真要是罗家少爷动起怒来，别说是我这把老骨头，你们这些个一个也剩不下。”他一边说，一边用手点指身后正忙着卸妆的那些小厮。

我道：“刘师傅，只怕不是我一人，梨花苑的其他姐妹……”

谁知话还没说完，刘师傅的脸色就忽地一沉，说：“你姨丈连银钱都收了，你早就是我梨花苑的人，我跟你好说好商量也算是提携，别不知个好歹。这一次，你跟冬荷唱《西厢记》，她扮崔莺莺你扮红娘，莫要再多言了。”说罢就转身离开了。

我无奈，看着班主的身影怒气冲冲地消失在了屋子门口，转过脸去看了冬荷一眼。她刚刚唱完了《牡丹亭》，扮演杜丽娘的角色，还没来得及休息。刚刚刘师傅的嗓门不小，屋子里虽然嘈杂但她也肯定是听见了我们的对话，因为在我望向她的时候，她手里正攥着卸了一半的行头，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冬荷入梨园的时间比我早，年纪也比我大上几岁，往日里颇有交往，我总是喊她一声姐姐的。冬荷的出身跟我差不多，不过她并不是被卖到戏班的，只是因为父母早亡，又无依靠，女儿家也只好入了戏子行谋个生存。冬荷原是杭州人氏，颇有西子湖畔水乡美女的韵味，柳眉细眼可圈可点。来我们这儿看戏的主顾有不少都是奔着冬荷来的，她颇当得起我们梨花苑的台柱。

我看她立在那里发愣，心中回想了一遍刘师傅刚刚的话，心下也是五味杂陈。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这些以卖艺为生的戏子，又如何能选择自己的人生？我自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虽然曾经也是父母双全，但是除了母亲无力的守护之外，多数遭受的还是他人的冷眼。我自知生就容貌出众，而这也是姨丈当初狠心将我卖入戏班的诱因。刘班主也一样，若不是因为我的姿容，又怎么肯出五十两的价格买一个没有任何昆腔基础的黄毛丫头？这一次无奈要为那最善寻花问柳的罗万祥少爷唱戏，不

知道又要惹出多少事端。不过，即使无望至此，我还是默默地在心里期盼，有朝一日，这样的日子终究会结束。我只有十八岁，还有大好的青春年华跟无尽的时光荏苒，总有一日我不用再看班主的脸色，遇到与自己琴瑟相和的人并携手共度余生，到时候就再也不用担心这些繁杂琐事了。

想到这儿，我的内心多少有了些放松，若干年后再回忆起来，其实这些都只是少女时代的天真妄想，因为那些注定了的人生，终究是无法改变。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后的醒悟了，在那个时候，我对自己心中的想法却是笃信无疑。

“姐姐……”

我走到冬荷的身边， 轻轻地唤了一声。冬荷才回过神来，抬头看了看我，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

更衣室里的人渐渐散去，嘈杂的四周也逐渐安静了下来，终于，只剩下我们两个在梳妆镜的跟前，相顾无言。冬荷眼神直直地看着窗外，远处的灯火来自那边河道上停泊着的乌篷船，夜色沉沉，街上原本喧闹的集市也早已散去，偶尔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更多的则是夜虫的浅吟。这样一直默不作声，让我觉得有点手足无措，于是先开口打破了僵局。

“姐姐往日快人快语，今日怎倒默不吭声了？”

冬荷听见我的话，从远处收回自己的目光，看了看我，轻轻地叹了口气。

“好妹妹，你还小，不知愁。哎，不过也好，这样反而落个清静。”

她的声音显得极是低沉，仿佛连说出来的字都化为了沉甸甸的悲伤。

“姐姐，你是在想之前刘师傅说的那个事情么？”

冬荷伸出手，在我的头发上轻抚了几下。

“好妹妹，你的头发怎么如此乌亮？”冬荷没有接着我的问话，反而说了这么一句，叫我觉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于是我也没有回答，就这样任她修长的手指在我的发丝上抚摸着。

“我累了，”冬荷并没有期待我的回答，继续说道，“唱完这一场，我想回杭州老家去瞧瞧。”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听了这句话竟不自觉地心中一紧，好像有什么一直被刻意隐藏着的东西从心底的最深处涌了出来。冬荷的老家早就没有什么亲人了，不然她一个姑娘家，也不至于要沦落到异乡谋生，这一趟就算她回去了，又有什么可看的？无非是睹物思人，徒增悲伤罢了。

而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母亲早已离世，父亲虽然还健在，却也无甚来往。我刚入戏班的时候曾经寻了个机会偷偷跑回去看，想看看原来跟母亲一起生活过的那间老房子，却发现那里由于时常无人打理而变得十分荒乱，屋顶上的瓦片残破不堪，还长出了很多不知名的野花，院子里也是一片破败景象。大门没有上锁，我想悄悄溜进去，却担心被邻人发现从而生出许多麻烦，就只在门前踮着脚尖儿望了几眼，悻悻离去。后来我暗地里打听了一下，父亲还继续做着惊闺的生意，只是由于无人照顾，饮食不周，收入又微薄，身体状况随之每况愈下。他弃了我，母亲如今也不在了，可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好转起来。我那时很希望他能把我接回家中，这样我便可以料理他的起居饮食，但是想想刘师傅手里那张五十两纹银的买卖契约，也只能摇头叹息。

自从知道了父亲的近况之后，我的心总是惴惴不安。虽然父亲并不怎么喜欢我，可他毕竟是我唯一的至亲之人，我很想回去那个曾经有父亲有母亲的破房子里，把屋顶与院子里的杂草都清理干净，把破旧的幔帐与被褥都刷洗一遍，打开窗户，让外面的阳光照射进昏暗的屋子里，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的度日，清静却快活。我想象着这一切，可每一次，那个洒满阳光的旧屋子总是会突然间被那个长满荒草的衰败景象所取代，我被一遍遍地告知那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梦幻，父亲也并不想接我回家，他甚至可能都不知道我现在身在何处。

夜里无数次地流泪，怨恨母亲为何如此仓促地离我而去，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世上孤苦伶仃，可同时，我还心存侥幸，仿佛有种直觉在暗示着我，咬牙忍住，很快，我就会遇到那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了。

一瞬间思绪纷乱，我握住了冬荷的手，她的手冰冷得似乎没有温度，

与这炎炎夏日显得格格不入。

“姐姐以后，都不再回梨花苑了么？”

我的内心涌出了越来越多的悲凉，十八岁，我好像第一次明确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作无助。也许以前我经历的那些事情都会给我一种无助感，只是到了今天，我看到了冬荷的样子，才真真正正地理解了这词语的本意。杭州，冬荷的家乡，但那只是一个城府的名称，如今她说希望能回到家乡，可那也只是空有其名罢了，因为那个被叫作家乡的地方，并没有翘首盼望她回归的人。

“傻孩子，”冬荷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这笑容跟之前那挤出来的微笑完全不同，似乎夹带着一种解脱，“我又能去哪儿？”

我这厢已经情不自禁地流出泪来，我如今算是无亲无故，跟眼前的冬荷极是投缘，已经拿她当作自己的亲姐姐看待了。如今听说她要离去，怎么能不悲伤？

冬荷看我竟然哭了出来，赶紧伸手帮我拭去脸上的泪水。“怎么哭开了？都是姐姐的不对，不该说这些叫沅沅伤心的话。你安心吧，姐姐哪儿都不去，一直跟沅沅在梨花苑，等着看沅沅出嫁，可好？”

我破涕为笑，嗔道：“谁要嫁！要嫁也要姐姐先嫁才是！”

冬荷见我不再哭了，就继续说道：“好妹妹，方才班主对你说的那番话，我早就知道了。那罗万祥是苏州城有名的恶霸，家里的妻妾不知有多少。传说吾皇万岁有三千后宫，那罗万祥与之相比也不见逊色，这一次恐怕会出一些麻烦。”

我道：“姐姐，没准儿他们真的只是想搭戏台罢了，也许那罗大少爷根本就不会去看呢？”

冬荷摇了摇头，叹道：“说出来不怕妹妹笑话，那个罗万祥之前就已经跟班主提起想要纳我为妾，只是我死都不肯答允。便跟班主说若我离开了，梨花苑便没有了台柱，现下又哪里去寻其他能撑得起的戏子？你以后该如何营生？算是把那边先稳了下来。这一次罗万祥兴师动众，恐怕已经

没有什么耐心了。而这一次班主执意要你扮红娘，也许就是希望你能接替我的位置，撑起这梨花苑。至于他跟罗万祥私下里收了多少银钱，就不是你我能得知的了。”

我听罢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那却该如何是好啊姐姐！你若嫁到罗万祥府上，依他那喜新厌旧的性格，今后怎么还能有好日子过……”

冬荷看着我，笑了笑，她的眉眼细长，像极了画中的仕女，笑容优雅至极。

“妹妹放心，我自有解决之法。只是他日妹妹若遇见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定然不要轻易错过才是。早日脱离这梨园是非之地，去过安生的日子，对你九泉下的母亲也算是有一个交代。”

西街的闹市口此刻挤满了人，虽已经入夜，但人们却丝毫不愿散去，他们围成一圈儿，等着看今日的昆腔演出《西厢记》。台子搭得宽敞又高大，罗家不愧为苏州城有名的富豪，这戏台全不似平时用的那般简陋，就好像把那殿堂楼阁里精心建造的舞台整个儿挪到了这里一般。火红的幔帐被夜风吹起一层层波浪般的纹理，新漆的围栏在灯火的映照下闪着光，上场帘、下场帘上都绣着大红的福寿字。正对着戏台的位置上被安放了紫檀木的桌椅，上面搁着瓜果点心，还有一大壶上好的西湖龙井。几把椅子都空着，显然今晚最重要的人物罗万祥罗大少爷还没有到场。

我早已穿戴完毕，坐在后台的梳妆镜前等着东家到了就开戏。那些小厮都被安排在了其他房间，这偌大的更衣室里只有我一个。冬荷也穿戴好了，只是不知道此刻去了哪儿。正想着，帘栊一挑，刘班主带着冬荷走了进来。刘班主此刻满面春风，笑意正浓，径直走到了我跟前。

“沅沅啊，今晚可都看你的了。你平时不少跟着你冬荷姐姐学，如今也该是亮亮相的时候了。”

我见班主进来，急忙站起身，说：“班主说的是，沅沅一定尽心。”

刘班主点了点头。 我往他身后的冬荷脸上瞟了一眼，发现她一脸的

平静如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心里也觉得放松了不少。刘班主见没有别的事情，就又啰唆了几句，转身走了出去。我看向冬荷，她此刻也正打量着我。

“妹妹这红娘的装扮可真是好看，你嗓音本就甜美圆润，只怕这次要一举成名了。今后，那《牡丹亭》的杜丽娘我也让贤罢。”

我见她取笑我，忍不住脸上一热，说：“姐姐你若再看，沅沅就只能钻到地缝儿里了。回头看你一个人，如何去会那张生！”

冬荷噗嗤一下笑出了声，“好妹妹，我是说真的，”她伸手帮我正了正衣领，又仔细打量了一番，轻叹了一声，眼中的光彩变得有些暗淡，“唉，只是红颜注定命薄，你要记住姐姐的话，遇到可托付之人，就要即刻离开这里，一刻也不要犹豫。”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虽然以前读诗书的时候总是有自己的一番畅想，但若是较起真儿来，还是觉得有些懵懂，便只好点了点头。

这时，那刘班主又一次探头进来，说罗大少爷已经来了，你们俩准备准备开戏吧。

一来是为压惊，
二来是谢大恩；
不请街邻不会亲，
不受人情避众僧。
高卷红帘焚宝鼎，
单等张郎配莺莺。

你害得他卧枕捶床不思茶饭，
害得他腰如病沉鬓似愁潘。
哪里有墙花弄影三冬暖，
只一派冷语侵人六月寒。

到死你也饶不了那位他乡作客的痴心汉，
又叫我带着方儿把病探。
死生祸福我也没法儿管，
且到西厢走一番。

《西厢记》的唱词，我早已烂熟于胸，合着笙箫的唱点儿，一嗔一怒，一颦一笑，驾驭得轻车熟路。我一瞬间甚至有些恍惚，分不清自己到底是陈沅沅，还是崔莺莺的小丫鬟红娘。之前担心会因为怯场而有可能出现的种种状况，此刻似乎都不存在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只穿梭在初春柳树嫩芽之间的黄鹂，身体轻快，歌声婉转。

落花满地胭脂冷，
良辰美景洞房春。
正中是鸳鸯夜月销金帐，
两旁是孔雀春风软玉屏。
下边是室中乐奏合欢令，
一对对凤箫象板雁瑟鸾笙。

冬荷今晚也似乎格外的认真，顾盼之间眉宇含情，举手投足间都充满着万种风情。

碧蹄踏破板桥霜。
你看那残月犹然依北斗，
张郎啊，
可记得双星当日照西厢？

崔莺莺的最后一句唱词一出，台下顿时响起叫好声一片。

“冬荷果真名不虚传！”

“扮红娘的这位小娘子唱腔不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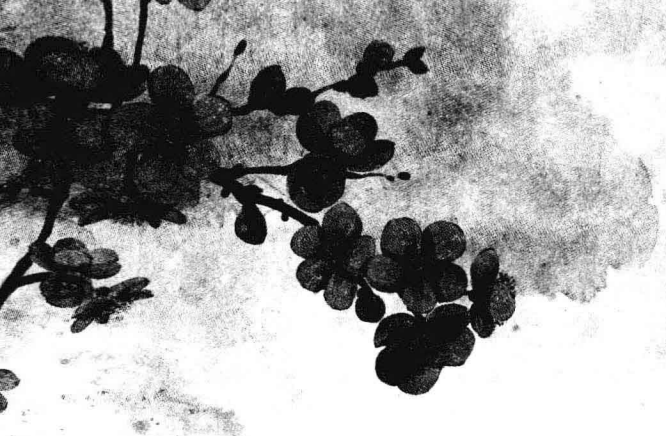
“梨花苑的后起之秀！”

“梨花苑新台柱当真不俗！”

……

此时，刘班主也带着小厮从上场门走了出来，跟大家作揖致谢。我偷眼去看身旁的冬荷，她被浑身的戏服包裹着，额头上渗出一层薄汗，在灯光的映衬下闪着光，就犹如夜空中细碎的星斗。她没有去看台下那些欢呼的人，也没有看向我，双眼依旧望着远方的黑暗，嘴角微微上扬，仿佛那片黑暗的尽头就是她日夜思念的故乡。

我不忍打扰她的沉思，便低头看了一眼正对着戏台的那张紫檀木桌子，那坐在正中首位的应该就是罗万祥了。那是一个年纪还不到而立之年的年轻男人，昏暗的灯光中也只看了个大概，相貌还算端正，头上用一支发簪别住发髻，身上穿着锦缎织就的宽大便服，胸口正中间是一个大大的团形“寿”字，周围绣着团云与蝙蝠，取意“五福捧寿”。虽然穿着打扮干净爽利，周身却散发着一种痞气，叫人觉得无比的厌恶。更加令我吃惊的是，罗万祥此刻正眯着眼睛抬着下巴，眼神不断在冬荷与我的身上来回飘忽。他就那样用眼神打量了我们很久，最终把视线定在了我的身上，目光相对的一瞬间，我不禁心中升起了一股寒意。



第二章

相濡以沫，忘于江湖，渐行渐远渐天涯

丁丁漏水夜何长，漫漫轻云露夕光。
秋逕暗虫通夕响，征衣未寄莫飞霜。

第一节　贼少贪恋花容色，姐妹阴阳两相隔

回到了后台的更衣室内，我急急地将头顶上绑着的戏冠卸了下来，湿热的天气再加上这一身华服的捆绑，早就叫我觉得闷热不堪。虽然每次在梅雨季节都要忍受这样的憋闷，不过我却始终无法习惯。冬荷坐在我的旁边，愣愣地盯着镜子中的自己，眼睛中仿佛闪动着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异样光彩。此刻的她散着头发，原本乌亮轻柔的发丝由于汗湿的关系而显得有些沉重，坠坠地搭在她的肩头。

“姐姐？”

我轻声地唤了她一句，她回过神来，扭过了头。

“好妹妹，你唱得真好。姐姐第一次当戏骨的时候也不如你这般从容淡定。以后，姐姐便可以放心了。”

我听她这话来得蹊跷，心中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姐姐这是怎么说的，沅沅以后还要多靠姐姐指点呢。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咧，姐姐可一定要不吝赐教才是。”

冬荷点了点头，说道：“经过这一晚，明天整个苏州城的大街小巷恐怕都要传说妹妹你了。”

我看她说着这些话，神态却似有些心不在焉。想到之前冬荷提起的关于罗万祥曾经跟刘班主表明想要纳她为妾的事情，就顺势说道：

“姐姐，方才正对戏台坐着的那个年轻男子，可就是罗万祥？”

冬荷听到罗万祥的名字，身体不由得颤抖了一下，动作轻微得几乎不被察觉，但是我留了心，还是注意到了。她点了点头，算作是回答我。

我叹了口气，说：“我还以为那罗万祥会是个凶神恶煞般的样貌，没

想到居然模样端正，古书中曾有云‘人不可貌相’，此言果然非虚。”

“模样端正又如何？我倒是宁可嫁个身体残缺、相貌丑陋，却真心待我的男子，也比他给我的那荣华富贵来得金贵。”

我见冬荷的心绪有些激动，就想出言安慰，谁知还未待开口，更衣室的帘栊一起，我们俩都回头向那边看去，见是刘班主走了进来，便急忙起身相迎。只见刘班主满脸堆笑，仿佛捡了狗头金一般，见我们俩起身，连忙抢步上前说道：

“哎呀两位姑娘，何必如此客气，刚刚演出甚是辛苦，还不赶紧坐下歇着。”

我俩见他客气得过分，心中狐疑不已，只得先顺势又坐了回去。我心下觉得古怪，这刘师傅，平日里虽不至对我们动手打骂，但怎的也是经常呼来喝去的，如今怎么脸笑得跟朵花儿一样，难道真的如冬荷所言，我们姐妹如今名冠苏州城，班主才会待我们如此客气？

我瞟了一眼身旁的冬荷，她依旧一脸平静，便也不想多言，听着刘班主继续说道：

“二位如今辛苦了，刚刚我去给罗大少爷请了个安。二位姑娘真真是好福气啊，罗大少爷对你们今日的昆腔甚是喜欢，大加赞赏。尤其是冬荷姑娘，罗大少爷夸你无论是样貌还是唱腔，当真是盖世无双的，这苏州城里，还有哪个戏班的姑娘能跟冬荷相比的？还有沅沅，罗大少爷没想到初登台的小丫头就有如此造诣，将来必是前途无量啊！”

我听着这些赞美的话，再联想到那罗万祥平日里的作为，心中不免觉得一阵阵的厌烦。不过心里再如何厌烦，嘴上却不能表露，只能站起身来颔首施礼，应付道：“都是班主往日里训教得好，沅沅有今日也全仗着班主的提携。”

刘班主闻言更是喜形于色，说：“沅沅不愧是有孝心的孩子啊，算我老夫往日没有白白在你的身上费心思。”

说罢刘班主又看了一眼冬荷，却发现她毫无反应地坐在那里，仿佛超

脱世外，刚刚的那一番赞誉似乎与她毫无干系，面色不觉有些尴尬，只得轻咳了一声，说道："冬荷？"

冬荷这才勉强站起身，低头施礼道："承蒙罗公子谬赞，冬荷如何敢当？"

见冬荷不再打愣，刘师傅刚刚有些尴尬的表情就立时消失无踪了，又换回了之前的笑脸。

"哎，哪儿的话，能被罗大少爷看得上的人物，整个苏杭地区算下来也是不多啊，冬荷姑娘可真是三生有幸。"

刘班主本想再等冬荷的寒暄，谁知她不再言语，只是垂首站在那里，无奈只得给自己找个圆场，转而对我说道："沅沅你说呢？"

那罗万祥对冬荷的贼意我心知肚明，本不想多言，但班主把话头儿扔给了我，我也只好接道："冬荷姐姐才貌双全，自是担得起'盖世无双'四字的赞誉。"

"你看看啊冬荷，连你妹子都如此想，你还有什么可谦虚的。刚刚罗大少爷吩咐下来，说这一次的戏台搭得十分成功，要好好打赏我们梨花苑，如今已经赏赐下来纹银百两。而你们姐妹二人，罗大少爷更要亲自答谢，明日晚些时候，他会在苏州城最有名的万月楼设酒宴，希望你们姐妹二人到时候能够赏光啊！"

刘师傅一边说着，一边使劲儿盯着冬荷的表情，可是冬荷始终看着一边，一点反应也没有。刘师傅知道冬荷秉性倔强，也不再看她，又对我说道：

"沅沅，你也老大不小了，有些事情应该也懂得。罗少爷是这苏州城的富豪公子，他亲舅舅又是当朝国丈，在这苏杭地区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咱们市井百姓若惹恼了他们，今后还如何在这苏杭立足？你说你们女儿家的，在外漂泊的时间再长，最后总要有个归宿不是。现在全苏州城有多少姑娘想得着这好事儿都得不着啊！我是看着冬荷长大的，你说，我能害她？"

我心中不免愤懑，刘班主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冬荷着想，但从头至尾可

曾问过一句冬荷的意愿？无非是害怕惹怒权贵，又贪心那几个银钱罢了。我心中替冬荷抱不平，又回想起刚刚谢幕之时，那罗大少爷在我跟冬荷身上游移不定的眼神，也不免隐隐为自己的将来担心。

那刘师傅见无人回应，索性自说自话了起来。

“我这梨花苑弟子虽多，但是能担得起台柱的却不多。你们姐妹不管是样貌还是戏功，我都是信得过的，其余的那些个半大丫头半大小子的，我都得操着心不是。将来你们都寻个好归宿，我也可以放心地退隐养老，算是对得起你们父母，何苦一把年纪还整天的在这市井奔波劳碌……”

刘班主兀自喋喋不休，说到动情处竟然还挤出了两滴伤心的眼泪，最后见我二人实在是木讷，无奈只好换回平日里的训教模样。

“该说的我都说了，冬荷，你也别太过于敬酒不吃吃罚酒，那罗万祥的舅舅是当朝国丈爷，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好好掂量掂量。”

刘班主说罢转身要走，一旁的冬荷突然就开口说道：“刘师傅，冬荷刚刚只是有些累了，再加上暑热难当，心绪烦躁，请刘师傅不要介怀才是。”

刘班主本已耐心尽失，此刻听到冬荷突然主动开口，心里估计大概是有门儿，于是又转回身，和颜悦色道：

“这不就对了，冬荷啊，班主我看着你长大，跟养育你的父母又有甚区别？不过这儿大不由爷，是姑娘就总得要出门，以罗公子的诚意跟家境，你还有什么可推托的？话说回来，咱们这下九流的行当，能攀上这样的高枝儿也算是造化，我自是不会害你。”

冬荷点了点头，说：“班主放心，冬荷全都明白。只是冬荷有一点小小的要求，望刘师傅能向罗公子转达一声。”

刘师傅见冬荷终于被劝说通达了，赶紧应道：“好说好说，你有什么要求就尽管提出来，我去替你跟罗少爷知会一声，那边也好有所准备。”

冬荷道：“别的无妨，只是烦劳班主跟罗公子说，明日晚宴，只我一人去便可，沅沅方才说她近日身体不适，加之今日戏台劳顿，想先休息休息，改日再寻个机会去跟罗公子致谢。”

刘师傅听罢神色有些犹豫，说：“可是这罗少爷已经点了沅沅的名字，不去怕是不好。不过也罢，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去跟那厢商议一下，你等我的消息。”

言罢，刘师傅便退了出去，屋子里又只剩下了我跟冬荷两个人。我们俩复又坐了下来，我见她神色黯然，知道她心里的苦，却又不知该如何安慰，只能轻轻握住她的指尖。

“好妹妹，”冬荷看向我的眼睛，面色十分凝重，说：“刚刚姐姐的一番话，你不会怪姐姐抢了你的风头吧？”

“怎会！”我心中急切，连忙摇头，“那罗万祥是什么人你我心里都明了，姐姐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全沅沅才是！”

冬荷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面带苦笑，说：“只怕这一次，我是无法再逃离那刀山火海了。”

我心中也是一片苍凉，我们干的是被世人诟病的低下行当，本不求富贵，只求一生安稳度日，却为何总是遭遇如此？正欲待言，刘师傅又一次走了进来，这一次他没有看我，而是径直来到冬荷面前说：

“冬荷姑娘，罗少爷答应了，说明日晚间的酒宴只你一人前往便可，待沅沅身体好些了，再设宴相谢。”

“有劳刘班主。”冬荷欠身施礼，目送着刘班主的背影出了这个屋子。

“今日晚了，妹妹也收拾收拾，早点歇了吧。”冬荷的语气显得无力，言罢就打算走出去。我的脑中突然生出了一个疯狂而又大胆的念头，这个念头甚至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下意识地伸手抓住了冬荷的胳膊，脱口而出道：“姐姐，咱们连夜逃跑吧！”

冬荷被我这一言惊得花容失色，连忙伸手捂住了我的嘴，说：“妹妹切莫胡言！若被那罗万祥的亲信听到，不止你我，连同咱们梨花苑都会受到株连！”

“可是我不忍姐姐去那火坑子里遭罪，咱们就去你的家乡杭州吧！在那隐姓埋名，做点小营生总能维持度日，也好过被那贼少糟蹋！”我说着

说着，心中委屈，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

冬荷伸手替我拭去脸上的泪水，说："好妹妹，我知你心疼姐姐。可是你我身无分文，又能逃到哪儿去？如今我应了罗万祥，至少还可以暂时保住你跟这梨花苑，不至兄弟姐妹因我而受到牵连。要怪，便怪我命苦吧。"

翌日午后，我们暂住的那个小院子门口就来了一乘小轿，那是罗万祥派来接冬荷的。午后的阳光十分刺眼，这是梅雨季节中难得的晴天，天空湛蓝得似要滴出水来，轻薄的白云有如袅袅轻烟，淡然飘在半空。小院里种着一棵高大的榆树，此刻树叶正茂盛，日光穿透叶子的缝隙投洒在地面上，日影斑驳。冬荷今日穿着一件月白底色的衣裙，下摆上绢绣着盛开的荷花，浓重的墨绿配上柔嫩的粉白，看着无比清新脱俗。头上的青丝被绾成了倾髻，慵懒地结拢在头侧，发髻上面插着荷叶白玉钗，长长地坠着蝴蝶流苏，清丽而婉约。这样美好的一个女子即将走入贼少的府邸，我心中愤恨却无奈，五味杂陈。强打着精神，我走到了冬荷面前。

"姐姐今日真好看，这身上的荷花开得这样好，正趁了如今的时令。"

冬荷面色苍白，沉吟了半晌，叹道："荷花盛放之始，也就离凋谢不远了。妹妹保重！"

言罢，她看了看我，又环顾了一下这个小院，便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到门口，钻进了那乘小轿。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冬荷，我自知她以后都不会再回这梨花苑，心中不免空落落的满是伤感，有时想去问问刘班主，冬荷在罗府过得可还顺意，却不知要如何开口。从冬荷入了罗府那日起，刘师傅的脸每日都是笑逐颜开，直到有一日，罗府的管家派了个小厮前来小院，叫刘师傅过去府上一趟，待到他回来时，却是满脸的沮丧。那是一个阴雨天，黑沉沉的云层看着就叫人心惊，时不时从远处传来滚滚的闷雷声，看来要下大雨了。我看到刘师傅被叫去罗府，心中不觉一沉，不知道是不是冬荷出了事。正欲询问，刘班主突然大怒了起来："你们这些个小杂碎一个个的总是不教我省心！放着好日子不知道过，活该你们天天吃糠咽菜！一辈子的穷命，担不

起大桩的富贵！全都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我见他怒气冲冲却不知何故，战战兢兢地问道：“刘师傅莫气，不知冬荷姐姐可还安好？还是姐姐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惹恼了班主，还望班主大人大量、多多担待才是……”

不待我说完，刘师傅便扭过头来横眉立目地吼道：“还担待个屁！她都已经成个死鬼了！死了还要糟践了人家的荷花池，害得我一把年纪给个年轻娃娃跪倒赔礼！你还有脸叫我多担待她！她怎么不想想我当年收留她、赏她温饱的恩情！”

我闻言不觉眼前一黑，几欲晕倒，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抓住了刘师傅的衣袖。

“刘班主此话怎讲！冬荷姐姐怎的就成了死鬼了！”

“你不问倒好！”他一把甩开了我的手，“冬荷这小蹄子不知好歹，罗少爷宠幸她是她的福气，不知道感恩戴德倒也罢了，竟还跑到人家的荷花池里投水自尽！若不是罗少爷看我的三分薄面，早都把我们这个戏班子给端了！”

原来那日，在明媚的阳光下，她对我微笑竟然是为了诀别。

我泪如雨下，跪地苦苦央求刘师傅无论如何都要把冬荷的埋骨地点告知我，以后逢个清明中元，也好去坟前祭拜。我跟冬荷一场姐妹，怎么能接受这犹如晴天霹雳一样的事实，可刘师傅现在满腹的怒气，根本不愿理我。

“你还是死了心吧！那小蹄子已经被罗府的家丁拖到乱葬岗埋了！你若是总惦记她那个忘恩负义的，趁早也给我滚出梨花苑！”

第二节　荒草萋萋埋孤魂，才子赦美解困境

梅雨季节的天气总是阴霾，自冬荷离开梨花苑小院的那一个晴天之后，几乎每日都在下雨。我整日消沉，因为天气的原因，更多的则是因为冬荷的死。我开始忧心忡忡，不知道自己将来会不会沦落成与冬荷一样的宿命。冬荷到最后也没有回到她日夜思念的家乡杭州，而我，虽然此刻身在家乡，却是没有亲人故友相扶，如果真的现在就此死去，也会跟冬荷一样，连个安葬之地也无，没有人会为我流泪，更谈不上清明中元会有人前去祭拜凭吊了。

我想到此处不免心生感伤。刘班主为冬荷的事情耿耿于怀，但是他如今没有了台柱，很多时候还需要依靠我，所以就算再如何看我哭哭啼啼或是愁眉苦脸，也只能耐着性子容忍，不便多说。不过有一件事情叫我觉得稍感安慰，刘师傅终于架不住我的央告，吐露了冬荷被埋在西郊乱葬岗的事情。

冬荷的“头七”还是一个阴晦天气，淫雨霏霏，下得不疾不徐。我撑着油纸伞，带着纸钱香烛等一应物品，打算去西郊的乱葬岗祭拜一番。早上临出门的时候，刘师傅来找我，说罗少爷那边的大管家传了话来，想听我唱《牡丹亭》。刘师傅的面色相当难看，强挤出笑容，脸上的表情因为扭曲而看上去十分古怪，我知他是怕我跟冬荷一样惹出什么祸端，但是又不敢用强，只能忍住脾气，耐心说与我听。因为冬荷之死，我早已恨透了那罗万祥，也厌烦了刘班主往日的那些虚情假意，再加之心中满是悲伤哀怨，对他的话自是充耳不闻。

街上的人们行色匆匆，街边铺子里的伙计看上去都快快的提不起精

神，叫卖的小贩却并不比往日少，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依旧冒着雨，走街串巷地吆喝叫卖。这不禁叫我想起了父亲，不知道在这样潮湿泥泞的日子里，他是不是也依旧顶着雨，摇晃着小鼓为寻生计而东奔西走。西郊离我暂住的小院比较远，但是由于身上的银钱有限，我也只能拎着沉重的祭品步行前往。将近晌午时分才算是到了西郊，而我那时候已经有些力竭了。裙摆跟鞋子都沾满了泥水，身上潮乎乎的，分不清是汗湿还是已经被雨水打透的关系，发髻也有些散乱，额角的碎发都被汗水粘在了脸上。

我放下装有纸钱香烛的大篮子，站在路口歇气。因为担心雨水会把祭拜用的物品弄湿，我在篮子底下垫了一层油布，在祭品上面再盖上一层油布，这样当中的物品就可以保持最大限度的干爽。趁着休息的当儿，我揭开了油布的一角查看，发现东西果然没有被雨水浸湿，心下觉得安慰了不少。我抬眼打量了一下四周，这里是位于苏州城西郊的一个乱葬岗。苏州城西北角地势较低，每到梅雨季节便会积水，很不适合当作墓葬之地，所以有钱人家都不会选择这里作为自家祖坟，而无权无势的贫苦百姓，死后也仅有一张草席裹身，安稳入土已是幸事，哪儿还顾得上坟冢的风水之说？

这乱葬岗多是一些无名的荒坟野冢，虽说没有传说中腐尸遍地、乌鸦啄食那般可怖，但荒草萋萋，疯长到了一人多高，人走在其中就会被淹没在荒草里，不辨方向。若是不小心踩到年久失修的塌陷荒冢，也会着实被惊吓一番。而且这里地处野外，难免偶尔会有山猫野狗出没，普通人也是不敢随意往里面走的。我孤身一人，只敢在路边烧些纸钱祭拜便罢了，更不敢往深处去。

纸钱燃烧着，被热气催动的纸灰都被雨水打湿，掉在了地上，变成了黑乎乎的一片。我把纸伞放在一边，将油布铺在地上，向着西南方向跪倒，双掌合十，那是冬荷家乡的方向。

还不待念告，我的泪水就先流了下来。我跟冬荷相识多年，情同姐妹，如今却阴阳相隔，而我竟连她坟冢的位置都不得而知。一想到眼前这片荒草中的某抔黄土之下就埋着自己好姐妹尚未腐烂的尸体，他日还要历经雨

水冲刷、虫啃鼠咬，无论生前拥有何等的风姿，死后皆要遭受如此苛待，而尚且活着的我，却什么都不能为她做，我不禁悲从中来，呜呜地哭出了声音。

想那罗万祥，在冬荷活着的时候定是百般的甜言蜜语，万般的阿谀奉承，而如今她故去了，却只落得个荒野乱葬的结局。漂亮的女人，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有价值，一旦死去，就犹如一件被摔坏了的玩物，马上就可以丢掉再另寻他人。若是当初姐姐的父母没有早亡，如今她也该嫁为人妇，每日过着夫唱妇随、儿女绕膝的欢乐日子，怎就会沦落到英年早逝、连个凭吊之人也无的境地？

冬荷曾经总是提到红颜祸水一说，可是红颜本身又何错之有？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相貌、家境，那些都只是生命的附属品，而这附属品却被拷上了沉重的枷锁，变成了放任自我却约束他人、原谅自己而怨怼别人的借口与缘由。我不想沦落到冬荷这般境地，我想找到那个能够带我逃离现在这般窘境的人，可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想到早上刘班主对我说的那一席话，我的心中忍不住一阵阵的绝望，我甚至觉得，不出几日，我也会被一领席子裹了，披头散发地拖到这荒郊野外，随意浅埋。尸身在白日里被烈日暴晒，寒夜里被野狗啃咬。生前再娇美的容颜，最终都会变成枯骨烂泥，最后慢慢地被人淡忘，就仿佛你从来都没有来到过这个世间一样。

“姐姐啊，”我一边哭一边念告道，“妹妹现在悔啊！那日晚上，我若执意带着姐姐离开那是非之地，姐姐也许便不会有今日之劫难。就算是你我一同逃跑被那罗万祥捉住，也定是你我姐妹一同赴死，黄泉路上也有个伴，总好过你现如今孤魂漂泊的凄凉。沅沅孤苦无依，唯有姐姐一人相伴，如今姐姐走了，便叫我如何度过今后的漫长岁月……”

我撑着伞，有些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之前那一番念告花费了不少时辰，我的头发几乎都要被雨水浸透了，如今打着伞，也只是为了避免旁人质疑而带来麻烦。我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很是狼狈，苏州城有名的昆腔

名伶此刻浑身湿透，满身泥水，不知那认出来我的人会不会被惊得掉了下巴。因为淋了雨，我的身体感到有一些发冷，内心更充满了绝望，甚至觉得，要是就此得了风寒死掉也好，还能追随着冬荷的亡魂而去，不用再在这世间遭罪。

胡思乱想间，天色已近昏暗，路边的街铺开始挑起灯火照明。我低着头，向着梨花苑小院的方向僵硬地迈着步子，忽然，有一人挡在了我前面。

“这位姑娘究竟遇到了何事？竟会搞得如此狼狈？”

我抬头望去，只见我面前站着一个撑着纸伞的年轻男人，身高五尺有余，身量匀称，面皮素净，心下竟觉得有些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是在哪里见过。我担心是某位常听昆腔戏的客爷，连忙低下了头，收回思绪答道：“公子莫怪，小女子只是刚刚不小心跌了一跤，弄了一身的泥水，还望公子见谅。”

那人道：“无妨，只是恐伤了姑娘玉体，不知伤势如何，不如让我带姑娘去前面的药铺包扎一下也好。”

那人说着就要上前扶我，我连忙挡开他的手，推托道：

“不必了，多谢公子好意，我前边这便到家了。”

他回头望了一眼，转回来又冲着我呵呵一笑。

“苏州城的昆腔名伶，搞成这副样子在大街上行走总是不妥，不如跟我回去换套衣服，我再派一乘小轿将沅沅姑娘送回梨花苑，可好？”

我心中一惊，这人居然认出我了？紧接着我又感到有些尴尬，自己这副模样着实失礼得很，要是被刘班主知道，肯定是要挨一顿责骂的。又想到刚刚此人面熟，我便不由得抬起头来仔细端详，猛然间想到一人，原来他正是数日前在戏台下看《西厢记》的罗万祥！

前日离得远，夜色又深沉，借着灯光只看了个大概，怪不得会觉得眼熟却没有认出来。如今离得近了，看得要比那日清楚了许多。只见此人斜眉入鬓，有一双细长的凤眼，高鼻梁，薄嘴唇，嘴角边似有似无地挂着三分笑意，而眼眸中却闪烁着傲慢与轻浮的光芒。

我见罗万祥样貌不俗却是人面兽心，脑海中马上便闪现出那个晴朗的午后，在小院里对我微笑的冬荷的脸，那样一张娇美的脸，一段大好的青春时光，就这样被无情地毁在了眼前这个男人的手里。我心中一紧，眉头也不自觉地皱了起来。

“莫非你就是罗万祥罗公子？”我压着怒火询问道。

“不假，看来姑娘好眼力。那一晚匆匆一面想不到就被姑娘记在心中，还真是三生有幸。”

“罗大少爷这种天气不在家中休息，跑到外面，就不怕尊贵的身子会因淋雨而害上风寒么？”我自觉有些控制不住心性，说话愈加发起狠来。

“呵呵。”

罗万祥轻轻一笑，并没有去接我的讥讽。

“沅沅姑娘，那日一面之缘，罗某便把姑娘的容貌铭记在心。姑娘在台上的一颦一笑无不令罗某倾慕，正待想何日能够再见，不料今日竟在街上相见，不可不称为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我听他出言轻佻，便再也控制不住怒火。

“罗公子这么快就有了倾心之人？我那冬荷姐姐又算是什么！你若真的倾心于她，为何不好好待她！就算你不愿好好待她，她死了何苦还要将她弃于乱葬岗内！罗公子如此行径，难道、难道你的良心都被狗给吃了吗！”

我激动不已，浑身都忍不住开始发起抖来，纸伞已然撑不住，掉在了一边，流下来的泪水瞬间便跟雨水搅在了一起。我的脸开始发烫，不知道是因为心绪激动还是因为淋雨着凉引起了发热，只觉胸中气血翻涌，眼前一阵阵地发黑，身体也开始摇晃了起来。

视线模糊之间，我仿佛看到对面的罗万祥正在对着我笑，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我心中一沉，如果现在昏倒，恐怕就会落得跟冬荷一般的下场。想到这儿，我连忙强打精神，努力稳住摇晃的身体，向后退了几步，想要离那恶人远一些，伺机抄小路先跑回梨花苑小院再议。

谁知那对面的罗万祥见我站立不稳，竟伸出手来想要扶我，我心中起急，用尽全力向后退了好几步，谁知恍惚间脚下不知绊到了何物，不觉向后仰倒了下去。我想站稳却已然失去了重心，只能下意识地用手肘去支撑，本以为这一下定会跌个手肘青紫，不料却跌进了一个人的怀里。

身后那人的胳膊坚实而有力，我被他扶住，站定了没有摔倒，气血逐渐平复了下来，视线又一次恢复了清明。我扭头去看，只见我身后站着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眉如墨染，肤色白皙，眼目清明，相貌堂堂，英挺中带着一种让人心动的丈夫气概。我看得有些晃神，不知为何，心中突然觉得一阵紧张，隔了半晌才止住慌乱，连忙拜谢道：

“小女子这厢谢过公子。”

那人摆了摆手表示无妨，见我已然不再摇晃，便放下心来，向前迈了一步对着罗万祥拱手道：

“罗公子别来无恙？在下冒襄有礼了。”

罗万祥听到冒襄这个名字，轻微地皱了一下眉，却不动声色。只听那人又接着说道：

“我看这位姑娘身子有些不爽，这雨还下着，今日就劳烦罗公子先行回府吧。由在下替公子将这位姑娘送回住处，若有事情，他日再相谈不迟。”

说罢施了一礼，不待罗万祥回答，他便捡起一边我先前掉下的纸伞撑了起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了句“随我来”，便带着我转身拐到了另一条街上。

我欲出言询问，却被他用手势止住，我也忌惮身后的罗万祥，只好一语不发地跟着冒襄走了。我们七拐八拐地绕了好几条街路，他回头看看，确认我们应该已经离那个恶少很远了，才松了口气站定。我这才有机会问道：

“莫非公子是冒辟疆冒公子不成？”

那高大的男人点了点头，说：“在下正是冒辟疆，敢问姑娘，可是那梨花苑名伶陈沅沅？”

我听闻此人确是冒辟疆，连忙屈膝万福，说：“冒公子安好，久闻冒公子大名，今日竟有缘相见。小女子正是那梨花苑的陈圆圆。沅字本是我的乳名，入了梨园之后便改为了团圆的‘圆’字，不过读法无二。”

冒襄连忙拱手道：“原来如此，多谢圆圆姑娘赐教。只是今日这般天气，姑娘如此狼狈不知何故？那罗万祥是苏州城内有名的花花公子，姑娘怎又会招惹了他？”

我听他如此说，不禁又想起了冬荷的那张笑脸，脑海中的那张笑脸突然又被罗万祥那得意的狞笑所取代，心中止不住又烦躁了起来。一阵阵的头晕耳鸣，我摇晃不止，这次却再也站立不住，软倒了下去，恍惚间只是听到有人在耳边大喊着我的名字，眼中最后看到的，是冒辟疆急切的表情，我感觉到自己好像又一次瘫倒在了他的怀里，之后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第三节　一见倾心诉真意，渡船邂逅蕾小宛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似乎只有我跟冬荷两个人，冬荷穿着的依旧是那日的月白底色衣裙，站在小院里，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将斑驳的阴影投射在她的全身。一阵风吹过，树影摇曳不止，冬荷就站在那里冲我微笑，我觉得她好轻，轻得似乎马上就会被这阵风吹散。

“姐姐！”

我努力地挣扎，想跑到她的身边拉住她，告诉她不要去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最终会成为她生命的终结之地。但是无论我如何挣扎，身体似乎都无法挪动半分。我伸出手去，大声喊着，可是冬荷却不在意分毫，她对着我挥了挥手，又点点头，就势转身离开。突然，四周的景色全变了，这里不再是梨花苑小院，而是一下子就变成了西郊外的那片荒草，冬荷就那样，头也不回地走进那片荒草之中。

“不要！姐姐快回来！”

我声嘶力竭，想要挣脱某种束缚，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反抗那股抑制住我的力道。冬荷的身影渐行渐远，最后，她那件月白底色的衣裙变成了一片刺眼的白光，连同四周的荒草，全都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

我的意识连同身体一瞬间就堕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我痛苦地哭泣，意识到自己好像是在做一个噩梦，我奋力地扭动身体，却无论如何也睁不开双眼。

“圆圆姑娘！醒一醒！圆圆姑娘！”

我听到一个声音正在呼唤我的名字。

奇迹般地，四周的黑暗开始不断消退。终于，渐渐地，有一丝淡黄色的暖光透射到了我的眼睛里。我眼前一片模糊，不知道是被泪水泡的，还是因为刚刚意识中的那一片可怕黑暗的侵蚀。

我慢慢睁开眼睛，原来刚才那一丝淡黄色暖光是正在燃烧着的灯烛的颜色。眼前慢慢明晰了起来，我首先看到的是冒辟疆焦急的脸孔。他此刻正俯视着我，大喊着我的名字，还不停地摇晃着我的身体。

“圆圆姑娘！快醒醒！”

我大口喘着气，一脸的汗湿，刚刚那一片吞噬我的黑暗就好像是冰冷的河水，我现在感觉自己似乎是刚刚被从河中救出的溺水者，终于可以重新呼吸到新鲜空气。冒辟疆见我醒转，便不再摇晃我，看我似要坐起，就顺手给我扶将起来，在身子后面还加了一个软垫让我倚靠。

我觉得舒服了很多，刚刚那种濒死的感觉逐渐离我远去，现实感又慢慢地回到了我的意识中。我不知道我昏迷了多久，现在已经是掌灯时分了，外面的天色早已黑透，听声音，雨还没有停。

我的呼吸逐渐平复下来，冒辟疆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只能轻轻拍打我的肩膀以示安慰。见我似是平缓了下来，他才开口道：

“刚刚是不是做噩梦了？真真是吓坏我了。你不停地喊着什么，但是我如何都叫不醒你。”

我半靠在一张有着低矮围挡的凉榻上，身上盖着轻薄的夏被，上面绣满了翠竹。我的身体都被虚汗浸透了，心中过意不去，连忙低头致谢。

“今日得冒公子出手相救，真是不知如何报答才是。我身子潮湿，弄湿了这被褥……”

还不等我说完，冒辟疆就打断了我的话头儿，说：“无妨，姑娘应是淋了雨受了凉，现在还在发热，因此才会昏迷过去。此前我还未来得及问姑娘的住所，一时不知道如何安置姑娘才好，只能擅自做主将你带到在下的书斋，冒犯之处还望见谅。”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道：“姑娘之前的潮湿衣服已经换下来了，现在

身上的汗应该是发热所致。”

我听他提到书斋，才注意到这四周的环境。这里房间不大，但是收拾得干净整洁，四周都是竹子制成的架子，上面搁着很多书籍、竹简、古董花瓶。墙上挂着文人墨宝，有书法拓本，也有水墨丹青。对着窗子那边有一张书桌，文房四宝都整齐地码放在那里。桌子上平摊着宣纸，上面似是画了图画，但是距离较远，看得并不清楚。屋子当中放着一张暗红色的花梨木方桌，雕刻的花纹看起来十分精细。果然是清新雅致的所在。

我打量着四周，目光不觉被墙上的一副仕女图所吸引。那是一幅与众不同的仕女图，画中之女并非如常理的那般雍容华美，反而显得质朴而素雅。我正兀自看得出神，那冒辟疆似是做了什么错事一般，语气略显紧张地对我说道：

“圆圆姑娘切莫误会，在下只是找来了日常打扫书斋的大婶帮忙换掉湿衣的，姑娘现在身上穿的是大婶带来的干净衣服，在下万万不敢冒犯姑娘清誉。”

我这才察觉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换过了，不住地在心中埋怨自己的粗心，又听了那冒辟疆的解释，不觉脸就烧了起来，连忙别过头去看向一边，道：

“素闻冒公子学富五车，德才兼备，小女子自是信得过。”

冒辟疆闻言赶忙从榻边站起身，对着我一躬到地道：

“多谢姑娘夸赞，实在愧不敢当。”

说完这句，他便不知要说什么好，在那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屋子里一阵沉寂，竟叫人觉得有些尴尬。我悄悄扭过头去偷瞄他，只见他一副坐立不安的模样，眼睛也不知道该看哪里，心下不免觉得有些好笑。忽又记起那墙上的仕女图，就开口问道：

“敢问冒公子，那边墙上的仕女图，可是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不成？”

冒辟疆见我不再追问，心下也松了口气，听我提到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不禁有一些惊讶。

“姑娘好眼力，想不到圆圆姑娘身在梨园，却对书画也有如此造诣，这幅《秋风纨扇图》并非万人推崇之作，姑娘竟也识得。”

我低头浅笑，道：“公子谬赞了，只是圆圆幼时在姨丈家曾见过此物的赝品，姨丈喜爱风雅，却并不知唐寅画作之真意，才会拿来充门面挂于书房之内。至于这《秋风纨扇图》的真品，我也从未见过，不知冒公子的这幅是否为唐寅亲笔？”

边说着，我就打算起身下床，去看一看那幅《秋风纨扇图》。冒辟疆见我要起身，赶忙在一旁搀扶，又怕距离太近被我误会，只好伸长胳膊轻轻地搀住我的手腕。我见他如此心细如发，心中止不住涌出一阵阵的感动。从幼时到现在，能够如此亲切待我的，仅有母亲与冬荷二人，而如今她们皆已不在人世了。

不知这冒公子，会不会成为我那个能托付终身的人？

这个念头突然就闯进了我的大脑，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连忙在心中将这个念头打散，可脸却羞得更红了。

冒辟疆不知所以，只是身体僵硬地搀扶着我走到那幅画的近前，又搬了一把椅子让我坐着，才复又说道：

“姑娘好才学。只是这幅《秋风纨扇图》也并非真品，是我闲来无事临摹的拙作。笔法虽然能够学唐寅个相似，但是韵味却始终差了许多。”

我道：“公子过谦了，以后若是有幸得遇，定要看看唐寅的真迹才好。不只是这幅《秋风纨扇图》，我还很想看看他的真迹《落花诗册》。唐寅的字体别具一格，与欧柳颜赵四家之风骨颇为不同，虽不是大气之作，但却有着一种天韵自然之感，走笔回环之间似隐藏着些许愁闷的气息，隐隐郁郁之气混合倾心雅致之感，当得起凤毛麟角的佳作。”

冒辟疆听得讶异不已，说：“哎呀，圆圆姑娘当真是颇有造诣的！他日我若得到《落花诗册》的真迹，必当亲手赠与姑娘！”

我轻轻一笑，继续问道：

“这《秋风纨扇图》与其他仕女图的雍容可说大相径庭，我看有书籍

记载，唐寅的仕女图多画的是青楼中的风尘女子，不知公子为何要选这一幅挂于书斋？”

冒辟疆听罢叹了口气。

“唐寅之笔，多半是描绘市井民众的生活，他的仕女图也多数是青楼女子。想那唐寅曾对仕途绝望，纵酒留恋烟花之地，却也目睹了很多青楼女子的不幸。在下觉得，就算是那些留恋烟花之地的女子，也并非全都是下贱之辈，其中也一定不乏重情重义、可敬可佩的女子。这些生活所迫却品行高尚的女子，被赋于画中又有何不可？”

我听了不禁点了点头，赞许道：“冒公子不只才学过人，更是为人胸襟宽广。我那死去的姐姐冬荷生前总是哀怨红颜祸水，我们姐妹虽不身在烟花之地，但也是在市井中挣扎求生，如果能早些结识冒公子，恐怕就不会有如今这悲惨的结局了。”

冒辟疆听我说到冬荷，忍不住又问起了我之前与罗万祥当街纠缠的事情。

一提到冬荷，我的心又忍不住开始一阵阵地绞痛，就将我与冬荷的遭遇，以及我今日前往西郊乱葬岗祭拜冬荷的事情对着冒辟疆讲述了一遍，冒辟疆听罢也是叹息不已，既可怜那冬荷的英年早逝，又愤恨罗万祥倚仗家中势力鱼肉乡里的恶行。

我对冒辟疆说道：“今日多谢冒公子解围，不然小女子厄运难逃，难免遭遇姐姐那般下场。只是今日耽搁太久，这便要回去梨花苑了。不知罗万祥是否能够就此善罢甘休，我实不忍公子因我而受到株连。”

言罢，我就想起身告辞，冒辟疆见我身子虚弱却还是执拗着要离开，连忙拦住我道：

“圆圆姑娘这是说的什么话，我冒襄虽不是什么侠义之士，但是我今日既然救了姑娘，定然不会就此罢手不管。那罗万祥虽是苏州富豪，却也逃不出个理法。圆圆姑娘如果此刻回去，恐怕还要受那罗万祥的纠缠。如不嫌弃，就暂住在我这书斋影梅庵吧。罗万祥的事情由我去出面料理。”

我本想拒绝，不愿给冒公子添麻烦，但是仔细一想，自己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打发掉罗万祥的纠缠，正在两难之际，眼睛忽然瞟见了旁边桌子上的宣纸。刚远远地看不明晰，如今近了看，确实是画着东西，应该是一幅人像。我好奇心起，便起身走到了书桌旁。刚才还神情笃定的冒辟疆见我正朝着那张宣纸走过去，如梦初醒一般，竟紧张了起来，一步便跨到书桌前面，想拿身体挡住我的视线，只是他还是晚了，我还是先一步看到了宣纸上的内容。

那是一幅用水墨勾勒的人像，画中是一位年轻女子，脸庞圆润，青丝柔长，樱唇娇艳若滴，一对秋波脉脉含情。画面的笔法虽简单，但富有张力，仿佛这位女子即刻便要从这纸上走下来一般。若不是画这人像的人饱含着深厚的情谊，又如何能将此女刻画得如此传神？

等我看明了这画中人的样貌，只觉一时语塞，心脏突然便开始砰砰地打鼓，那声音大得似乎都能被旁人听见，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感顿时袭遍我的全身。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愉悦感，满足、羞涩、怀疑，一瞬间变得五味杂陈。我的脸又开始发烧，这次居然一口气烧到了耳朵根儿。

这画中的女子，样貌竟与我一般无二！

我偷眼去看冒辟疆，只见他原本白净的面皮此刻窘迫得通红，深呼吸了几次，突然后退了两步，对着我深深一礼。我想伸手相搀，又碍于男女之别，只得急忙说道：

“冒公子快快请起！如此大礼乃是何故？”

冒辟疆道：“说来惭愧。其实在下倾慕圆圆姑娘芳名已久，怎奈一直不得机会拜见。我今日本是前去约见故友，路过街市，正看到你与那恶少罗万祥纠缠，就碰巧替你解了围。不过你我初次相见，在下怎好说太过越礼的话，倾心之意郁结于胸中，便趁着姑娘刚刚昏睡之际，提笔在此作画以化解心怀，除此以外绝没有对姑娘犯下任何越礼行为！如今被姑娘识破，当真是愧煞我也。冒犯之处，还请圆圆姑娘责罚。”

说着，他便双手垂在身两侧，低着头，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似乎在等我发落。这人怎的如此实诚？我听他刚刚的言语虽然质朴，却句句充满真意。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一个我十分仰慕的男人对我诉说的一段真心实意的表白，我表面故作镇定，但心早已如擂鼓般砰砰山响。我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所充满，之前的悲伤、愤怒、绝望、不甘，这些负面情绪似乎都在一瞬间消失无踪了。母亲病逝，冬荷惨死，强梁欺压，身世浮沉，我觉得自己一直都行走在黑暗之中，一朝行差踏错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可只是相隔了一瞬，我便开始觉得，之前那些不幸的遭遇似乎都是别人的事情，我现在真正被人重视着、守护着，再也不用独自一人去面对那无尽的黑暗。我也许已经遇到了冬荷所说的那个人，那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他见我半晌也不回话，以为我恼了，又不知该如何做，只能自顾自慌乱。我看他现在的样子觉得有趣，便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冒公子乃是金陵四公子之一，早已享誉江南。公子不仅文章造诣深厚，且为人仗义，疾恶如仇。小女子出身卑贱，蒙公子不弃，不吝垂爱，已是三生之幸。”

那日起，我便留在了冒辟疆的书斋影梅庵中，没有再回到梨花苑。我虽还挂念着梨花苑的其他老少，但一想到冬荷的事情，回去难免触景生情，只好作罢。冬荷生前曾经对我千叮万嘱，若找到了可以托付之人，便要即刻离开梨园是非之地。如今，我受到冬荷的亡魂庇佑，终于寻到了终身归宿，我想姐姐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而罗万祥那边，不知道冒辟疆是如何料理的，总之我一直留在影梅庵，之后竟再没生出什么事端，我不禁暗自庆幸，也体会到了有人依靠、受人保护的温暖。

那是我人生中一段十分快乐的美好时光。我们白日里在书斋中读书写字、吟诗作赋，月上中天之时便对坐赏月、浅酌淡酒。这是我从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如此安稳惬意，永远不用担心明天是否会被班主责骂，也不

用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犯错而无饭可食，更不用担心自己身边的人突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很满足，希望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我可以守着这个男人一直到白发苍苍、垂垂老矣的时候，再跟他一起许下我们的来世。

那一日傍晚，我正在窗前抄写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正抄写到“问君能有几多愁”一句，只见冒辟疆兴冲冲地从书斋外面走了进来。我见他一脸风尘，却神采奕奕，赶紧搁下毛笔，走到一边的面盆架上拧了一把毛巾递了过去。

“冒郎如此喜形于色，这又是遇到什么好事儿了？”

冒辟疆接过毛巾，在脸上胡乱擦了几下，兴奋地对我说道：“圆圆，今日恰逢十五，正是月圆之夜。我今晚带你去泛舟，可好？”

泛舟是风雅之事，随波荡桨，水色潋滟，两旁或伴着青山绿水，或点缀万家灯火，是一种无法比拟的愉悦。我自是高兴得不得了，连忙答应下来。

水面上凉风徐徐，原本燥热的内心如今也安宁了下来。我们乘坐的画舫此刻正沉浸在暮色之中，河船上明灯高挂，映波照舷，四周仿佛群星伏落一般，景色绮丽异常。远处不时传来隐隐的钟声，河面上只听得到木桨破水之声，有节奏的轻响反而衬托得四周愈加安静。远远的河岸上亮着点点灯火，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但是在这里却听不到分毫，只觉得那远处的灯火仿佛是虚幻的海市蜃楼一般。

我与冒辟疆双双倚靠在船舱外，陶醉在远处的幻景之中。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好像我一个不留神就会消失无踪一样。我也回握着他的手，我们谁都没有说话，但是那绵绵的情意已经通过对方的气息传达到了彼此的心里。

远处飘过来一条小船，轻巧质朴，远没有画舫那般精致华美，却装饰得恰到好处，反而衬了船主人清新脱俗的雅兴。船头挑着船灯，那掌舵的船工见离得我们近了，便将船身定在水面。

不知来者何人，我跟冒辟疆都站起身朝着那厢张望。冒辟疆冲着那小舟拱手施礼道：

“不知是哪位兄台？今日泛舟巧遇，实属三生有幸，可否当面一叙？”

稍等了一会儿，只见船舱的帘子一动，打里面钻出来一个丫头打扮的年轻姑娘，她出了船舱后，便立即转身将帘子掀起，从中袅袅婷婷地走出一位气质不俗的女子，秀发如云，身体圆润，穿着一件翠色的轻便罗裙，手执绘有兰花的合欢扇。女子垂着头深施一礼，道：

“小女子独自泛舟，巧逢二位贵客。突然到访，不知是否扰了二位的雅兴？”

冒辟疆道：“无妨，我们也只是闲游，小姐无需挂心。”

那女子抬起了头，一张俏脸娇艳可人，双眼明动之间好似秋波流转、顾盼生辉。

“小女子姓董，字小宛，若二位不嫌弃，可否来我这小舟一聚？”

第四节　情郎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董小宛的小船，在外面看似乎有些窄小，里面倒还是宽敞明亮，我们三人对面而坐，再加上董小宛的丫头阿香，四个人也不显局促。桌上放着新鲜瓜果，还有各式各样的小点心，朴实而不失精致。我瞧了一眼，见当中还摆着一盘枣泥麻饼。我还在梨花苑的时候，就经常向往能买到窗外街市上李家伯伯烧的枣泥麻饼，如今再次看到这东西，突然有了一种恍若隔世之感。

“唉。”

我轻叹了一声。对面的董小宛不知何故，便问道：

“圆圆小姐何故叹息？”

我赶忙说道：“董小姐莫要见怪，只是看到这枣泥麻饼，不觉想起了曾经往事。如今我虽然已不在梨花苑，却还是会睹物伤情。以前在梨园的时候，总是盼望能吃到街市李家伯伯卖的枣泥麻饼，却迟迟不能实现。如今看到，有些感怀罢了。”

董小宛闻言奇道：“圆圆小姐怎知这麻饼是从李家大伯那里购得？”

我也倍感意外，说：“那李家的麻饼我从未尝过，只是顺势想起，谁知竟会如此巧合。”

董小宛一笑，说：“看来我们真真是有缘。”

说罢，她便亲自将那盘枣泥麻饼挪到了我的近前。我也不推托，说了声“多谢”，便捏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唇齿间立即就被一阵黑枣泥的甜腻盈满。坐在我身旁的冒辟疆见了此景禁不住说道：

“圆圆啊，你若是喜欢，为何不早说与我知？我也好买给你。”

我冲他嫣然一笑，说：“冒郎，非是我要故意隐瞒，只是自打我到了影梅庵，便没有再想起这枣泥麻饼的事情。恰逢今日冒郎邀我泛舟，又巧遇董小姐，心愿得偿，也算是你们二人的成全。”

董小宛接道：“圆圆小姐乃是梨园名伶，我曾有幸听过小姐的昆曲，实当得起‘莺歌燕舞’四字。冒公子更是金陵四公子中的一位，小宛素仰二位大名，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小宛性情直接，突然邀约相聚，希望不要扫了二位的雅兴才是。”

冒辟疆道：“怎会，小宛姑娘名誉苏杭，乃是才貌双全的女子，今日有幸一睹风采，果然名不虚传。”

我也点了点头，道：“我与冒郎只是随意泛舟消磨时光，能与董小姐同船共渡，也称得起不虚此行。”

我们又互相客套了几句，董小宛问起我的年纪，我比她年长一岁，小宛便问：“我称呼你姐姐，可好？”不知何故，我与董小宛感觉十分投缘，不只是那枣泥麻饼的机缘，更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熟识感，虽然彼此是刚刚结识，但是聊起来却仿佛认识了好久。我便赶紧点头答应下来，也改口称她为妹。

董小宛也是饱读诗书、出口成章的才女，她虽是享誉苏杭的名妓，却心怀坦荡，不好奢华，绝非市井中的那些胭脂俗粉可比。我看她从衣着到首饰都极为质朴，但这种质朴反而衬托出了她超凡脱俗的气质与惊若天人的美貌。

小宛唤了一边的丫头阿香，叫阿香帮我们斟满酒盅。我们饮的是苏州人很喜爱的桂花酒，顾名思义，此酒是由桂花酿造，通体呈琥珀色，口味香醇浓厚，微甜，入口还带有淡淡的桂花香，十分具有江南特色。玲珑剔透的琥珀色液体用淡青色的官窑瓷盅盛着，显得格外清新雅致，韵味十足。

董小宛举起酒杯道：“这是小宛亲手酿制的桂花酒，请二位品尝。”

我们也赶紧端起酒杯，两厢轻磕一声，随即一饮而尽。那清香的桂花

气息顿时占据了整个口腔，我不由得称赞道：

“宛妹妹不仅才貌过人，连酿酒的手艺也是一流。”

冒辟疆饮罢了杯中酒，也不禁赞叹：“不错，在下此前饮过很多人酿制的桂花酒，唯独董小姐的桂花酒有着与众不同的厚重感，酿酒手艺不是几日便可成的，看来小姐在这上面下过苦功。”

董小宛淡淡一笑，道：“冒公子，圆姐姐，你们过奖了。小宛只是借以打发无聊的光阴罢了，就连今晚的泛舟，也全是因为无事可做。”

说到这里，她神色黯然，我看着她的这副表情，居然与脑海中冬荷的形象有些重叠，之前冬荷也曾经用这样的眼神定定地望着远方的虚空与黑暗，脱口便问道：

“莫非妹妹有何难言之隐？”

问罢便顿觉不妥，董小宛是秦淮名妓，烟花之地的女子又有哪个不是身世可怜的？如今她神色黯然，我又何苦要提起她的伤心事？一时间心中被悔意积满，我却不知如何将话头儿改个方向，赶忙又接道：

“这桂花酒着实是手艺精湛，我从未研习过酿酒的事情，何时宛妹妹得闲，也教教我吧。”

董小宛收回了心绪，对着我莞尔一笑，道：

“姐姐若是肯学，小宛定当倾囊相授，只要姐姐别嫌我手艺粗笨就好。流落烟花之地也非我之所愿，我称你一声姐姐，自是没拿你们当成外人，如果二位不嫌弃，我便说说我的身世如何？”

原来，那董小宛的出身并非普通农户。她的父亲董玉曾是苏州名士，但无意仕途，且十分厌恶官场，唯有一女小宛，被夫妇二人视作掌上明珠。小宛自小聪慧绝顶，在父亲的教导下识文断字，饱读诗书，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只可惜那董玉只懂读书，不懂经营，全家坐吃山空，以致家道败落。最后，为了生计，董玉连祖上留下的最后几亩薄田也都换了银钱以维持生计。在董玉临终之时，董家早已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甚至连一副入殓的棺木都买不起。小宛从小知书达礼，是个孝顺女儿，眼看父亲尸身无法入

土为安，只得卖身葬父，成了南京城内秦淮南曲的歌妓。秦淮的烟花之地被明确分为南曲、北曲两类，南曲卖艺却不卖身，北曲则会卖身留宿。

我听到董小宛感怀身世，特别是她为了安葬父亲而将自己卖入秦淮烟花柳巷的事情，不由得也由衷地赞叹眼前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的品行。我又想起了自己以前的种种过往，不禁心中更加酸楚不已，乃至垂下泪来。

董小宛见我流泪，赶忙说道：

“姐姐莫要悲伤，小宛只是觉得与二位投缘，便多说了一些以前的身世，并非故意扰乱姐姐的心绪。我想过了，人有的时候要认命，命当如此，我再如何气愤不公也是枉然，莫不如安然接受，还能过心如止水的安生日子。”

我抹了抹眼泪，也给董小宛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在说到母亲病逝，我被姨丈卖入梨园，亲如姐妹的冬荷惨死的事情之时，对面的董小宛也不禁动容，眼中噙着泪水。冒辟疆在我诉说的期间，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以示安慰，我心下感激，觉得似乎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在他温暖的手掌中似乎也变得没有那么可怕了。

我们俩相对垂泪，那边的丫头阿香也跟着啜泣了起来，一时间竟无人说话。冒辟疆见我们如此，赶忙说道：“哎，你们这是何故？今日出门泛舟，原本是为了把酒赏月、一展欢颜的，怎的都哭哭啼啼了起来？”

说着，他便伸手帮我拭去脸上的泪水，说道：“快都别哭了，咱们不如来行酒令，可好？”

我任由冒辟疆帮我拭去脸上的泪水，他的指尖温暖且柔软，心里觉得自己即使现在是在哭，却还是禁不住被一种幸福得不得了的感觉充斥着全身。忽又想起对面还坐着个董小宛，赶紧拨开冒辟疆的手，抽出随身携带的手帕低头拭干了泪水。

我偷眼去看董小宛，而她也正看着我们，把刚刚的那些亲密举动瞧了个满眼，此时神情有些发愣。我觉得不好意思，加上刚刚饮了一些桂花酒，脸上禁不住有些烧。董小宛发愣的神态也只是持续了一瞬间，马上便恢复

了平常的从容微笑，对我嗔道：

“姐姐不必伤心，你如今得冒公子照扶，也算是苦尽甘来。圆姐姐与冒公子如此恩爱，真是羡煞小宛了。不知如今，我可要称呼冒公子一句姐夫？”

冒辟疆听罢哈哈大笑，说道：“圆圆平日不胜酒力，今日与小宛姑娘投了脾气便多饮了几杯，想不到这做姐姐的反而还要妹妹来安慰 。”

“哎，”我止住悲声，长叹了一口气，“冒郎说的是，我本是打算安慰宛妹妹的，怎的自己倒是先哭开了，真真是……”

之后，我们三人继续说笑着饮酒，气氛慢慢缓解了开来，全不似刚刚那般悲凉。只是不知是不是我多心，我感觉董小宛碧波一样的双眸总是会时不时地定格在冒辟疆的身上，心下忍不住有些在意。而冒辟疆正坐在我的身侧，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我们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昨夜我们与董小宛对坐饮酒攀谈，一直尽兴到丑时，冒辟疆饮得微醉，而我早已困乏不堪、意识模糊。董小宛酒量甚好，始终都没有什么醉态，她后来将我们送回了影梅庵，目送我们被书斋中打理日常的书童司墨接进了屋里，才带着阿香回去。

我和冒辟疆挤在同一张榻上，我枕着他的肩膀，忽然想起了昨天夜里董小宛的目光，于是问道：

“冒郎，你觉得，宛妹妹如何？”

冒辟疆把我搂得紧了一些，说道：“为何如此问？”

“没什么，我只是随意说一句罢了。宛妹妹身世可怜，如今无依无靠，流落烟花之地终究还是叫人心疼。”

冒辟疆也叹了口气。

“是啊，小宛姑娘人如青莲，出淤泥而不染，值得钦佩。不过她倒是有一句说对了。”

我心中奇怪，便撑着坐起了身子，问道：“哪句？”

“你如今是她的姐姐，那我便是她的姐夫了啊，你怎还说她无依无

靠呢？”

“胡言，”我嗔怪，“怎的就冒出你这个姐夫的。”

可话还没说完，脸就已经开始发热了，我扭过头去想掩饰，可还是晚了，这些全都被冒辟疆看在了眼里。他此刻也坐起了身，一下子把我环在了臂弯中。

“那，我便做她这个姐夫，你可愿意？”

我被他环着，整个侧脸都紧紧地帖服在他胸口上，我能听到他的心脏此刻正咚咚咚地跳着，声音洪亮，顺着我的耳膜一直震颤到了灵魂的深处。我心中陶醉不已，像是又喝了一盏桂花酿，可嘴上还是故意跟他闹着别扭。

“你愿做小宛的姐夫便去做，找我来做甚。”

谁知，这次冒辟疆并没有接着我的话茬儿玩笑，而是把我从他怀里直起身子，深深地望着我的双眼说道：

“圆圆，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他双眸漆黑得犹如黑夜的天空，其中流转的闪光就像是夜空的繁星一般璀璨，深邃得好像要将我吸进一个万劫不复之地。我被他突然一问，已经有些乱了方寸，手也紧张地抖个不停，我把自己的手悄悄塞进了身上盖的凉被里，担心被他发现从而调笑我这般蠢钝的样子。我迷醉在他的眼神中，完全失去了发声的能力，就那样被那抹黑色牢牢地禁锢在了当场。

他见我没有反应，便轻轻摇晃着我的肩膀，又问了一遍：“可好？”我这才回过神来，一股暖流瞬间从眼角滑落，我之前哭过不止一次，但从来没有一次是这样的感觉，以前听人提到过喜极而泣，却从未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今日，便终于真切地体会了一番。我把头扎进他的颈窝里，用力点头，我已经失去了语言这种能力，如果我现在开口说话，声音也一定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哽咽。我不断点头，害怕他没有接收到我的这个信息，我要传达给他我愿意嫁给他，愿意成为陪伴他到垂暮之年的那个人。

他重新环住我，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

“好了好了，莫要哭了，圆圆的心意我都明白了。”

这分明是一件好事，而我此时却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哭得像个孩子。

时光荏苒，一晃我与冒辟疆在这影梅庵书斋中已经度过了将近三个月的时光。梅雨季节即将结束，秋天的凉爽逐渐开始取代夏天的燥热，天空也显得格外高远。这一日，冒辟疆正端坐在临窗的书桌上写字，我在一旁替他研墨，书斋里的小书童司墨突然从外面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我们都被他吓了一跳。冒辟疆问道：

“司墨，慌慌张张的成什么样子，倒是发生了什么事？”

“少爷，今儿早上您叫我去街市上买一些写字用的纸张，谁知走到路口居然遇到了孙大管家。我问他怎的会到了苏州，他说是老爷有要事叫少爷您回去一趟。我问是何事，大管家也没有细讲，只是说叫少爷您速速动身就是。我本想叫大管家来跟您当面禀报，但他说他会在城外的驿站等您，会合之后一同回奔如皋，就直接出城去了。”

司墨跑得满头是汗，也顾不得擦拭，一边说着一边从怀中掏出了一封信。冒辟疆听得诧异，神情也不免有些紧张，不知是不是家中出了什么变故。我看他这副样子，再听那司墨的一番言辞，心中也不禁一沉，忽地就生出了一阵紧张感。

冒辟疆接过那封信，拆开读了一遍，我一直盯着他的表情，希望能从他的脸上找到答案，结果他的眉头越锁越紧，我的心也跟着不断下沉。他读完了信，扔到了我面前，说道：“圆圆，你也看看。”

我捧起那封信，读了一遍。这是冒辟疆的一份家书，看口吻应该是他母亲所写。大致的意思是说，他这一离家就是数月，家中发生的事情冒辟疆全然不知。他的父亲因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十分堪忧，最近又害了急症，希望冒辟疆赶紧回转老家前去照料。

“圆圆，家父突然害了急症，我十分担忧，我必须现在马上回去一趟，这次恐怕不能带着你同往了。”

我见他神色颓丧，赶紧安慰道：“无妨，冒郎还是立即启程吧，照顾好老爷和夫人，我们的事情日后等你回来再商定不迟，如今应以老人家为重。”

冒辟疆点了点头，说：“圆圆知书达礼，贤良淑德，当真是难得的女子。你放心，我回家安顿好了之后自会禀明父母，到时候我再派人过来接你，你等着我！”

当晚，我独自一人住在这影梅庵中，往日我与冒辟疆同睡的那张并不宽大的凉榻，如今却感觉有些空旷。冒辟疆独自一人出城去驿站寻那位孙大管家了，留下司墨照看我的日常生活。孙管家是冒府的大管事，这次亲自来找，恐怕事情不小。自从冒辟疆离开书斋，我就总是有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无论如何也睡不安稳。我以为，这种夜不能寐的状态，过上几日便也会好的，谁知这种黑夜空寂的无眠，竟然伴随了我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每天都闲暇无事，弄弄书斋中的盆栽，顺便继续做女红，拜这段休闲时光所赐，我的刺绣技巧日渐纯熟。只是鸳鸯枕绣了一个又一个，龙凤帕缝了一张又一张，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冒辟疆的消息。我白日里总是差遣司墨去查看有没有书信，每一次他都是空手而归。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坚信，冒辟疆一定是被家中的事情给牵绊住了，所以才一直无法与我取得联系。也许再过几天，他就会突然出现在书斋的门口，用熟悉的嗓音喊我“圆圆”，我总是要想着这些，夜里才能勉强睡去。

但是自欺欺人的日子总是不好过，光阴似箭，一转眼便进入隆冬。冒辟疆离开书斋的时候还是初秋，不知不觉间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么多。被冬季萧瑟的景色所感染，我的内心也变得一片荒凉，我开始暗暗怀疑，自己是不是陷入了一个骗局。可是心有不甘的我却还是不能相信这一切，我执拗地相信着，冒辟疆对我说的那些话是一定会兑现的。虽然那些话，如今看来简直脆弱得如同枯枝一般。

又是一个无眠的夜晚，又是一个没有任何消息的清晨，我披着厚实的斗篷，想出去转一转散散心。冒辟疆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下的一百两纹银，如今也已所剩无几，再过上个把月，我的烦恼便不只有音讯皆无这一件了。街上寒风瑟瑟，行人不多，我顶着风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不知不觉间，竟来到了那日泛舟的吴淞江畔。触景生情，我回忆起了那日我们水面泛舟的情景，回忆起了与董小宛对酌，还有冒辟疆握住我指尖的温度。江边的风很大很凉，吹得水面浮起了层层波纹，跟泛舟时候的水面好像，只是如

今时过境迁，那日的缠绵悱恻、温香暖语早已烟消云散，眼前有的只是这冰冷刺骨的寒风。

我心中惨然，身体寒冷，想要转身回书斋暖暖。回身见到临江的那些铺子都挂着大红灯笼，心中暗暗算了算日子，原来已经快到除夕了啊！进进出出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温暖的喜悦，要过年了，能回家看望亲朋故友，自然是件喜事。我想到了冬荷，如今她的尸骨也许早就已经风化成沙，冒辟疆音讯全无，最好的姐妹也早已香魂坠入了冥府，除夕之时，我孤身一人又有何处去投奔？不知不觉间，眼泪又一次滑落在腮边，只是全然没有了之前被冒辟疆求亲时的温暖，那被冷风冻透了的泪，仿佛一把利锥，一直深深地刺进了我的心里。

我僵硬地往回走，神情恍惚，没有注意到在远处站着一伙人，正用一种打量猎物的目光紧紧盯视着我。



第三章

沦落风尘，游于浮世，一入侯门深似海

云象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第一节　卖身葬父入南曲，命运难测泪潸然

街市上虽然行人稀少，但是那一个个店铺门上醒目的大红却是格外引人注目。我之前出门的时候有些神情恍惚，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些明媚的火红，如今看到了，心中的凄凉却显得愈加沉重。如果冒郎不再回来这个书斋了，我今后的生活会变得怎样，我完全不敢去想。难道要重新回到梨花苑做我的苏州名伶么？还是干脆就去那西郊的荒冢做个了断，去陪伴我那个苦命的姐姐？

我泪水潸然，为了不叫偶尔经过的行人发现我古怪的样子，便把斗篷的兜帽压得更低了一些。不管我走哪条路，那都是一条没有冒郎的路。我心下惨然，隐隐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被欺骗了，被抛弃了。可同时还有一个自己在心中呐喊着，根本没有这回事！冒郎一定会回来接我的！虽然这喊声显得极为苍白无力。我对他的倾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谁知会得到这样的结局？当真是世事难料。

我急匆匆地朝着书斋的方向走去。天色已晚，路边的灯火逐渐亮了起来。我在外面游荡了整整一天，水米未进。此刻，冷风早就已经把我的身体打透，那厚实的斗篷现在也发挥不出什么作用，我觉得自己的步子都有些迈不开了，手指跟脚趾皆因为寒冷而变得麻木不堪。

一路无话，我加紧脚步走回了书斋。这里跟大街上的气氛完全不同，为了节省开销，司墨一般不到天黑透了的时候不会掌灯，所以现在屋子里还是黑乎乎的，虽然此时还勉强有一些天光照进来，但仍是难掩晦暗。

司墨见我回来，就帮我倒了一杯热茶，说道：

“姑娘怎么出去了一整天？快喝个热茶暖暖。”

我谢过他，接过了茶盏，却并没有喝下，而是放在手中取暖。司墨年纪不大，也就是十岁的样子，听冒辟疆说，司墨的老家在如皋县城外很偏远的一个小山村。那一日，冒辟疆走在大街上，看到路边有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梳着双髻髻，头上还插着根稻草，一脸的稚气。小男孩的身旁放着个草席子，那上面躺着两具尸体，脸上都遮着草帘子，看衣着应该是一男一女。小男孩跪在旁边哭得小脸儿都花了，冒辟疆见他哭得可怜，便上前询问。原来这两具尸体是小孩儿的父母，他们在如皋城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生活，谁知那年闹了蝗灾，颗粒无收。他父亲只好带着全家来到如皋县城做苦力谋生存。一次搬石料的时候，运货的马匹突然惊了，将司墨的父亲踩踏成了重伤，抬回家不多时就死了。母亲受到的打击太大，一口气没上来也跟着过世。家中再无亲人，司墨只好沿街卖身葬双亲。冒辟疆看这孩子确实可怜，也是怜爱他乖巧懂事，便替他埋葬了双亲，并把他收在身边做了个伴读书童。

司墨看我坐在桌前暖手，就转身去找火石打算掌灯。我似是无意地问道："今日，可否有你家公子的消息？"

司墨的身体稍稍怔了一下，很快又回复了正常，说道：

"还没，姑娘莫急。"

他犹豫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不过，我们的银钱却也是不多了。"

我叹了一口气，没有回答，看着他掌起灯火，就坐在那里愣愣地盯着烛火发呆。司墨站在我旁边，似乎是想跟我说什么事情，却一副有口难言的样子。我只好问他道：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司墨见我问起，样子看起来有些为难。

"姑娘，白日里梨花苑那边派了个小厮过来。"

我有些诧异，我已经不回梨花苑有些时日了，不知道他们还来找我干什么，就催着司墨快说缘由。司墨只好继续说道：

"那边来了，说要给姑娘捎个口信。说是……说是……"

我见他欲言又止，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说：“你快快说清楚些！”

我的语气开始变得无比急切，一丝慌乱袭上了心头。

“说是，姑娘的父亲去世了，如今尸身正停在义庄，希望姑娘能够前去将老人早些安葬。”

我今天还从家门口路过，现在听起来，这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我愣在那里，眼前开始一阵阵地发黑，这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霍地一下站起来，激动地抓住了司墨的肩膀，说：

“快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莫不是在跟我玩笑不成！”

司墨到底是个孩子，被我的样子吓到，声音有些发抖。

“姑娘，司墨再如何胆大，也不敢拿姑娘父亲的生死来玩笑！就在大约一个时辰以前，梨花苑的小厮来说，要找陈圆圆姑娘。我说姑娘不在，你有事情告知我便可。于是那小厮说，圆圆姑娘的父亲昨儿早上被人发现躺在一个小巷子里，那巷子平时行人稀少，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死去多时了，听仵作所言似乎是伤寒症所致。后来几经辗转寻到梨花苑，那边便派人来通知姑娘速速去领尸安葬。”

我放开司墨的肩膀，一下子跌坐回椅子上，司墨以为我要昏倒或者是大哭，急忙上前扶住我的胳膊，却发现我竟然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双眼发直地望着窗外的灯火。至亲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我以为我已经适应了离别，却不知，在这寒冷的冬夜里，华灯初上的夜晚，几近年关的时月，遭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回想起数月前跟冒辟疆在一起的日子，我以为那种美好的时光会一直持续下去，谁知道那居然只是老天爷跟我开的一个玩笑。而父亲，我对他的执念更多的是亲人的身份，无论当初他如何待我，毕竟也是我在这世上的唯一血亲。

如今，他们都不在了。我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压抑在心头的哀伤如同决堤的潮水一般涌出，怎么都无法阻拦。

第二天一早，司墨陪着我去了义庄，我在明媚的晨曦下看到了父亲

干瘦的尸体。血缘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羁绊。即使以前父亲讨厌我，不愿意养我，甚至把我送到姨母家就再也不闻不问，我也曾在心中对他有一丝怨怼，可如今看到他这形容枯槁的模样，就觉得此前那对待我的种种似乎都不值一提。他的脸就像是失去了水分的枯木，我抚摸上去，冷得犹如坚冰。

“父亲！”

我伏在尸身上号哭，这是我压抑了多年的字眼，一直没有机会叫出口，如今终于可以叫一声父亲，而对方却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哭罢多时，我跟看守义庄的大伯商议，可否延缓几日再来领尸下葬。大伯见我们皆是妇孺，也只能答应下来，不过叮嘱我们一旦凑够了银钱要赶快领走。

出了义庄的大门，我跟司墨都开始犯愁起来。冒辟疆临走的时候留下的银两，如今已经用度得差不多了，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沦落到这般窘境，身上并无余存，眼下就算不论安葬父亲的事情，就连正常的日常花销我俩都快要入不敷出了。一路上我们都愁眉紧锁，回到书斋已经是上午时分了。司墨安顿了一下就去准备中饭，我则坐在书桌前，苦苦思索今后的出路，如何才能弄些银钱安葬父亲，这才是首要大事。

我结识的人不少，但多半是我还在梨花苑的时候前来拜访的纨绔子弟。梨花苑的姐妹关系虽近，但他们的花销也是十分拮据，毕竟刘班主的为人我还是清楚的。剩下的，就只有姨丈家了。想到这儿，我便不再多作停留，跟司墨招呼了一声，就匆匆出门了。

我一路疾走，身体都微微出汗，好容易凭借记忆找到了姨丈的家，却发现他家大门紧锁，人去屋空。我心中起急，便敲开了姨丈邻居家的门前去询问。出来应门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我曾经在姨丈家住过不少时日，识得她的样貌，可老妇却认不出我，只是问我道：

“姑娘这是有什么事吗？”

我也不愿过多解释，只是问道：“老妈妈，您可知这陈老板一家去了

何处？”

那老妇扭头看了旁边的大门一眼，说道：“哎，搬走啦。这家的夫人身体一直不大好，听说好像是搬到什么地方将养身体去了，已经搬走好几年了。”

回书斋的路上，我的脚步十分沉重。虽然现在是寒冬，尸体不会腐烂得太快，但是人死入土为安，如今父亲的尸身就停放在义庄不得安葬，我这个做女儿真真是寝食难安。我脑中又开始思索，还有什么办法是我没想到的。这时，突然听到一个人说道：

“我当是谁，原来是陈圆圆姑娘。”

我抬头一看，居然是多日不见的罗万祥！之前冒辟疆曾跟我说，他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了，而且认识冒辟疆之后，我基本不会单独出门，谁知今日却又在街市相遇。如今我本就琐事缠身，心烦意乱，突然遇到他，真是心中又惊又恼。

见我盯着他不说话，罗万祥继续道：“一别数日，姑娘可好？昨日，我的手下人回来跟我报告，说看到姑娘站在那吴淞江畔，心事重重，还落了泪，不知道在冥思着什么。姑娘难处，可否愿意与我言说啊？”

我听罢心中一惊，我昨日居然在江边遇到了他的手下，顿觉有些后怕。我只得按捺住紧张的心情，故作镇定地说道：“原来是罗公子，小女子过得很好，多谢公子关心，这便失陪了。”

说罢，我便打算绕过他离开，谁知罗万祥伸出胳膊拦住了去路。

“别啊，好容易见面了，怎么就如此急着回去？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听说，姑娘的父亲过世了，无钱安葬，可否让在下我尽一份孝心？”

我听他言语轻佻，不禁心中恼火，说：“不必了，公子好意，小女子心领便是，告辞。”

可他仍不肯让开，继续说道：“你的冒郎，应该好久没回这苏州城了吧？他现下不知在跟哪个女子风流快活，姑娘你年纪轻轻，又何苦为难自己？你跟我回去，你父亲的丧葬我自会帮忙筹办，保证风风光光地替他下

葬。我对圆圆姑娘可是倾慕已久了，这份真心，可昭日月啊！”

罗万祥说罢便开始哈哈大笑。我被他笑得肌肤起栗，只想赶紧逃开这恶少的纠缠，听他提冒辟疆的事情，心下更是觉得伤心，前次有冒辟疆帮我逃出魔掌，这一次就只能靠我自己了。我缓了缓心绪，装出一副认真的样子说道：

“罗公子说得也不无道理，待圆圆回去考虑一番，之后自会给公子一个答复。”

说完也不等他回话，我拨开他的胳膊就匆匆地离开了。罗万祥并没有阻拦我，只是在身后喊道：“三日之后，我自会去登门请教答案！”

我神色慌张地回到书斋，又是一天的徒劳无功，想到三日后罗万祥还要前来捣乱，就忍不住一阵头疼。我把司墨喊了过来，想同他商议一下是否能将我们的现状连夜告知冒辟疆，请他来帮忙解决困境，我实在不能再这样等下去，就算是为了我的父亲我也要争取一下。谁知司墨听了我的问话，神情黯然。

“司墨实不想跟姑娘吐露实情，是不忍姑娘伤心。其实，前几日，老家已经派人来过，冒老爷不同意姑娘跟公子的婚事，所以，也不许公子回书斋来……冒老爷说，他不想叫一个戏子辱了家里门楣……”

夜凉如水，我躺在凉榻上，心中就跟这眼前如水的月光一般凄冷。回想着之前司墨对我说的那番话，其实在冒辟疆久久没有音讯的时候，我就曾经偷偷地想到这些，不过我还在内心欺骗着自己，因为我相信他，我相信他说过要娶我的话，他对我的心疼与怜爱是那样的真实，即使知道我是个出身卑贱的戏子也毫不嫌弃。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事实冰冷而残酷。

我开始认真地思索我的将来。如今，我没有亲朋故友，没有冒辟疆，没有梨花苑，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今后的路，我只能自己去走，父亲的尸身还没有安葬，而罗万祥又突然前来纠缠，我需要想一个万全的办法。

我想起了董小宛，前次一同泛舟的时候，我听董小宛提起她卖身葬父

的事情，与我现在的窘境居然如出一辙。而此前她也曾提起，她是南曲的歌妓，南曲只卖艺不卖身。如果可以请求小宛相助，便能够解决眼前的危机。我忽地从凉榻上坐起了身子，仿佛是在快要溺死的时候抓住了救命稻草。只是这根稻草太过沉重，我也不知道自己最后的命运究竟是逆转还是沉沦，如果我踏出这一步，就意味着我要进入烟花柳巷之地，永远告别自己的清白之身。我想到了冒辟疆，如果他知道了这件事，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那一晚，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一夜未眠，却没有流一滴眼泪，我想，我的泪大概已经流干了。

第二节　沦落烟柳心不甘，姐妹重逢泪涟涟

第二天天未亮，我就唤醒了还在熟睡中的司墨，把家里剩余的所有银钱都交给了他，让司墨不惜银钱，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京。我顺便还写了一张字条，差遣他按照上面的地址去寻那天香阁的董小宛，同时还附上了一封亲笔长信，里面将我如今的遭遇和对今后的打算全都陈述了一遍，然后叮嘱司墨速去速回。

司墨年纪虽小却聪明懂事，没有多问什么就匆匆出了书斋。我独自坐在光线昏暗的屋子中，心中的思绪又开始相互纠缠。董小宛接到书信，一定会想方设法帮助我，这样，她一定会先找来南曲的商户替我出头办妥父亲的丧事。只是，一旦我接受了这份帮助，一切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如果此时冒辟疆突然回转又当如何？如果他突然回心转意、不顾家人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回来找我又当如何？我如今选择了这样的未来，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义无反顾？

但是很快，我又冷静下来，我很清楚，他不会再来找我了。他曾经对我说过娶我，一生一世守护我，如今已然成了空谈，在我最需要扶助的时候，他并没有在我身边。我有一些怨恨，怨恨冒辟疆的狠心与懦弱，怨恨自己悲凉如此的身世，更怨恨身为女人的自己。这一次，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能够轻易说出口的诺言，其实并不可信。

司墨去了很久，到了次日的晌午人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前日留下话的罗万祥会提前来找麻烦，只得紧锁大门，闭门不出，提心吊胆地焦急等待。

“啪啪啪！”

三声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我毫无准备，被吓了一跳，心情也顿时紧张

起来。正有些不知所措间，只听门外传来了司墨稚嫩的嗓音。

“姑娘，开门呐！是我回来了！”

我的心中如释重负，赶紧走过去打开了门。司墨进了书斋反手将门关好，样子有些气喘吁吁的。我连忙叫他坐下歇会儿，便追问他事情办得如何。

司墨连嘘带喘，应是疾走而回。此时喉咙也已干渴得不行，他狠狠地灌下了桌子上的一大壶冷茶，用衣袖胡乱抹了抹嘴，才算是缓了三分。我心中急切，继续追问详情，司墨道：

“姑娘莫急。姑娘差我所办之事已经妥了。我寻着了那天香阁的董小宛姑娘，董小姐看了姑娘的亲笔信，说一定会助姑娘脱困境。她那边已经寻到了能帮助咱们的人，叫我先赶回来给姑娘个信儿，那边的人随后就到。”

听了司墨的一番话，眼前脱困应是没有问题了，可今后等着我的却绝不仅仅是困境那么简单，毕竟我走上的是一条没办法回头的路。

如司墨所言，果然不到傍晚，书斋便有人前来叩门。来者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一身干练打扮，自称是秦淮春香阁的龟保头子，名唤杨三。他是受春香阁鸨娘白双喜的差遣，来帮助陈圆圆姑娘操办丧事的。杨三还留在桌子上半封银两，说是白双喜吩咐留给姑娘当个用度，而且丧事一定会办得风风光光，请陈姑娘放心就是。接着，杨三又问了一些关于丧礼的细节安排，就转身离开连夜筹备去了。

钱可通神。只花了一夜的工夫，父亲的入葬礼便已经预备得差不多了。这是一场无比奢华的葬礼，父亲在活着的时候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一生贫苦，依靠卖杂货赚钱度日，年岁大了也未得善终，病死在苏州城的街头。而如今幽魂虽早已坠入冥府，肉身却享有着身前无法预想的奢侈排场，彩漆花头的棺材由四名彪形大汉抬着，随着送葬队伍的还有十位僧人十位道士前来诵经超度，同行的还有二十余名吹鼓手，队伍的最后抬着纸人纸马金山银山。

生前贫困潦倒，身后极尽奢华，这还真是造化弄人。

那一日，天空依旧被阴霾所笼罩，我一身缟素，肩上扛着丧棒，身侧左右由两位女童扶着，走在彩漆花头棺木的最前面，哭得一路悲悲切切。终于行到了墓地，我之前便跟杨三打过招呼，要把父亲的棺材跟母亲安放在一起，他们俩若泉下有知，希望能够保佑我今后的人生别再有太多的波折。

父亲的墓穴早已准备好，棺木一到便即刻入土下葬。干活的师傅手脚麻利，整块的青砖堆砌，转眼便垒了个周全，最后，还在坟前立起了一座墓碑。杨三还对我说，丧礼结束后，他会再择吉日，请人重新修筑我母亲的坟冢，让我节哀。我点头称谢，心中却是惨然，如今自己父母双亡，冒辟疆离我而去，真真是沦落成了孤家寡人一般。想到此处，又是一阵阵的悲切，扑在双亲的坟头上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旁边的司墨跟杨三连忙劝解，我才慢慢止住哀声，被两个女童搀扶着，回到了冒辟疆的书斋。

如今，我不愿再住在这里，因为这里已经不再是我的停留之所。人心的变化真的很奇妙，曾经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里幽静典雅，像极了书中说的“世外桃源”，而如今再看，却是四壁冰冷，身在其中顿觉阵阵气短。操办完了丧事，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变得萎靡不堪，加之连日来并未好好地吃上一顿饭，整日里哀愁不断，伤心伤神。我坐在铜镜前看着自己的样子，连脸都清瘦了好多，人也显得十分憔悴，这样的面容，可如何去见小宛妹妹？

杨三毕竟也是在风月场所差事的人，说话办事十分懂得如何拿捏分寸。他见我一脸的疲态，连精神都是恍恍惚惚，便对我说道：

“陈姑娘不妨先在这书斋中歇息几日，我去为姑娘采买些补药食材之类的，等姑娘身子缓和了，咱们再奔秦淮不迟。小的临出门的时候白掌柜交代过，千万不可薄待了姑娘才是。我看姑娘只是精神委顿，休养几天一定能够恢复如常。”

我听罢摇了摇头，虽然我现在十分疲累，但是却不愿再在这书斋中多

呆半个时辰，这里到处都充满了我和冒辟疆的点滴回忆，待在这里，就算是给我吃千年的人参也是枉然。于是，我起身，对着杨三做了个万福，说道：

“有劳杨先生挂心，我身子无碍，不愿再多耽搁了。白掌柜那边帮了我如此大的一个忙，小女子已是感激不尽。我如今只想尽快离开这伤心地，就算是舟车劳顿，也好过在此处神伤要好。”

杨三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但没有回答什么。接着，我又指了指桌子上搁着的那半封银两说道：

“那些银两，可否先暂借小女子一用，他日定当原数奉还。”

杨三赶紧回答：“姑娘拿去用便是，这是白掌柜送予姑娘买胭脂水粉，何来奉还二字。”

我走到桌边，拿起那半封银子，将司墨唤了过来。我把那银两交给了司墨，对他说道：

“近日来跟着我跑前跑后，真是麻烦你了。你们公子的苦衷我不是不明白，只是心中怨恨命运不公罢了，你们公子离开这里的时候特意将你留下来照看我的起居，也算是对我仁至义尽。如今我便要离开苏州城去那秦淮之地谋生，你虽年纪不大，但一定也明白我此行的目的所在。今后，我便与你们公子恩断义绝，不会再有任何瓜葛。我也不会再踏入这影梅庵半步。这银钱，我便借花献佛转赠于你，以表感激之意。”

司墨还是个孩子，听了我的话，居然拉着我的衣袖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不知道他的哭究竟是舍不得这位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姐姐，还是在哀叹我今后永无宁静的人生。他这一哭，我也再忍耐不住，将他瘦小的身体搂在怀里，泪水如潮水般汹涌流出。

我叫杨三帮着找好了马车，又叮嘱司墨一定要将银钱藏好，平时只可露些散碎银子，便打发他回如皋老家投奔冒辟疆去了。送走了司墨，我一刻也不停留，简单收拾了一个小包裹，就跟着杨三登上了去往秦淮的渡船。

秦淮河畔有一条被称为“旧院”的街市，那里秦楼楚馆林立，处处都是一派绿门红窗、脂香粉气、芙蓉绡帐、热闹非常的景象。这里茶楼挨

着赌场，戏棚接着酒坊，管弦丝竹，莺歌燕舞，这里是珠光宝气的声色之地，也是汇聚着无数欲望的市井场所。秦淮旧院相当知名的两大妓院便坐落于此，那便是春香阁与天香阁，董小宛所在的是天香阁。我在路上听杨三说起，这里是江南美人的聚集之地，也难怪王公贵胄都抢着往这里扎堆儿。

我们弃舟登陆，杨三给了码头上一个小工一些散碎银子，叫他速去春香阁送个信。那小工看到银钱两眼放光，撒腿如飞，只闪了几下便消失在了人群中。杨三把我领到临江的一个茶舍中坐等，顺便用些茶点。不大会儿的工夫，便有四个轿夫抬着一乘软轿急匆匆地赶来。杨三走过去跟他们打过招呼，便又回到茶舍请我。我坐进小轿，被那四个轿夫抬着，往春香阁去。一路上，轿子都在有节奏地上下颤动，旅途劳顿，我在里面坐着极是困乏，有几次甚至要睡将过去。

隔了半晌，轿子才算落地。杨三帮我挑起轿帘，我走下小轿抬头一看，只见眼前是两栋结构基本相同的木质建筑，毗邻而建，各有两层。这两栋木质小楼虽然并不庞大宏伟，但是从栏杆到瓦片，从石阶到木门，细看去却是说不尽的精致华丽。门口的人看见杨三回来了，又看了看身后的我，赶紧进去报信。紧接着，一个年约四旬的中年女人快步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一个身着翠衫的年轻姑娘。

那中年女人身长中等，体态丰腴，皮肤白净，虽然上了点年纪，但是云鬓斜倚，满脸都是说不尽的风韵。她身后跟着的那个翠衫姑娘，我只看了一眼便认了出来，正是董小宛！我有多久没有这种姐妹重逢的感觉了？一时间激动不已，泪水使劲儿在眼眶里打转，我勉强止住。那中年妇人抢先一步来到我近前，说：

“陈姑娘一路辛苦了！早就听闻苏州城昆山名伶陈圆圆不仅唱腔婉转，样貌更是出类拔萃，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我已猜出她应该就是杨三口中提到的春香阁鸨娘白双喜，便连忙颔首万福，说：“白掌柜一向可好？这次圆圆有难，多亏了白掌柜出手相助，不然圆圆走投无路，只有一死了之。”

白双喜见状，赶紧把我搀扶起来说道：

“哪儿的话，姑娘太见外了。那日小宛带着个半大小子，急匆匆地来找我，我方知是圆圆姑娘落难，这个忙我是一定要帮的。”

我又看向旁边的小宛，她已经泪眼婆娑，我见她哭，再也忍不住打转的泪水，紧紧握住她的手。

“宛妹妹可好？我们姐妹重逢，我真是高兴！”

小宛泪如雨下。

“几日不见，姐姐怎么如此憔悴？姐姐一直受苦，为何不来寻我？”

我俩抱着哭成了一团，白双喜见状赶紧过来劝解。

“行啦行啦，二位美人也别在这儿哭诉了，梨花带雨的，一会儿招来太多的看客，这路可就没法儿走了。赶紧随我到后面去，咱们再细细攀谈。”

说着，点手从店里又唤来了一个姑娘，一身的丫鬟打扮，粉面桃腮，年纪在十六七岁左右。白双喜把她拉到近前对我说道：

“这丫头叫兰香，以后就是专门伺候你的，若是缺什么短什么，就尽管告诉她。”

我连忙施礼，说：“多谢白掌柜。”

那白双喜哈哈一笑，说道：“姑娘今后就叫我妈妈吧！”

这春香阁前面是宴客厅，后面是一个小花园，虽然占地不大，却是鱼池假山一应俱全。院子里摆放着许多花盆，由于天气冷，都没有开花，想必夏日之时，这里定是一处姹紫嫣红的所在。我的房间在二楼，听董小宛说，这里是为名妓特别准备的，每一套住所都包含卧室与会客厅两个部分，装潢也是极尽奢华之能事。

我们三人屋中落座，白双喜打发兰香去备茶，然后准备为我沐浴更衣。安排好了之后，白双喜复又问我：

“圆圆啊，丧礼办得如何？可还满意？”

我连忙点头，说：“杨先生是能干之人，事事都替圆圆想好了，丧礼办得很顺利。”

两厢又扯了几句闲话，白双喜便说，留下我们俩叙旧，自己起身去前面招呼客人了。

等闲杂人等都离去了，董小宛才急切地说道：

“姐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姐姐与冒公子好好的，干吗要入小宛这行当？”

我对董小宛说道：“好妹妹，这次幸亏有你相助，姐姐当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接着，我便把与小宛分开后的种种遭遇讲说了一遍，小宛听罢，也是唏嘘不已，劝说我道：“也罢，既然来都来了，也只得随遇而安。姐姐如今走投无路，不得已入了南曲，但好在我们姐妹还在一处，今后互相扶持也便罢了。”

我点点头，只是神情依旧十分颓然。董小宛见我的样子，知我心中仍对冒辟疆的事情耿耿于怀，却也不知如何相劝，只是仿佛自言自语一般说道：

“姐姐毕竟与冒公子有过一段美好回忆，这也是妹妹一直在寻找的，哪怕只是一瞬间的璀璨，飞蛾扑火，妹妹也会在所不惜。”

她语气郑重，我忍不住去看她的眼睛。此时，董小宛正望着院中的一棵枯木，神情迷离却笃定。

第三节　长走河边终落水，流氓混混找麻烦

兰香推门走了进来，她已经备好了茶，我亲自帮小宛斟茶，兰香这次沏的是当年的西湖龙井。只见那碗中的茶叶扁平且光滑直挺，每一根都闪耀着嫩绿色的光润，阵阵茶香盈满整个房间，味道清新而高远。用淡青色的琉璃杯盛了，浅浅的橙黄色液体被衬托得格外润泽欲滴。我端起斟好的茶，双手递给了小宛，对她说道：

“莫怪姐姐啰唆，这一次的事情真是多亏了有宛妹妹相助，不然我都不知道会沦落到何种境地。这便以茶代酒，谢过宛妹妹。”

董小宛见我颜色真诚，颇受感动，也就没有推辞，双手接了过去。我也给自己斟了一盏，双手端起与她轻轻磕了一下，便一口饮下。

又对坐了半晌，我们闲聊了一些别后的经历，兰香那边预备好了沐浴的热汤，董小宛便起身告辞，让我沐浴更衣，然后早些休息，她明日得闲还会再来看我。我执意相送，董小宛笑道：

“你我毗邻，只是几步路而已，屋外寒冷，姐姐还是早些歇着吧，我这便回去了。眼看着年关将至，我们姐妹还可以一起过个团圆年呢。”

说罢，她便转身走了。我站在花园当中，一直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角门那边，才回转屋内。

兰香准备的洗澡水温度恰到好处，这寒冷的日子里能够整个身体都浸在热水里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我初来乍到，原本心中还有些寂寥，如今身体的温度升高，好多烦恼似乎都随着蒸腾的热气消散开了。我靠着浴桶的边缘，无聊地拨弄着漂在水面上的合欢花瓣，眼睛被雾气迷住，竟然开始有些犯困。兰香看到我的样子，不禁笑道：

“姑娘舟车劳顿，许是乏了，我来给姑娘擦擦背解解乏，然后再泡上一会儿就行了。这汤里加了补气的草药，泡久了怕是容易上火。”

我点点头，便挪了挪身子让兰香帮我擦背。一番折腾，我换上了锦缎做的新寝衣，由兰香搀扶着进了内室。我躺在柔软宽大的拔步床上，望着上面的顶盖发呆。楠木垂花柱拔步床，挂檐以及横眉上面都镂刻着透雕，前门围栏跟周围的挡板上也都雕着花纹，仔细看，有凤凰、牡丹、还有卷叶等吉祥之物，雕刻刀法圆熟，工艺高超，全不似普通人家的那些粗陋刻法。

我躺在如此豪华的大床上，身上盖着绣满合欢花的锦被，那被褥都是全新的，盖在身上就会闻到一种棉被特有的味道，感觉很温暖，而脸贴到被子上，却还是凉凉的。我的南曲歌妓生活便要如此开始了？一想到这张床以后有可能会睡着一生也许只见一次面的陌生男人，我的内心便又是一阵阵地绞痛。此前在苏州的时候，我被纷至沓来的琐事纠缠得无法喘息，只一瞬便做出了“入南曲”的决定，我当时害怕自己会后悔，便没有给自己留丝毫余地地差司墨前来寻董小宛帮忙。而之后为父亲办丧礼，也没有闲暇去想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反而开始从内心生出了一种恐惧。

这是一个温柔华丽却无比晦暗的陷阱，我懂得我今后的命运将不再握于自己的掌心，这里看似亭台楼阁、富丽华美，却恰恰是一个无形的牢笼，困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自己的自由，他们只是一个物件，一个供男人们行乐的玩具。唯一可以拯救自己的办法便是“脱籍”，也便是民间所言的“从良”。可如果“脱籍”容易，路边就不会有那么多因为年老色衰而在街边冻饿而死的乞丐婆子了。就算是现在有富家公子愿意为我赎身，现在的我还能相信他说的那些话吗？

这些问题，在我做决定的那个夜晚我一个都没有思索过。我以为我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事实了，但实际上，这一切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和顺。

春香阁的白双喜是个精明的女人，她见我神情憔悴不堪，加之父亲

也刚刚去世不久，便给我准了几天的假期，说要我把气色调养好了再说，现在这个样子，对客人也是不敬。我连忙点头称谢，即使只是几日的假，心中仍是感到庆幸得不得了。白双喜在我身上也下了本钱，绫罗绸缎、簪环首饰选购了一大堆，还专门找大夫帮我开了调养气色的中药，叮嘱兰香一定要看着我每日服下才行。我受着这些恩惠，心中也笑不出来，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十分清楚，白双喜在我身上下多大的本钱，她自会在以后加倍收回。

但事实既已如此，我也只得重新振作起来。就如董小宛所说，事已至此，随遇而安便是。好在我们姐妹相距不远，也不算是孤身一人，心中多少还有些慰藉。几日的安乐很快就过去了，我年轻，身体也健康，服了大夫的调理汤药，很快气色就恢复如初。而这也意味着，我“南曲歌妓”的职业要正式开始了。

那日清晨，我起得很早，叫兰香帮我梳洗打扮。我选了一件大红色、领口镶着白色兽毛的短袄，内衬一件月白色的坠地长裙，那长裙的下摆娟秀着艳丽的红梅，红白分明，十分抢眼。兰香帮我将头发梳成随云髻，慵懒却不失随性，与这一身衣裙格外相配。收拾停当之后，兰香站在对面仔细打量了一番，不禁叹道：

“姑娘本就貌若天人，如今衬上这红白衣裙更是艳光四射，就算是咱们这秦淮河畔几位当红的姑娘加起来，也不见得能抵得过姑娘的美貌！这若是叫外面的宾客看了，不知道还会不会记得眨眼呢！”

我心中感到无比紧张，但是对着兰香也无法言说，只能淡淡一笑，对她说了句“走吧”，便由她搀扶着，出了屋子大门。

我的“卖笑”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尽管这几天我已经在心中反复导演了无数次欢场上的情景，但真正面对那些陌生男人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不习惯，有时候甚至是无法忍耐。他们看我的眼神叫我觉得浑身都不舒服，那种目光在我看来似乎是一把利剑，先是一层层地划开的我衣服，却还是停不下来地要去划开我的肌肤。

我原本不胜饮酒，可这欢场之中的客人都是来寻欢作乐的，又怎么会在乎这些？他们举着酒杯，我也只得强颜欢笑地接过。脑海中不小心又想起那日泛舟之时，冒辟疆对小宛说我不胜饮酒的事情，便突然赌气一般狠狠地将一杯酒全都灌下了肚。浓烈的辛辣灼烧着我的喉咙，而此时，身边却再也没有人对我说“圆圆，莫要再饮了”，只有那些醉醺醺的客人一边拍手一边赞道“圆圆姑娘真好酒量”，然后再哈哈大笑一番继续推杯换盏。

这样的日子大概只持续了三天。

第四天的清早，我很早就醒了过来，兰香见我一直没唤她进来，还以为我在睡。结果直到日上三竿，我还没有动静，她只得小心翼翼地进来看。我穿着寝衣，头发蓬乱，目光呆滞，一脸的泪痕。窗子被我打开，我衣衫单薄地坐在冷风里，外面的阳光耀眼生花，我就那样一动不动地沐浴在阳光里，看着风吹动窗台上的尘埃，在明媚的光线中舞蹈般游走。

兰香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连忙跑过来问我是怎的了。我不回答，也不看她，还是跟刚才一样盯着虚空。兰香吓坏了，摇着我的肩膀，见我还是不理，便转身跑了出去。不大会儿工夫，兰香引着白双喜从外面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白双喜见了我这个样子，也先是吓了一跳，但是神情很快又淡定了下来，好像已经猜到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她吩咐兰香先把窗子关好，屋子里冷飕飕的仔细着凉，又跟兰香一起把我搀扶到了床上，她给我裹上了棉被，就把兰香打发出去了。

我对她们的行为丝毫没有反抗，只是犹如提线木偶一般任由她们摆布。今天早上，我从梦中惊醒，我梦到自己年老色衰，最后在路边冻饿而死。我的心中生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我以后的一生，无论是十天、十年，还是几十年，我每天都要过着这样的生活，强颜欢笑、饮酒作乐，还要装出很欢喜的样子与不认识的男人打情骂俏，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陌生人也许还会爬到我的床上，爬到我的被子里！我的人生永远都要重复这样的生活，就像是一个诅咒，无论如何都解不开的诅咒。这叫我觉得，就算是死，都好过这样被摧残与折磨。

白双喜看着我的样子，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说道：

“圆圆，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唉，咱们都是女人家，这种事情就算不说，也都是挂在脸上的。你如今这副样子，与妈妈我当年竟然一般无二。要不怎么说，我们娘儿俩有缘呢。”

我没有出声，也没有看向白双喜，但是泪水还是又一次流了下来。白双喜掏出绢帕帮我拭泪，又继续说道：

“可是，你既然已经选了这条路，就只能咬着牙走下去。试问有哪个清白的姑娘家愿做这种营生？还不是因为生活所迫。你去看看，这行当里有几个是父母双全、家宅和睦的。妈妈知道你心里的苦，可是你也该知道知道妈妈心里的苦。这么大个买卖，都是我一个女人家撑着，上上下下养活这么多人呢，也是不易。你也是女人，一定可以理解。我如今在你的身上下了大笔银钱，包括此前你父亲的丧葬事宜，你是知书达礼的姑娘，这些道理自不用我来教你。况且我们还有卖身契约在前，你为妈妈、为春香阁尽一份心也是应该的。”

白双喜顿了顿，见我还是一言不发，便只得使出杀手锏来。

“圆圆，我这开门做生意，每一天的流水都少不了花销，如果你一直这样消极，那我也只能对不起你了。哪日我若狠心将你卖到那北曲，你便知道妈妈我待你不薄。北曲那边的姑娘，相貌不如你十分之一的，每日都要接待至少二十个客人，更何况是你这样的美貌佳人。那样的地方，称为人间炼狱应该也不为过。你得机会去北曲那边看看，那边的姑娘哪个不是少年老态，皮肤暗得擦了脂粉都遮不住，还不都是叫那些男人给榨的。圆圆你这样的花容月貌，我自是不忍，不过，妈妈我也得生活不是……”

还不等白双喜说完，我早已忍耐不住，扑到床铺上号啕大哭。白双喜知道自己的劝说起了作用，也不多言，只是一边用手轻轻拍打我的后背以示安慰，一边喃喃自语道：“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

那次之后，我的生活又回到了那个受到诅咒的循环之中。不过白双喜的一番话确实令我有些动容，南曲歌妓的主要营生是陪客人饮酒，抑或

是弹唱一曲以助酒兴。要是运气好，碰到风雅之客还能与之吟诗作赋、挥毫泼墨。再要是要求过分一些的客人也只是打情骂俏，趁着酒力揩油，绝对不会轻易留下过夜。如果有客人提出要过夜，那也得付得起鸨娘开出的高昂价格才行。我如今走投无路，也只能选择顺从命运的安排。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已经快到除夕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卖笑”的生活，也许这并不能算作是习惯，只能说是麻木而已。董小宛曾派她的丫头阿香来送信，说过几日想会我一同去赶天齐庙会敬香，我正自心中烦闷，便马上答应了下来。

那一日，我们起了个大早，各自乘着小轿往天齐庙而去。到了那一看，街市上、庙门前早就已经挤满了人，因为是初一，烧香朝拜的人络绎不绝。四周嘈杂声响成一片，叫卖的，打把式卖艺的，加之僧侣们诵经的声音，以及伴奏的钟磬之声，都一股脑儿地涌到了耳朵里。我好久没来过这么热闹的场面了，竟觉得有些莫名的兴奋，好像又回到了孩童时期一般。我跟董小宛手挽着手，由丫鬟护着，穿行在拥挤的人潮当中。好不容易才挤到了寺庙的内殿佛像前，我们俩点燃了香，分别在蒲团上跪倒，双手合十，双目紧闭，虔诚祈祷。我思索了半天，却不知道要对佛祖祈求些什么。如今我已经不用再为吃穿发愁，却反而觉得自己就像是一片断了梗的浮萍、离了枝的花瓣，就那样随波逐流，不知何处才是归处。想到这里，又是禁不住一阵唏嘘。

大殿里许多香客都在等着参拜，我也只好祈祷了一下自己身体康健，就匆匆地起身，插上香，拉着董小宛往殿外走去。

“哟呵，莫非这是春香阁的陈圆圆姑娘？”

我心中一惊，抬头一看，只见几个一脸赖相的青年站在我们跟前。我在春香阁虽然时日不长，但见的人很多，是不是无赖混混，我一眼便能瞧个真切，于是便不理他们，拉着小宛打算绕过去离开。谁知他们打头的青年伸手拦住了我们的去路，说道：

“别急着走啊！我曾经也是圆圆姑娘的座上客，佳人美貌可敌秦淮，

今日相见，还真是有缘！”

说罢，他又探头看了看站在我身后的董小宛。

“呵，今儿哥儿几个可真是艳遇！居然同时碰到陈圆圆与董小宛两位美人！你们二位的门槛儿可都不低，今天就算是便宜兄弟们吧，怎么样？咱们找个地方喝两杯如何？”

说着，那贼手便要伸将过来，我怒火中烧，将小宛紧紧挡在身后，一下子狠拍在了那只贼手上，只听“啪”的一声脆响，那赖相青年的手背便被我拍出了一片红痕。那青年一愣，随即又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说道：

“小娘子好大的手劲儿。”

这次居然整个身体都要欺上来，伸出双臂似要抱我，我正不知如何应对，那泼皮的胳膊突然就被一只有力的大手给捉住了。泼皮心中不悦，忙扭过去头看，只见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年轻男子正站在他的面前。这男子剑眉虎目，双眼炯炯有神，一身武夫打扮干净利落，浑身都散发出英姿勃发的气势。我觉得此人并不简单，但是又瞧不出他的身份。那泼皮被捉住了胳膊，心中十分不悦，对那男子说道：

“老子跟这位小姐说话，与你何干，还不赶紧放开，别惹得爷不爽，有你好受的！”

说着，他还冲自己身后的另外几个泼皮递了个眼色，那几个无赖会意，都一副叫嚣的样子，轻蔑地看着那男子挑衅。谁知那年轻男子并不畏惧，只是对那为首的泼皮说道：

“你若不再惹这二位姑娘的麻烦，我便放你。”

说着，手上力道似乎有所加紧。只见那泼皮的表情越来越难看，最后近乎扭曲了起来，而那个年轻男子手上发力，表情却极是轻松自然，不出一会儿，那泼皮只好告饶。年轻男子也不纠缠，松开了手，几个无赖见惹不起眼前这位，只得悻悻离开。年轻男子见他们离去，冲着我跟小宛抱拳道：

“二位姑娘没事吧？”

我跟小宛连忙俯身施礼道谢。

“承蒙壮士搭救，真是多谢了！”

那年轻人一笑，说道：“无妨，这里人多，二位姑娘速回吧。在下这便告辞了！”

说完又对我们拱了拱手，转身离去。我望着他的背影，一时间有些怅然若失，心中似乎被什么东西揪住，又想不通是个什么原因，只能一直目送他远去。

第四节　皇亲国戚游江南，三千纹银赎圆圆

前阵子白双喜对我所言的那些话，且不论是威逼利诱，还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至少她有一点说对了，我既然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就没有退路可以选择。在苏州的时候，我曾经在梨花苑戏班子唱过很长一段时间昆山戏，其间从龙套到台柱，也曾扮演过许多角色，都能驾驭得轻车熟路。如今，心中的郁结既已解开，自然也能够“扮演”得了这歌妓的角色。我把每日面对客人的表现当成是一种戏台上的表演，如此想来，反而能够获得内心中暂时的解脱。

逐渐地，我找到了一些窍门，针对客人身份的不同，我需要施展出不一样的手段去迎合。如果是市井土豪，便对坐欢饮。如果是文人雅士，便笔墨相约。每次见到新的客人，我都会尽力观察，竭力揣测其大致身份与爱好，曾经研习的琴棋书画如今居然全都派上了用场。风月场所，所谓的“投缘”原本就是昙花一现，只是单方面的“投其所好”罢了。不过，一想到这些只是赚取生活成本的一种手段，我的心中也不会产生太多的顾虑与愤懑。

我的客人越来越多，成了这春香阁最红的姑娘，白双喜的钱袋子也因为这个缘故越来越鼓，看着她整天都是一脸的眉开眼笑，我也不知道自己心里作何想法。她现在待我极为客气，就连讲话都带着三分忍让，全不似曾经吓唬我说要将我卖入北曲那般诡谲，有时候甚至叫我觉得有些受宠若惊，用兰香的话说，“白妈妈现在恨不得打个搁板把姑娘供起来拜”。我心中清楚，我如今已成了她手中最大的一棵摇钱树，这也是我相对自主生活的一个重要筹码。慢慢地，我开始挑选客人，如果是我不喜欢的粗鄙类

型，便严辞拒绝。白双喜心中很是不甘，无奈要仗着我来养她，也只能忍气吞声地去跟客人开出诸般理由搪塞一番。

就连偶尔见面小聚的董小宛也曾对我说："如今在这秦淮河畔，哪家的公子哥还能不知道圆姐姐你的艳名？仅那苏杭之地慕名而来的就有多少。如今妹妹我的身价，早已比不上姐姐了。"

我听罢，也只得摇头苦笑。就算是再受欢迎，也都是用钱买来的笑，真心的又有多少？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了那次在天齐庙上香之时遇到的武生青年，如果我也有那般身手，又怎会一直命如浮萍？要怪，便只怪自己生了个女儿身吧。

眨眼已到初春，正是春暖花开、莺歌燕舞的好时节。因为前一晚陪着一位盐商客人饮酒，我起得比平时要晚，此刻正坐在梳妆镜前叫兰香帮我梳头，白双喜便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我看她一脸的喜色，心中便猜到个八九不离十，于是问道：

"妈妈一大早就这样急，是有什么好事忙着知会我吗？"

白双喜也不客气，自己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我旁边说道：

"圆圆呐，要不怎么说你冰雪聪明呢，什么事情也瞒不住你。就在刚才，有衙门的人来过了。"

我听罢，微微蹙了蹙眉。

"我们这地方，不早已是官准么？他们是来作甚？"

白双喜赶忙解释道："不是来查的，是顺天府的田大人来南京巡访的。"

我诧异道："田大人？哪位田大人？"

"嗨，就是当今万岁爷的国丈田畹田大人啊，他的女儿就是如今万岁爷最宠幸的田妃。"

我听完不禁心下沉吟，那国丈爷田畹，不就是苏州城恶少罗万祥的舅舅么？怎么转了一圈，总是与他们家的人脱不了干系？我心中开始觉得有些不耐烦起来，便随口接道：

"那又怎样？他来巡访，与我们何干？"

白双喜听罢，一副受惊的表情说道：

“我的小姑奶奶，可莫要胡言，人家可是皇亲国戚。如今田大人前来巡访，也是沿途听到了不少你的艳名，于是慕名而来寻你。”

我本不愿与那罗万祥的舅舅对坐饮酒，但是也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去拒绝，只能勉为其难地应了。白双喜见我点头同意，心里的大石头算是落了地，压低声音对我说道：

“我听说，那田大人年岁可不小了，量也不能如何，你便陪他饮饮酒，再唱上几段儿，咱们还愁他不肯出大笔的银子么。”

我没有说话，白双喜也并没有期待我的回应，说罢便自顾自地起身，兴高采烈地出去了。

当天晚些时候，那个田畹田大人便来到了春香阁。我早已整装完毕，由兰香搀扶着到前面去迎接。虽然田畹身为国丈，但国丈逛妓院总不是什么好听的说辞，因此行事十分低调。只见他身着绣满团花的对襟员外氅，身后跟着一个干瘦的中年男子，作师爷打扮，还有四个保镖模样的壮汉围在身侧，虽说没有国丈出行那般排场，但是在普通百姓中也是极为扎眼的。

田畹一走进来，白双喜就连忙迎了上去，屈身施礼。

“真是贵客驾到，快往里请！”

说完，白双喜还往身后招呼道：“圆圆！还不出来见客！”

我其实早已等在那里，听见白双喜的招呼，便赶忙走了过去，对着田畹颔首万福。

“田老爷驾到有失远迎，还望老爷多多担待才是。”

我说完便垂首站立等着那厢回话。谁知，对面的田畹居然一言不发。我心中起异，偷偷地向他脸上扫了一眼，发现田畹此刻正瞪着双眼，呆若木鸡一般盯着我的脸看。只见他一脸皱纹，眼角都已经垂了下来，头发花白，看年纪至少也有六旬有余，心下不禁有些厌恶，忍不住皱了皱眉。可那田畹还是兀自在那里发呆，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站在一旁的白双喜见状，赶紧过来打圆场。

“老爷一路过来也乏了，快到房中坐着歇息歇息，顺便也叫圆圆烫壶酒暖暖身子。”

田畹这才回过神来，面色有些尴尬，附和道：

“白掌柜所言极是，我们这便去里边相谈。”

言罢，一双贼眼却还是忍不住在我脸上身上扫来扫去。我强忍住心性，道了声“请”字，便将他们一行人引到了后园。

田畹将随行的人都打发在园中等候，只留下那个干瘦的师爷随行，进了我所居住的小套房。我吩咐兰香前去预备酒菜，房中只剩下了我们三人。我给田畹斟茶，道：

“这是小女子刚刚烹好的碧螺春，不知合不合国丈大人的口味。”

田畹接过茶，呷了一口说道：

“甘甜清冽，香气扑鼻，恰如烹茶之人。”

我没有多言，又为他斟了一些。见我没回话，那边那个干瘦的师爷赶紧打圆场。那师爷名叫梁厚，看年纪不到五十岁，相貌普通，给人的感觉却无比精明，只听梁师爷说道：

“我家国丈爷打从顺天府过来的一路上，听了许多圆圆姑娘的芳名。今日有幸得见，是由衷地赞叹姑娘的美貌果然名不虚传。”

我浅浅一笑。

“蒙国丈爷抬爱。”

田畹这时也回过神来。

“圆圆姑娘美貌秦淮无双，自是担得起的。刚刚在前厅，我听你称我田老爷，如今怎么又改口了？”

我答道：“国丈爷身着便装，几位随身侍卫也是便装，可见此行极是低调。小女子又怎敢无礼，坏了国丈爷的大事。”

田畹听罢哈哈大笑。

“姑娘如此冰雪聪慧，又美貌无双，当真是个可人儿。”

梁师爷接道：“国丈爷素闻圆圆姑娘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是秦淮河畔

的才女。”

说着，他便轻摇纸扇在房间里环顾了一圈，一眼瞧见了墙上的一幅喜鹊登枝图。他凑过去看了看，见那落款写着“畹芬”二字。

“这幅喜鹊登枝图，莫不是出自圆圆姑娘之手？”

田畹此时也站起身走过去看，我点了点头，说：

“正是小女子的拙作，信手涂鸦之笔，登不得大雅之堂，只是闲暇之时打发时间罢了。”

梁师爷复又仔细看了看，点头说道：

“不错！姑娘的画作虽华美不足，却清新有余，笔法也十分细腻，颜色把握得恰到好处，不失为佳作啊！”

还未等我回话，一旁的田畹转过身来对我说道：“如今，有个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的良机，姑娘可愿意把握？”

我心下一坠，不知田畹此言作何解意，一时不知该如何答对，又不敢出言得罪。恰好此时兰香进屋布菜，我便借机顾左右而言他。

“小女子心思愚钝，可经不起玩笑。一届草民，也只是卖艺维持个生活。国丈爷一路劳顿也乏了，如今酒菜已经备下，让小女子给二位弹唱一曲以助酒兴。”

田畹与梁师爷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也不再多言，顺势一同坐到了桌边。此时酒菜皆已备齐，三人对坐饮酒，也没有人再提起那“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事情。只是我心中隐隐有些不安，总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简单。

我以为田畹会磨蹭到很晚才走，谁知只是坐了一个时辰，他就带着师爷和侍卫离开了。我吩咐兰香把屋中的狼藉收拾一下，自己则在后院的小花园中散步。刚走了不一会儿，兰香便急匆匆地跑出来找我，说是白双喜寻我有重要的事情相商。

我心中想起刚刚田畹所言的哑谜，便也猜到个七八分，于是跟着兰香回到了屋内。白双喜正坐在屋中垂泪，我狐疑，连忙问道：

“妈妈这是怎的了？好好的为何落泪？”

白双喜见我进来，抹了抹眼泪说道：“圆圆啊，如今你就要一步登天了。只是妈妈我如何舍得？”

我莫名其妙，只能继续问道：“什么一步登天？此话怎讲？”

白双喜抽泣了几下，说道：

“今日田畹前来就是为的这件事。他这次从顺天府下江南，就是帮当今万岁寻找才貌双全的民间女子，接进皇宫为万岁爷解闷儿。这一路寻来，听到的净是你的名字。方才他们扔下三千两纹银，不日便要将你接到顺天府了！”

第五节　圣上无心思情事，宫中三月空度日

我不清楚老天爷是不是在跟我开一个很大的玩笑。我还不到二十岁的年纪，有时候却恍惚间觉得，我的生命已经走过了一段十分漫长的路。我自小漂泊，居无定所，我一直向往能够在一个地方安静地生活，不被打扰，但如今看来，实在是妄想。

当年错看了冒辟疆，虽然脱离了戏班却终究被他抛弃。如若不是一时间各种困境接踵而至，我也不至于在秦淮旧院入南曲，本以为只要努力迎合便可以一直过着那种衣食无忧的日子，结果却因为名气太大惹祸上身。田畹要将我敬献给当今万岁。

我在嘴角嗤笑了一下，我又不是个物件，怎么从来没人问问我的感受？况且千百年来，后宫佳丽三千，又有几个能得到皇帝的宠幸？就算有幸成为皇帝的妃嫔，也都是你争我斗，踏着别人的尸体攀上权位。剩下的那些女子，即使美貌如花、倾国倾城，也只能在那四四方方的牢笼中寂寞一生、孤独终老，白白将自己的青春年华虚度在没有尽头的等待中。人常道伴君如伴虎，睡在身边的男人是天下至尊，一个不小心也许就有性命之忧，这样的日子，除了担惊受怕又能有什么意思？

我坐在马车里，透过车窗看外面的景色，天空高远，漂浮的云朵也跟着马车一同向前缓慢移动着。只不过，在这偌大的紫禁城里，能看到的天空永远都只是四方形的。几经迂回，马车停在了一个小院的门口，有几名小太监立即围了过来，有的勒住马车，有的掀起车帘，还有一个赶紧搬来了下马凳。我探身出去，马上又有一个小太监伸出胳膊叫我扶着，头俯得很低，一副谦卑的样子。我被这个小太监引着，走进了那座小院。田畹与梁师爷早都已经站立在院中等候多时，见我来了，急忙迎上来。田畹说道：

“圆圆姑娘，这里是紫禁城，天子脚下，可不比从前在春香阁的时日，可要记得处处仔细。一会儿你进去，管事太监陈公公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我面无表情，听他说完，木讷地点了点头，随着那小太监进了屋子。事到如今，那田畹仍是一脸的不舍，还要对我叮嘱什么，却被梁师爷伸手阻拦，又对着他直摇头，才算作罢。我走进屋子，那里的光线有些昏暗，不过装饰却是极为富丽堂皇，对面的正位上坐着一位老太监，看年岁也应有七旬有余，正自正襟危坐，闭目养神。引着我进来的小太监走过去，在老太监耳边回禀了几句，老太监缓缓睁开眼睛看了看我，也是先怔了一下，继而立即恢复如常，挥挥手将小太监打发了出去。

屋子里只剩下了我跟那个老太监，他盯着我看，却不言语，我只得垂首站在那里。过了半晌，他才开口，声音有些雌雄莫辨。

“你，就是陈圆圆？”

我入宫之前曾被田畹告诫，如果不知道该行何礼的时候，就叩头便对了，于是赶忙双膝跪倒，答道：

“民女陈圆圆，出身鄙陋，不懂礼法，还望陈公公海涵。”

老太监点了点头，说道：

“还挺懂规矩，人样子也是不错，不过光是这样，是伺候不了皇上的。以后精明着点儿，这里可是皇宫，一步行差踏错便是掉脑袋的危险。”

我连忙称是，继续聆听老太监的教训。陈公公说话慢条斯理，这一说便说了一个时辰，我在砖地上跪得早已双腿发麻，又不敢擅自站起，只能强忍着。陈公公对我说的无非是繁琐的宫中规矩，等到他讲完，我的脚已经无法站立，只得唤进来两个小太监，将我架回了住处。

又过了数日，我才在陈公公的安排下得了皇帝的召见。我自是从未见过皇帝，心中也会有一些好奇，万人敬仰的天子会是一副什么样子？是高大威猛，还是威仪赫赫？可等真正见到了坐在龙椅上的男人，我又有些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那是一个有些瘦弱的普通男人，年纪大约刚过而立，既无清丽秀美的书生气，也非勇武过人的猛壮士，他面色苍白，眼神显得有些颓丧。陈公公跪倒叩头，道：

“启禀万岁，这女子便是前几日田国丈提及的陈圆圆，今日特来献与陛下一观。”

我听那太监说完，便不慌不忙地走上前，跪倒叩拜。

“民女陈圆圆，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崇祯道：“平身吧，抬起头来。”

我并没有起身，而是缓缓将头抬了起来，与这个一脸疲态的男人对视了一下，又赶忙低下头。只一瞬间，我注意到他目光一亮，先前的颓丧似乎消失了很多。

面圣之前，田畹曾派人给我送来了许多贵重材料制成的衣衫，还有若干件名贵首饰。可我却并不喜欢，那些沉重的华服裹在身上，就仿佛枷锁一般，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今日，我依旧穿着那件红色镶兽毛边儿的短襦，下衬月白色衣裙。脸上也只是略施粉黛，头发上更是连一个像样的簪花都没有别。崇祯看着我的样子，叹道：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如此简约，反而是最好的装扮。”

那日起，我便留在崇祯身边伺候他的饮食起居。而此时的我，已经感觉不到，这种生活我究竟是喜欢还是厌倦。我开始变得麻木，我明白自己的身份跟立场，是容不得自主选择的。为了活命，我只能在心中偷偷将他当做是我的座上客之一，按照往日的规矩，尽我所能投其所好。唯一与以往不同的，就是这位座上客夜里还会留宿在我身边。

“圆圆，你真美。”

我听过无数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们却只是爱着我的美貌。

“圆圆，你是如何来到朕的身边的？”

我无法言说，其实我只是想遇到一个一心一意待我的男人，可你，却是很多女人的丈夫。

“圆圆，你的嗓音竟如此婉转。”

却不知，我想永远只唱给一个人听，可这个人却总是遍寻不到。

我们整日都待在寝殿里，轻歌曼舞、饮酒取乐、夜夜笙歌，我来到崇祯身边的三日，他一次都没有去过早朝。偶尔会有小太监端着厚厚的一摞奏折来到寝殿，他也只是粗略地看一下，就丢在一边，继续畅饮寻欢，但是每一次看完奏折，他的眉头都会锁得更紧。我在来顺天府之前就早已听闻李自成起义的事情，而且北方的清兵也一直虎视眈眈，想要趁着李自成的内乱乘虚而入，内忧外患，想必崇祯也一定伤透了脑筋。他在我这里，也无非是想逃避混乱不堪的现实，但每一封奏折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前方战事早已不容乐观，只是他没办法说服自己重新回到前朝去面对这一切。

到了第四日，我清早起来，却发现崇祯并没有睡在我身旁。我坐起身，

看到他穿着刺绣着金龙的黄色寝衣，坐在窗前的椅子上，默默地望着外面的景致发呆。我连忙起身过去帮他披上一件衣服，问道：

“万岁今日醒得这么早，不再多睡一会儿了？”

他表情沉重，脸色阴郁，隔了半晌才回答我道：

“今日，朕要去早朝了，你替我更衣吧。”

我独自一人在寝殿中等着崇祯下早朝，这一等，便是三个月。

直到有一日，天刚擦黑，我招呼外面伺候的小太监掌上灯火，正在此时，忽听外面有太监宣道：

“万岁爷驾到！”

我赶忙起身来到殿门口，跪倒相迎。可崇祯在我身前站了一下，并没有叫我起身，只是“哼”了一声，甩了甩袖子就进了屋。我心中有些发慌，不知道自己又触到什么霉头，只好自己爬起来，跟随在他身后也进了屋子，满脸赔笑地说道：

“万岁爷日夜操劳，贱妾命人准备了一些补汤……”

还未等我说完，崇祯便怒气冲冲地对我吼道：

“红颜祸水！自你进宫之日起，朕已经被李自成连破数城！陕西总督汪乔年被乱党杀害，朕的将士都在前沿浴血奋战，你却还叫朕喝什么补汤！如此行事，叫朕如何与将士们同甘苦！”

我明了他心中所想，无非是想给自己这几日的虚度找个理由，可仍是觉得无比委屈。无奈他是君王，而我只是一介草民，只能忍下心性说道：

“万岁爷息怒……”

谁知崇祯见我还敢多言，更是怒不可遏。

“田畹为何会将你送入宫中？身为皇亲是何居心！美色乱性之事难道他不懂吗！来人呐！”

他冲外面大声招呼着，一个小太监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连忙跪倒在崇祯的脚边，等候吩咐。

“去把田畹给我宣来！让他把这不祥的女子接走！”

那小太监听罢，赶忙磕头，就匆匆地退了出去。崇祯复又转过身来，表情阴霾地盯着我说道：

“你走吧，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

第六节　无功而返归田府，自甘堕落梦浮生

入宫这三个月，我就像是在五里雾中，还没有完全接受自己成了皇帝的女人这件事，就又一次像货物一样被丢出了皇宫。那一日，受到崇祯传召的田畹来到了皇宫，他看到坐在地上一脸木然的我，神情并没有万分惶恐，反而像是松了一口气。在传召太监的口中，他已经了解了事情的大概，便悄无声息地挥挥手，两个太监走过来，把我架出了这个房间。我望了崇祯皇帝一眼，他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在房门关闭的一瞬间，田畹似乎在跟他说着什么，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我被径直送回田畹的府上，房间也已经提前安排好了。我被安置在一个小院子里，那里幽深僻静，院子里的树木在黑夜的映衬下显得晦暗沉沉，影影绰绰。我突然觉得自己就要被那抹黑暗吞噬掉，心中慌乱得不得了，但田畹的宅子穿房过户，犹如迷宫一般，单凭我一个人，又能逃到何处？我的心中一片冰冷，只能任由太监架扶着，泪水就像是无声的反抗，在我的脸上肆意流淌。

我被太监架扶到院落正中的屋子里，那是一间装饰得极为富丽堂皇的房间。屋子正中是一张雕刻着祥云的紫檀木大床，上面铺满了锦缎，枕头被褥都是由最好的苏绣师傅刺绣的百蝶穿花图。大床旁边是一盏铜质仙鹤香炉，里面正熏着香，轻烟袅袅而出，倒是给人一种幽静雅致的感觉。大床的另外一侧是一套梳妆台，立在那里的大铜镜呈圆形，被打磨得十分细致，光可鉴人。

我被安放在那张大床上，紧接着进来了两名侍女，她们说是奉了国丈爷的指派，来伺候我日常起居的。我心情很乱，不想同她们说话，便

说累了想要休息，把她们打发了出去。终于，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趴伏在木床上，床铺柔软又暖和，我闻着熏香的味道，眼泪又一次犹如排山之势流了出来。心中委屈，五味杂陈，我有一种预感，虽然我脱离了紫禁城那个四四方方的牢笼，但似乎只是从一个牢笼进入到另一个陷阱之中。

我心中胡思乱想，头脑也是昏昏沉沉，不一会儿，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几个时辰，或者只是不到一个时辰，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窗户外面还是黑沉沉的深夜，由于泪水的浸泡，我的视线有一些模糊，我爬起身揉了揉眼睛，这才看清，我的床边此刻还坐着一个人。

是田畹。

他穿着便装，坐在一张圈椅上，此刻正靠在椅子背上打着瞌睡。他睡得并不深沉，听到我这边起身的声音，便一下子醒转过来。田畹看着我，目光有些迷离，我禁不住往后缩了缩身体，只听他说道：

“万岁爷那边的事情，老夫已经解决了。你样貌倾国倾城，万岁并非厌恶你，只是国事令他心烦不已，才会迁怒于你，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听他语气平淡，便有一点放下心来。

“今日劳烦国丈爷了。既然万岁不再需要我留在宫里，那我明日便回转南京，这些日多谢国丈爷的照扶，小女子斗胆请求您明日能帮我安排车马。”

田畹静静地听我说完，隔了半晌，才接口道：

“你是我花了千两纹银买回来献给皇上的，如今皇上不需要，那老夫我留下便是。”

我有些恼火，为什么他们都要拿我当成一个物件？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好恶，却从来不问问我可曾愿意过这种生活。可对方是国丈皇亲，我又发作不得，那田畹虽然言语不逊，却没有任何举动，这令我稍感安心。我觉得事情也许还有一线转机，只得忍下心性道：

“国丈爷的那笔银子，待圆圆回了南京自会如数奉还。如果国丈爷仍

不满意，圆圆愿意倾尽所有，只求国丈能送我回到南京春香阁去。”

“哼。”

田畹轻嗤了一下，说：“春香阁再好，也是妓院。圆圆姑娘冰雪聪明，怎么就想不明白这一点？你留下，做我的爱姬，一辈子受用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岂不比当那人尽可夫的妓女要好上千万倍？老夫爱惜你的容貌，换做旁的女子，绝对不会费这般口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听他说“人尽可夫”，火气竟又一次蹿了上来。

“国丈爷，圆圆所入的只是旧院南曲，与那人尽可夫又有什么干系！就算是北曲的那些姐妹，也皆是生活所迫，若非如此，谁家的清白女儿会去做那种糟蹋自己身子的营生！国丈爷千金贵体，自是无法体量民间疾苦！”

我越说越是愤恼，感觉好似脸庞都跟着涨红了。我以为这一番话会激怒田畹，甚至会挨上他几巴掌，谁知他不但没恼，反而看着我哈哈大笑起来。

“圆圆啊，不愧是秦淮名妓，连气恼的样子都如此惹人怜爱，看来老夫没有选错你。之前老夫的外甥罗万祥还跟我要你的人，如今看来，我也只能叫那个浑小子死心了。”

说罢，田畹居然霍地一下子从圈椅上站起身，就势就要扑到我身上！我又惊又恼，羞愤难当，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他推到了一边。他年岁不小，但身体素质却是极好，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推开，而他似乎也并没有想要用蛮力制住我，任由我挣扎着从床上下来，赤着脚奔到门边。他没有追过来，只是坐在床铺上，看着我在那里惊慌失措。我用力地拉开大门，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原本应该是漆黑一片的小院，不知何时已经变得灯火通明，几十名家丁打扮的壮汉都举着灯盏，围着这间房子站立着，那严阵以待的架势，别说我一个弱女子，就算是一只苍蝇也很难飞得出去。

我有一点退缩，但是扭头看了看坐在床铺上的老田畹，不觉又把心一横。

“今日我便硬闯出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心意已决，我反而觉得胸中坦荡。谁知刚迈出去一只脚，从旁边传来了说话声，听声音很熟悉，我扭头一看，见是那个干瘦的梁师爷正站在廊下，看似已经等候了多时。

“圆圆姑娘且慢！”梁师爷说道。

我冷冷地看着他。

“不知师爷有何赐教？如果有事相商，请到南京春香阁去找我。”

“姑娘莫急！”梁师爷伸出一只胳膊，将我的去路拦住。我皱着眉，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只能暂时收住脚步听他说。

“圆圆姑娘这一步踏出来容易，收回去可难了。梁某如今好意相劝姑娘一句，望圆圆姑娘三思后行。”

“此话怎讲？”

“姑娘要是出了这个屋子，别说是回南京，就是活命都难！您看到外面的几位壮汉了吗，他们是跟随国丈爷多年的保镖。如今他们也看上了姑娘的花容月貌，已经央告国丈爷数次，希望能把你赏赐给他们，可国丈爷是怜香惜玉的人，自是不愿意姑娘受罪，但这多年的主仆情分也不可不顾及，唉，当真是为难啊！”

“你……”我气得浑身发抖。

梁师爷没有理我，继续说道：

“为了顾全大局，梁某便给国丈爷出了个主意。如果圆圆姑娘肯跟着国丈爷过日子，那手下的这些兄弟自然是没有任何怨言；若是姑娘执意不肯跟随国丈爷，那这里便归那些兄弟说了算，就以姑娘脚下的这道门槛为界。”

听罢梁师爷的话，我觉得自己的呼吸仿佛都结了冰，脚底踩着冰冷的地砖，寒气似乎一直侵袭到了头顶。刚才想要横下一条心往外冲的力量瞬间消失无踪，我又一次哭了起来，这一回，连抽泣的力气也无。我只是一个女子，为什么要把我逼到如此地步？

我别无选择，我没有自己的路可以走，我只能走别人为我安排好的路。

我转过身，重新掩上门，看着田畹志得意满的老脸，泪眼婆娑。他看我的样子，知道我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就范，便呵呵一笑，对我说道：

“我从来都不喜欢强迫别人，所以，这一次由你自己来选。过来，美人。”

说着，他对我伸出一只手。我一边流泪一边木讷地朝他走去，我眼前的黑暗越来越大，终于，我还是被那抹黑暗吞噬掉了，完完全全，发肤无存。

就这样，我成了田畹这个老头子的爱姬。我无比讨厌现在的生活，却没有能力去改变。这田宅究竟有多大，我完全不清楚，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又能逃到哪儿去？田畹每日都安排很多丫鬟仆妇来照看我的饮食起居，换句话说，我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迷恋我，但也只是迷恋我的美貌与年轻的身体。我曾经试图去接受他，但是每每想到他满是褶皱的皮肤与花白的头发，就忍不住从心底里生出一阵阵的厌恶。

如今的我，就好像是站在一个深渊旁边的悬崖上，那下面是深不见底的黑洞，只要稍不留神，便会滑落万丈深渊，落个尸骨无存。可是我环顾四周，没有一双能够拉住我脱离苦海的手。我的内心开始变得颓丧，如果现实只能如此，如果老天爷只愿把我的人生安排如此，那我还有什么可挣扎的？不如就这样堕落下去吧，一定比现在要轻松很多。

于是，我自甘堕落，开始迎合田畹这个老头子，不再像之前那样对他冷若冰霜。田畹以为我真的被他驯服，十分得意，用更多的华服珠宝来包裹我。我再不推辞，无论他送给我什么，我全都会接受。白日饮酒，夜晚纵乐，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我开始对田畹撒娇，与其余的爱妾争风吃醋，我开始遵从人最基本的需求而活着，对美食的执著，对财富的执著，对欲望的执著。

我背离自己的本性越远，心中的负罪感便会随之愈加强烈，我需要靠这种负罪感来告诉我，自己身为人本性还在身体中残存着。

我没有见过十八层地狱，而说到人间地狱，我眼前的生活大抵就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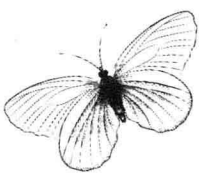




第四章

轻歌曼舞，锦瑟和鸣，柔肠百转冷天霜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第一节　月夜谯门吴三桂，临别赠字结情谊

我每日都在田畹身边陪伴他，每日都花天酒地地度过，我从内心厌恶着这个老男人，表面上却还是努力逢迎，我用这种自我矛盾之间的落差来寻找自己存活的真实感。田畹在我的身上挥金似土，从绫罗绸缎到珍珠宝石，无一不是上品，虽然我对这些器物根本毫无兴趣，但只要是他给我的，我便照单全收。

这种日子叫我逐渐感到，我离真正的自己已经越来越远了。我希望有一个人能够从眼下这种纸醉金迷的状态中唤醒我，我希望有人能够拯救我。我原本以为，在今后的人生里，我都将作为田畹美丽的囚徒，殊不知老天对我还是有几分眷顾。

那一日天还没亮，田畹便被宫中来的传话太监宣走了。他离开得极是匆忙，我正自睡眼蒙眬，只听到他窸窸窣窣的穿衣声，便问了一句：

“出了何事？”

田畹没有抬头，也不用人伺候，自行匆匆穿戴好对我说道：

“有些急事要进宫，你不必理会，尽管睡吧。”

然后，他便随着等候在外面的太监离去了。我见他不说，也懒得问，便自顾自地复又睡去。这一觉睡到大天亮，来伺候我的丫头见我起身，便端来温水帮我梳洗。我顺便问她关于田畹匆匆离去的事情，那丫头也不甚清楚，只是说好像听到他们提及贵妃有恙，万岁请国丈爷速速进宫，其余的便不知了。

田畹这一去便是半月有余，等到他回府的时候，我看他似乎又苍老了几分，一脸倦容，头发也变得更加干枯，像一堆风干的柴草。虽然我并不

喜欢他，但是看到他此刻的疲态，心中还是不禁生出一丝怜悯，便上前询问道：

“国丈爷去了这么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么？”

田畹抬头看了看我，半天没有说话。我看他双眼布满红丝，就走过去坐到他身侧。他拉住我的手，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死缠烂打地贴过来，而是低着头不住叹气。过了半晌，他才缓缓说道：

“圆圆啊，田贵妃病逝了，如今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当真是一场灾祸。”

我虽然并未见过那田贵妃，但是身边的人死去，总是叫人神伤。况且田贵妃是田畹的女儿，晚年丧女，也着实凄凉，心中不免也有些酸楚。我又听那田畹继续说道：

“如今我大明内忧外患，内有反贼李自成以下犯上，外有鞑子军虎视眈眈，形势着实不容乐观。加上田贵妃病逝，老夫我在朝野中再无靠山，日后不管哪一方攻陷了这顺天府，别说这荣华富贵，你我就连性命都无法保全啊圆圆！”

我神色黯然，最近一直住在京城里，关于李闯王起义与关外鞑子军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生在乱世的女子所要面对的困境，是生在太平盛世的女子无法体会的。那种整日里担惊受怕的日子并不是谁都明白，男人们或身在朝堂，或生于草莽，却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出一番大事业，殊不知在这无休止的战乱中，最先受害的并不是发动战乱的男人，反而是什么都没有参与的女人。想到这里，我喃喃说道：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圆圆宁求一死，也不愿面对那些强人。”

这话声音极轻，听上去更像是自言自语。田畹说道：

“你也不用太担心，我已经想到，有一个人可以救我。”

我见他欲言又止，似是想吊我的胃口，便只好故作好奇地问道：“那人是谁？”

“是宁远总兵吴三桂。这个人少年英雄、将门之才、文韬武略、骁勇善战，是当今万岁十分重视的一名武将。吴三桂如今在朝野可说是呼

风唤雨的人物，如果我能拉他过来当我们的靠山，那便不用担心以后的问题了。”

我听说过吴三桂这个名字，据说他是辽东总兵吴襄的儿子，十分受崇祯的器重。李自成与鞑子军两面对峙，吴三桂奉皇命入京驰援京师，得到了崇祯的嘉奖，不仅在英武殿摆酒设宴款待吴三桂，更是赐予他尚方宝剑，有先斩后奏之权。只是我对这些都提不起兴趣，哪怕是今日顺天府便被攻陷，我也没有丝毫畏惧，也许对于我现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来说，死亡反而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田畹没有注意到我眼神的变化，继续自顾自说道：

“吴三桂现如今正在京内，这也算是天助我也。我已经递了请帖过去，邀他明日来府中饮酒，多走动走动，也不怕他不肯出力帮忙。”

我见田畹句句言及的都是今后如何保住荣华富贵与自己小命的事情，难道刚刚那颓丧的表情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而并不是因为失去女儿而痛心？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指着我咒骂的场景，不禁脱口而出道：

“田贵妃去世，国丈爷可还伤心？”

田畹并未听出我语带责难，叹道：

“唉，我的女儿我自是心疼，不过还要多顾及活着的人才是。”

哼，我在心中嗤笑不已，刚刚对他生出的那一丝怜悯也在瞬间便烟消云散了。

第二日傍晚，吴三桂便来到了田府赴宴。我对田畹推说身体不适，不愿意见生人，田畹对我倒是向来娇宠，也只得答应。我闲得无趣，想抄写以前经常阅读的诗集打发时光，便叫丫鬟帮我把笔墨纸砚都摆放在花园的凉亭里，一旁还挑起明亮的宫灯。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曾经读这两句的时候，我还想过将来美好的人生，而如今，这种幻想更像是一个笑话。

夜，静得深沉。

我抬头看向凉亭外面的夜空，原本如碎珠般的繁星如今已被如水的月光所遮蔽，看得并不清晰。也许快到初一了，那轮圆月硕大明亮，好像只要再近一些，便能看到广寒宫中的嫦娥仙子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我不自觉地吟出了苏轼这首《水调歌头》，还未等吟诵下一句，只听那边黑暗的甬道上有一个男子的声音接道：“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那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浑厚而深沉，我吓了一跳，这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熟悉，一时又记不起是在哪儿听过，便站起身来问道：

“那边来的，是哪位公子？”

紧接着，一串脚步声响起，一个武生打扮的年轻男子走到了灯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剑眉虎目，目光炯炯，竟是那日在天齐庙遇到的年轻人！

我连忙从凉亭中走了下来，对着那男子深深万福道：

“恩公别来无恙，不知恩公可还记得小女子？”

那年轻人仔细端详了我一番，突然就说道：

“原来是你！那日在天齐庙匆匆一面，想不到又在这儿遇到了！”

我道：“小女子贱名陈圆圆。那日极是匆忙，都未来得及请教恩公大名。”

年轻人一笑：“惩治小毛贼，只是举手之劳罢了，姑娘言重了。在下吴三桂。”

我心中一动，原来他便是吴三桂！我忍不住抬起头，重新打量一番眼前的人。只见他目光如炬，漆黑的眸子就如夜风一样深沉，将我原本如死水一般的内心拨弄得阵阵涟漪。我赶紧低下头，心不觉狂跳不已，耳朵也开始发热。吴三桂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只是微笑，却不说话。他信步走到我刚刚写字的石桌前，看到我正抄了一半的诗句，琢磨了一阵，便抽出一张白纸，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那是一阕苏东坡的《诉衷情·小怜初上琵琶弦》。

“小莲初上琵琶弦，弹破碧云天。分明绣阁幽恨，都向曲中传。肤凝玉，鬓疏蝉，绮窗前。素娥今夜，故故随人，似斗婵娟。”

第二节　宴会之上献歌喉，轻点朱唇展笑颜

距离那一次月下相会已经过了数日，我每日都把吴三桂写的那阕词带在身边。不知为什么，只要想到那张揣在怀中的纸片，我就会产生一种“我还有机会摆脱眼下之现状”的感觉。自那日在花园中见到他，我的心中便随之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悸动，也许这种悸动从之前在天齐庙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只是那次的相遇实在匆匆，还未察觉到，他就早已消失在了人群中。

关心则乱。

想到这些，我不禁有些悲从中来，自己如今是田畹的爱姬，出身卑微，还曾经沦落在烟花之地，我这个犹如物件一般，被几经易手的女人，真的能得到这个男人的垂爱么？之前的冒辟疆虽是复社领袖之一，却也仅是一介布衣。尽管如此，他的父亲仍是极力反对这桩婚事。到了现在，时过境迁，我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天真的陈圆圆，门第之差，身份迥异，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不去考虑。

我又想起了吴三桂那夜所写的词句，其实意图有些含混不清，我揣测不出他的真正意图。若他只是一时起意，我岂不成了跳梁小丑一般？可如果他是真心，我又该如何才能领会？思索再三，我决定先静观其变，若他能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便有机会探明真相。

我的理智虽然还在，但是我的心却无法自欺欺人。自从下定了这个决心，我看田畹便更加觉得不顺眼。田畹之前与吴三桂的饮酒对谈看来收效甚微，他整日愁眉苦脸，叫我既怜悯他老人的疲态，又厌恶他男人的本质，心中万分矛盾。就这样坐立不安地度过了大约五日，我渐渐觉得我大概已

经知道答案的时候，守门的仆从飞也似的跑进了厅堂。我正与田畹对坐下棋，两厢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招一招应付着对方。田畹见他仆从急三火四的，不禁有些不悦。

“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出了什么事？”

仆从喘着气，呈上来一封书信，说道：

“国丈爷，这是吴三桂吴总兵派人送来的书信！”

田畹听到吴三桂的名字，顿时双目放光，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抢过那封信，迫不及待地撕开阅读。我见他表情逐现喜色，心中便已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就走到田畹身边说：

“国丈爷，这是有什么好事儿？看把您高兴的。”

“圆圆呐，看来我们田府有救了！吴三桂的书信表面是说感谢我上一次的宴请，还大加赞赏了烹菜的厨子一番！看来是有门儿，我打算再把他请到府中饮酒。圆圆啊，这一次你可一定得帮我一起招待贵客！”

我心中也是忍不住一阵狂跳，如果他还愿意来，说明我还有一线希望！虽然门第之差无法改变，但是我也应该为自己今后的人生争取一次机会才行！想到这，我反而觉得之前的伤怀都显得有些可笑。田畹这样问我，我绝不能痛快地应下来，于是我故作娇嗔地说道：

“我才不掺和你们男人的事情，国丈爷自己去陪他不就好了，我一个小女子，又不懂得政事。”

田畹听罢哈哈大笑，伸出布满褶皱的手轻轻掐了一下我的脸蛋。

“谁说饮酒便要谈政事？只是要你作陪饮酒，这样显得隆重一些，他才会对我更加重视。”

我又假意推托了几句，最后还是点头答应陪他们一同饮酒。

第二日傍晚，吴三桂又一次准时出现在田府。他这次的穿着比上一次要正式许多，看得出着实费了一番心思，干净利落的衣着更显得他英姿勃发、坚毅挺拔。我努力收回自己的目光不去看他，跟着田畹走上前去寒暄。

“有失远迎，还请吴将军恕罪。”

吴三桂摆了摆手：“国丈爷客气，三桂又来叨扰国丈爷，望见谅！”

田畹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说道：“哪里哪里！吴将军是贵客，请还怕请不来呢！”

说着，他便往里面让。吴三桂刚要迈步，一眼就看到了跟在田畹身后的我。我一直低头不语，只听吴三桂奇道：

“这位是？”

田畹忙答道：“哦，这是老夫的爱姬陈圆圆，今日特来陪宴。她可是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一会儿叫圆圆唱上一段儿，给吴将军助助兴。”

吴三桂没有多言，只是说了句“甚好”，便随着田畹进了厅堂。厅堂之中酒宴早已备齐，他们二人分宾主落座，我则站立在田畹身后帮他们斟酒。酒过三巡，吴三桂想起了之前田畹提及的事情，便道：

“方才听国丈爷说，圆圆小姐的歌喉举世无双，恕在下所言冒昧，吴某也曾听闻江南之地有一名伶名唤陈圆圆，可是圆圆小姐本人？”

我连忙俯身道了个万福，说：“正是贱妾陈圆圆，名伶之称，实乃谬赞。”

吴三桂道：“素闻圆圆小姐芳名！今日一见，果然三生有幸！能有圆圆小姐相伴左右，国丈爷真是艳福不浅。”

田畹听罢，竟觉得万分得意，于是接道：“圆圆呐，你如今也唱上一段儿拿手的，给吴将军助助酒兴！”

我说道：“是。如果二位大人不嫌弃贱妾愚笨，今日便献丑为大家助兴。请容贱妾去后面更衣，二位大人少顷。”

过了半晌，我换好装束，怀抱琵琶走了出来。褪掉满身的华服，我换上一套素雅的裙装。淡绿的底色，周身都用金丝线缝得十分密实，腰中绑着月白色腰带，裙摆上面绢绣着杜若花，颜色搭配得恰到好处。去掉浓重的脂粉，我素着一张脸，迈步含羞地走到厅堂正中站定。我偷眼去看吴三桂，他的双眼一直定定地望着我，全无之前那样镇定自若。我心跳加速，

他看我的样子，跟春香阁座上客的眼神有些相似，但是却又十分不同。他的眸子更加深黑，更加直接，我觉得那种眼神传达的并不仅仅是对美貌的欲望，更多的还有爱慕与怜悯。

我坐在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说道：

“让二位大人久等了，贱妾这便献上一首《竹枝词》，不周之处，还望海涵。”

长洲宫苑草离离，中有吴王旧沼池。
至今二八吴中女，为人歌舞学西施。
馆娃宫中花似云，馆娃宫外酒如春。
花前把酒花下醉，莫遣春愁恼杀人。
姑苏城边杨柳丝，千丝万丝垂参差。
柳丝虽长不禁手，难织回文锦字诗。
棠梨花开郎出门，宜男草生妾思君。
如何宜男草上露，不湿棠梨花底云。
白日欲暮入空房，手把银烛照西窗。
绣帏芙蓉开两两，金屏翡翠立双双。

这是姑苏《竹枝词》，是我唱过无数次的短歌，自是驾轻就熟。待唱罢，田畹连忙鼓掌喝彩。

“圆圆的嗓音真可谓珠圆玉润，犹如夜莺婉转，实在是人间仙音！”

说罢，田畹又看向吴三桂，希望吴三桂能附和他，却看到吴三桂的神情仿佛还沉浸在刚刚的曲调之中没有回过神来，他此刻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我，目光深远而迷离。

第三节　三桂心折目迷眩，许诺田家得平安

田畹见了吴三桂的样子，心中很是不悦，他盯着吴三桂半天，看到对方居然丝毫没有察觉，只得轻咳了一声。吴三桂这才察觉到自己的失态，脸上却无半分窘色，从容地说道："圆圆小姐妙音清丽，相貌可人，三桂一时语塞，竟以为自己得见天人了，真是惭愧。"

见吴三桂神色如常，田畹也不好发作，况且现在自己正有求于对方，只能耐着心性打了个圆场。

"将军所言极是，圆圆之妙音当真难得。"

敷衍了一下，田畹又转向我说道：

"圆圆呐，今日你也乏了，就回去歇着吧，由老夫来陪吴将军饮酒。"

我心知田畹不悦，虽然不舍，但也只好照办。我对着他们二人行了个礼，说道：

"今日贱妾身子不适，先行告退，以免坏了二位大人的雅兴。"

还未等田畹开口，吴三桂便起身，对我抱腕："圆圆小姐请，还望圆圆小姐多多珍重。"

我由丫鬟引路，径直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回想刚刚吴三桂殷勤的表现，就算他神色淡定，我也能估算出他心中所想。我身心愉悦，就连脚步都变得十分轻盈。等到一路回了房间，我心中却又开始生疑，我们只见过寥寥几面，这个人真的可以托付么？越细想，我的心中就越发没底起来。

正自心神不宁，突然有人轻敲房门。我以为是伺候的丫鬟，便说了句"进来"，可那厢却没有丝毫举动，仍然轻叩门板。我心中诧异，伺候丫鬟每日进进出出，何来如此？我只得起身走到门边，打开房门一看，只见

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立在那里。我看着眼生，应该不是田府的人，又一转念，认出了他是吴三桂身边的跟班，便问道：

“这里是内宅，小公子莫不是在府中迷了路？”

那少年一笑，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递了过来。

“陈姑娘莫怪，我是吴将军身边的随从。受我家将军之托，将这封信呈递给姑娘本人。”

我问他：“这内宅如此之深，你怎的就觅到这里来了？”

少年答道：“刚刚姑娘离席，我便一路跟随而至，还望姑娘见谅。”

说罢，少年深施一礼，便转身离去了。

我连忙关好门，迫不及待地拆开书信阅读。那是一篇极短的字条，笔迹龙飞凤舞，遒劲中带着绵柔，就像他的眼神一般。

“天齐庙一面匆匆，月下再会乃三生有幸。花容月貌实难忘怀，情真意切，无半字虚言。今日冒昧寄以字笺，若托终身，定不负其意。”

我和衣倒在床上，却丝毫睡意也无，好容易熬到了中夜，田畹才从外面走进来，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我不知道前面出了何事，便起身，出言询问，只听田畹说道：

“哎，这吴三桂真是好生无礼！有道是墙倒众人推，如今老夫失了倚靠，净连这小娃娃也来找我的便宜！”

我以为是吴三桂酒后失言，气恼了田畹，赶忙给他倒上一杯茶，又轻轻拍打他的后背接道：

“那吴三桂少年轻狂，言语不当，国丈爷大人大量，不和他一般见识就是。”

田畹听了，把我拉到他面前，说道：

“爱姬有所不知，那吴三桂竟然跟我提起，要将你纳到他的身边做侍妾！若不是因我如今落魄，怎么会受他这种折辱。”

我听了田畹的话，心中便已拿定主意，这是我离开田府的唯一一个机会。不过，就算是要离开，面子工夫也要做足。我经历过世态炎凉，心性

早已成熟不少，我很清楚有些事情不动动脑筋，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想到这，我欲擒故纵，一下子跪倒在田畹的跟前，哀求道：

“国丈爷待我不薄，对我疼爱有加，我怎能舍弃国丈爷去跟那个素不相识的武夫过日子！圆圆求求国丈爷，千万别把我送给吴三桂！”

田畹见我一脸哀伤，也是十分不舍，连忙把我搀扶起来，叫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安慰道：

“圆圆啊，你是我的心头肉，老夫我怎么舍得将你拱手送予他人！只是如今这吴三桂威胁我，若要是想保田氏家族平安，便只能顺应他的意思，如若不然，他对我族之兴衰，也是无能为力啊！”

我猛地站起身，说：“国丈爷之意，莫不是要圆圆去伺候那吴三桂！为了家族，国丈爷便要舍弃圆圆么！我好伤心！枉费我对国丈爷一番真意，你怎能如此待我啊！”

说罢，我又呜呜地哭了起来。田畹见我恼怒，赶紧也站了起来，有些手足无措地说道：

“我的美人啊，我哪儿是这个意思！你是误会老夫了，就算是吴三桂出兵威胁，我也绝对不会将你送给他人的！可别哭了，快擦擦。”

他枯树一样的干手在我脸上抹来抹去地擦泪，我不理他，转身坐到床沿上继续哭。田畹也是心中矛盾，只得坐在那边唉声叹气。哭了一会儿，我止住悲声，泪眼婆娑地看着田畹说道：

“国丈爷，贱妾想通了。国丈爷是田家的一家之主，而圆圆只是个卑微的小女子。若是以圆圆一人，能保得田家上下，也算是功德无量。只是国丈爷对圆圆的恩情，今生无法得报，只愿来世再报大恩！”

田畹走过来，坐在我身侧，说：“唉，我的圆圆知书达礼、深明大义，只是我如何舍得……”

我答道：“我又何尝舍得！国丈爷对圆圆的宠爱，贱妾心中早就感激不已，只盼能与国丈爷白头偕老。可惜生逢乱世，身不由己，我们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知道国丈爷下不了狠心将圆圆送人，那便由圆圆来替

国丈爷分忧吧。”

说罢，我又免不了一阵啼哭。

事情很快便被决定了下来。田畹即使万分不舍，还是只能答应吴三桂的要求，将我送到他的府上做他的侍妾。我终于可以离开田府，离开田畹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这是我一直盼望的一天，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了，我的心中却并无先前想象的那般激动不已，反而浑身上下都充斥着莫名其妙的悲凉。身似浮云，我这一生难道只能倚靠着身边的男人过活不成？

田畹就算对我再如何喜爱，在自己的荣华富贵与家族利益面前，我也无非就是一颗重要的棋子。那晚的谈话我已经发觉，他并不是真的气恼吴三桂的无礼，他也许是碍于面子，想逼迫我自己说出离开田府、投身吴三桂的话，这样既能达成目的，又能不失身份面子。只是这一次，我与田畹都心怀鬼胎，可巧目的亦是相同，才能如此顺利地达成一致。如果当初我真的对他动了心念，想必今日就是一场浩劫。

想到此处，我无法不唏嘘自己的命运，吴三桂眼下属意于我，但不知将来又会如何。我十分厌恶这样漂泊的日子，这世间广阔，却没有一个可以让我停留的地方。短暂快乐的背后，永远都有漫长的哀伤在等待，没有盼头，也没有终点。

第四节　重金聘礼送田府，大婚之日心忽忽

吴三桂的诚意让我倍感意外。

我之前在南京入的虽是南曲旧院，但那毕竟是好说不好听的烟花柳巷之地，后来又被招入宫中伺候崇祯皇帝，不足三月又被送还田府成了田畹的爱姬。且不论样貌如何美艳，气质如何清丽，终归还是逃不过“歌妓”二字，与良家妇女相去甚远。如我这般身份之女子，即便是入将军府做侍妾，也无非是一乘小轿抬走，悄无声息进门，断无可能凤冠霞帔、八抬大轿地过门。

从前在梨花苑的时候，我还跟冬荷一同幻想过将来自己穿上嫁衣的样子，可惜今日沦落到这般田地，恐怕今生与嫁衣再也无缘，只能空想一番罢了。田畹倒是没有什么损失，不仅得到了吴三桂给的重金聘礼，更是拉到了一个大靠山。如今他高枕无忧，没有了我，却可以用大笔的金钱换更多的美女。不过为了不表现得太高兴而失了面子，他在我的面前还是如往常那般长吁短叹、愁眉苦脸。

不出三日，吴三桂那边就已准备妥当，派了一顶大红的花轿前来迎我。除了四名轿夫与若干随从之外，还有一位五十多岁、作喜娘打扮的女人陪同。那喜娘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居然还带来了一件大红的喜服。我看到那喜服火热的红色，竟一时语塞。喜娘见了我的模样，笑吟吟地说道：

“这是我们将军差人连夜赶制的，是按照娘子您的身量裁剪所得，将军对娘子的心思可见一斑啊！快快穿戴好了随我入府，千万别误了吉时才是！”

我捧起那喜服，思潮翻滚，我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穿着这样的大

红衣裳乘坐花轿，如今居然这么容易就实现了？我就算跟了吴三桂，也只是个妾室，怎可有结发妻子的待遇？他如此真心实意，也许我没有看错他！想到这里，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喜娘赶忙说道：

“今日是娘子的大喜日子，这是喜泪。可也别流得太多，一会儿眼睛红了可就不好了。”

喜娘带着两个丫鬟忙前忙后地为我装扮了一番，直待弄了一个时辰才算结束。我站在大铜镜的前面，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镜中的人穿着火红的新娘服，乌黑的长发全部束起，云鬓斜插镂刻着鸳鸯花纹的金簪，脸上薄施粉黛，显得健康自然。我有些紧张，觉得好像是在梦里一般，这些来得太突然，我竟不知该如何应对才是。喜娘说道：

“哎呀，我迎过无数次的亲，没有一个新娘子能比得过娘子你的容貌，这衣裳也做得极为合适，衬着娘子的花容月貌，将军看了一定喜欢得不得了！天色不早了，我们这便出发吧！”

说罢，喜娘便搀扶着我走出了屋子。田畹等在门口，看了我的样子也很是吃惊。

“圆圆，你今天真美。”

他声音干涩，我看他的样子似是有些悔意，只是我对这里已经再无留恋，便对着田畹深施一礼，一句话都没说，径直向花轿那边走去。

喜娘为我蒙上大红盖头，我坐进轿子里，被轿夫们抬着离开了田府，离开了我一直想要逃离的地方。我心中狂跳，脑中也是一片空白，一会儿见了吴三桂，我该说什么才是？他为我做了这么多，而我这种身份会不会辜负他的好意？

一路忐忑不安，终于熬到了将军府。花轿被一直抬进内宅，停稳之后，喜娘掀开轿帘，搀扶着我进了房间。她把我安放到床边坐好，叮嘱我就等在这里，一会儿将军便会前来。我点头称谢，便听到她出房间反手关门的声音。屋里十分安静，我偷偷将盖头掀开，打量着这屋内的陈设。

吴三桂与田畹果然是两种不同的人。这屋子全不似田府的那种奢靡之

气，摆设简洁却不失风雅，奢华却不显庸俗。床铺的幔帐与被褥全都换成了大红的喜色，撒着好些花生与红枣，木窗上也帖子“囍”字剪纸，屋内点的都是粗大的红色花烛，桌上摆放着酒菜，那些菜品还都冒着热气，香气不断在空气中弥散。

看着这屋子的陈设，我心中阵阵发暖。这屋子不大，却仿佛是我的整个世界一般，这是我一直追寻的生活，平淡恬静，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夫唱妇随地过一辈子。这屋里的暖色叫我刚刚平静的心又一次翻涌起来，我想，我漂泊的生活也许在这里便可以结束了。

正自想着，外面的围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应该是吴三桂！我赶忙把掀起的盖头放下，强压住狂跳不已的心，故作平静地坐在那里。“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那人脚步平稳有力，径直走到我面前站定。我心中慌乱，不知该不该开口说话，只好垂着头等那厢的反应。一双手伸了过来，我眼前一亮，盖头已经被那人掀开。

我抬头去看，映入眼帘的是吴三桂俊逸的脸。他望着我，漆黑的眸子中满是温柔之色，被他这样看着，我刚刚的那些慌乱瞬间便被一扫而光。我缓缓起身，对着他作了个万福，柔声道：

“妾身见过将军。”

他没有说话，只是连忙双手将我搀起，我又一次对上他的目光，他只是那样看着我，我觉得他的眼睛就像是一片幽深的森林，我迷失在那片森林之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出口。隔了半晌，他才说道：

“圆圆，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的妻子了。”

我不禁动容，说道：“将军错爱，妾身只是侍妾，怎敢担待妻子之名。”

吴三桂握住我的手，说道：“在我心中，你就是我的妻子。”

他拉着我的手，走到屋子当中的桌边坐下。他的手厚实温暖，上面有很多老茧，应是兵器磨出来的。坐定了之后，他还是不肯松开，对我说道：

“我手上都是老茧，你的手如此细嫩，会磨得难受吧？”

我轻轻摇头，说：“这些茧是将军为国效力的证明，妾身很喜欢。”

他哈哈一笑，拿起一旁的青玉酒壶，给我们两人每人满了一盅酒，继续说道：

“那日在天齐庙，我本想与你多攀谈几句，却无奈军令在身，只得匆忙离开。后来又回去寻你，那天齐庙会人山人海，找一个人谈何容易。那时我并不知你名姓，无从寻起，心中一直抱憾至今。谁知那夜却在田畹的后花园遇到了你。”

我以为天齐庙那次相遇他本没有放在心上，谁知后面竟还有这些波折。我低头含羞，答道：“妾身还以为将军早将那日之事忘记了。”

吴三桂道：“怎会！那夜在花园相遇之后，我又派人打探了一下，竟不知天齐庙分别不久，你遇到了那么多麻烦。我一直很自责，若是早些把你找出来，或者天齐庙那次多问一句，你就不会遭受那些痛苦。”

我听他言辞恳切，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我握住他的手，说：“将军不嫌弃我身份卑贱么？我配不上这大红的喜服。”

他的目光充满怜爱，微笑着摇头，说：“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你一个弱女子，要在乱世中生存，着实会有一些不得已。这喜服是专门找人给你做的，这红色衬得你娇艳非常，我虽不能与你拜天地，但这交杯酒饮下之后，你我便是夫妻了。以后我不会让你再受那样的罪，以前的遭遇，就忘掉吧。”

他伸手帮我拭去泪水，举起那两盏酒盅，把其中一盏递到我眼前。我双手接过，与他两臂交缠，一口饮尽。

此时此刻，我才发觉，我之前的坎坷磨难都已被今日的幸福抵消。我今后的整个人生都将倾注在这个男人的身上，只要能停留在他身边，让我忍受更多的苦难我也会在所不惜。哪怕日后世人诟病他的作为，对他不齿、唾弃，我都将无悔地站在他身边，因为他是我倾尽一生都无法从心底抹去的男人。

第五节　过门不入吴家宅，深明大义顾周全

我们每天都过着平淡却充实的生活，我总是忍不住黏着他，一刻都不想离开他身边。虽然我也知道这样的行为着实有违妇道，但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忍受看不到他的时间。而吴三桂却并不在意我这种近乎偏执的追随，反而看起来还很受用。

一日，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派了一位仆从来到府中，说是要少爷过府一趟，有要事相商。我帮他打点穿戴，却见他神色有些黯然，便出言询问：

“将军面带愁容，不知是在忧心何事？”

吴三桂道：“圆圆，你嫁给我这么久，都没有带你见过我的父亲，当真是委屈你了。”

我浅浅一笑，道：“将军待我极好，何来委屈二字？妾身自知出身微贱，虽蒙将军不弃，但却不能不顾及老将军的想法。”

吴三桂听罢，有些感动，握住我的手说道：“深明大义，此生得圆圆足矣。不过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跟父亲谈，不叫你受委屈。”

我心中一暖，道：“妾只盼能够追随将军，身份地位却不甚在乎。时辰不早了，将军出门吧，早去早回。”

送走了吴三桂，我有些失魂落魄，没有他的房子，显得无比空旷。好容易熬到了掌灯，吴三桂才回来。我连忙吩咐下人把早已备好的晚饭端出来，又替他更了衣。坐在桌前的吴三桂，愁容比白日里更甚，我想，他一定是被他父亲申斥了一顿才会如此。我也不提那些事情，只是帮他满了一盅酒，劝他趁热用饭。

吴三桂端起酒盅一饮而尽，却仍然没动筷子，看了看我，说道：

“圆圆，你我之间是不是不该有什么隐瞒？”

我心中诧异，答道：“那是自然，不知将军所指何事？”

“唉，”他叹了口气，“这些话，我本不想告诉你，但是觉得瞒着你，我于心不忍。我若是说出来，你可千万不要多心，我对你的情意，你是知道的。”

我点了点头，道：“将军有话但说无妨，圆圆不多心便是。”

吴三桂说道：“我今日去了父亲府上，果然不出我所料，正是为了你的事情……”

吴三桂见到他父亲，立即便被父亲狠狠地申斥了一顿。吴襄虽非专横跋扈之辈，却是十分重视门第观念，他对自己儿子居然纳了一个青楼出身的女子为妾表示非常不满。

“你如此行事，叫你的结发妻子颜面何存？她可是大家闺秀，是名门之后，怎可跟一个青楼女子称姐妹？这太不成体统了！”

吴三桂也不好反驳自己的父亲，只能暂且听着。吴襄见儿子低头不语，就继续说道：

“而且她之前还是田畹的侍妾，你是不是还威胁了田畹？我还听说，你还用花轿抬着她进府，还是一副新娘子的装扮！三桂，你为什么就不能替你结发妻子考虑一下？她觉得自己颜面无存，已经来我这里闹过一次了，你叫我这个做公爹的怎么办？”

吴三桂道：“发妻那边，儿子自会去找她谈，请父亲放心。而且我对田畹并未言语威胁，只是他自己贪生怕死，舍不得荣华富贵罢了。父亲，我对圆圆是真心实意，与她在一起我便觉得快乐无比。我想把能给她的全都给她，况且她也只是侍妾，这一点绝不会变，相信发妻也会理解。”

吴襄怒道：“真真气死我了！你这混小子是不是被那女子迷了魂魄？怎会变成如此！你那发妻为你生儿育女，就算悍妒也属情理之中！你整日都不见个人影，叫她如何理解！你速速把那个陈圆圆送还给田畹，这件事我们就当没发生过！”

吴三桂听到此处，连忙给父亲跪下，说道："父亲的话儿子不可不听，但是这一次儿子便只能不孝了。父亲要我把圆圆送还给田畹，唯有这一点万万做不到！"

"你……"吴襄气得胡子都直哆嗦，可是他比谁都了解自己儿子的倔强脾气，知道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的确没有什么转圜余地了，只能退而求其次。

"算了，你长大了，不听为父的了。这件事，我说服不了你，但是你五日之内必须给我回到边关去。你在京城已经逗留数月，一味沉迷女色，边关的事情就不管了吗？抛下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你这个当总兵的要为他们负责！"

吴三桂虽然依旧心中很不情愿，但是这也是正经事，没有理由反驳，只得答应下来。父子二人又研究了一些战事，吴三桂这才匆匆赶回家中。

吴三桂讲说完，又忍不住一阵唉声叹气，而我却"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吴三桂觉得诧异，问道：

"你这丫头，傻了不成？被人说得如此，亏你还笑得出来。"

我道："将军听到的是吴家老爷不肯认我，而我听到的却是将军对我的不离不弃，你倒是说说，我为何不能笑出声来？"

吴三桂这才反应过来，嗔怪地伸出手指在我鼻梁上轻轻一刮，道："就属你顽皮！也不看看为夫我都愁成什么样子了。"

这种事情，本就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就算是想要澄清自己不是恃宠而骄的女子，也只能等待契机。这一点我倒是并不担心，只要吴三桂对我心意不改，就算受到天下人的指责，我也毫不在意。

谁知第二天一早，我们刚刚起身，丫鬟就跑进内宅禀报，说是吴襄老爷来了。吴三桂顿觉一阵头大。

"圆圆啊，这老爷子不依不饶，应是来催我去边关的，他明知我才纳了你不久，却还要催我离开，当真是……"

不过抱怨归抱怨，他还是穿戴齐整，到前面去见父亲了。谁知吴三桂

刚出去不久，就有丫鬟跑着进来说道：

“小夫人，老爷想要见你！”

我心中一紧，怎会如此突然，慌忙整理了一番便急匆匆地随着丫鬟到了前厅。吴襄跟吴三桂正坐在前厅谈话，我迈步进去，正听到吴襄说：“李自成那个逆贼，昨夜晚间已经攻破了开封。开封可是军事要地，如今失守，也等于去掉了这顺天府的一道屏障，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乱子。你要赶紧回去镇守，以防鞑子借机进犯，你要为天子分忧。”

正说话间，我已走到吴襄面前，倒身下拜。

“贱妾向父亲大人请安。”

吴襄之前已经看到我进来，却故作不知，仍旧跟吴三桂说话，见我跪倒问安，才扭过脸来，挥了挥手说道：“起来吧。”

我站起身，微微颔首，立在那里等着吴襄问话。吴襄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道：

“清丽脱俗，倒不似青楼女子那般妖媚。”

自从入了吴家，我就舍弃了在田府时候的那种华服，换回最中意的素雅打扮。吴三桂倒是觉得我“淡妆浓抹总相宜”，无论我作何穿戴都会大加赞赏。

只听吴襄继续问道：“你是江浙人氏？家中还有何人？识字吗？”

我答道：“贱妾是苏州人氏，家中父母皆已亡故。贱妾愚钝，倒是识得一些字。”

吴襄点了点头，说：“说话倒是谦恭有礼。刚刚你进来的时候想必已经听到了，如今战事吃紧，我叫三桂速速返回镇守边关，你可有什么想法？”

我对吴襄深施一礼，说道：“父亲大人容秉。国家大事贱妾虽然不懂，但是贱妾却懂得国在则家在，国亡则家破。将军身在朝堂，理应为皇帝分忧。国难当头，贱妾自是不能以自己的利益为重。”

吴襄听罢，觉得十分满意，不禁赞道：“你能识得大体，为父甚感欣慰。你便安心留在府中，待战事平息，三桂凯旋之时，你二人再聚不迟。”

第五章

狼烟四起，国破家亡，不堪回首明夕中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第一节　三桂重回山海关，劳燕分飞各三年

送走了吴襄，吴三桂与我一同回到了内宅。如今，回边疆继续镇守的事情想是已经定下来了。我入吴府并没有多久，算来也只是一月有余，无奈现在就要分开。我心中纵然是万般不舍，也只能面对现实。

我轻咬下唇，仿佛在下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我有些抹不开张口，却最终还是问出了这句话，我希望能跟他同去边疆驻守，日夜陪伴他、照顾他，不离不弃。

“将军，妾身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吴三桂此时正坐在书桌旁边写着奏折，奏请皇上销掉他的假期，准许他回去镇守边关。此刻听到我的问话，便停住了笔，抬起头说道：

“圆圆你有话便说吧，我听着。”

我看着他的眼睛，神情坚定。

“将军可否将妾身也带去？无论是漠北风沙，还是严寒酷暑，妾身都不在乎。只要能追随在将军身侧，什么样的痛苦我都能忍受。”

吴三桂听了我的话面色一惊，连忙放下手中的毛笔，从桌案后面转出来，走到我面前。他双手轻轻环住我的肩膀，神色温暖得犹如一泓春水。

“我的圆圆真是大胆，居然连战事不断的边疆都想要闯一闯。”

我就势靠近他的怀里，侧脸紧紧贴住他的胸膛，我能听到他的心脏正在有节奏地砰砰跳动。我用双臂紧紧扣住他的后背，仿佛只要稍一松力气，他就会立即从我眼前消失一样。

“我什么都不怕，只要能留在将军的身边，就算是刀山火海，妾身也不在乎！”

吴三桂也紧紧抱住我的身体，柔声道：

“我也是十分舍不得圆圆你，无奈我朝有个规矩，驻守将士均不可带女眷。我身为宁远总兵，怎能坏了这个规矩？”

其实，我心中早就知道这个规矩，我也知道我不可能随他前往边疆，只是若不这样说出来，我的心中就会愈发觉得难受。一阵阵绝望之情袭上心头，眼泪便止不住地流出来，把他胸口的衣服都打湿了。吴三桂听我在他怀中抽泣不止，却也不知该如何安慰，毕竟军令如山、父命难违，只能轻轻摩挲着我的后背以示安慰。

哭罢多时，我觉得心中的郁结舒缓了不少，再次抬起泪眼看他。他也低头看着我，突然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圆圆如今竟哭成个花猫脸了。”

我见他取笑我，连忙低下头掏出绢帕擦拭。

“若不是将军要走，我又如何会弄成这个样子，你还笑！”

我鼻音浓重，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奇怪，好像那已经不是我自己说话的声音了。吴三桂接过我手中的绢帕，帮我把眼泪擦干净，说道：

“就算是花猫脸，也是一样的好看，我也一样觉得喜欢。”

他说完，顺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指着那一片潮湿的痕迹，对我嗔道：

“哎，我的大小姐，你看看你做的好事。”

我这才注意到，那里的衣服已经完全被泪水打湿，晕开的形状就像是一只椭圆形的鸭蛋一般。我也觉得这样子有些滑稽，跟着一下子笑出了声。

调笑一番之后，气氛总算是舒缓了一些。吴三桂即将离开，我本不该哭哭啼啼地惹他挂心，但是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想到他即将去那么遥远的地方，把我独自一人留在京城里，心中总是被一种惴惴不安之感萦绕，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

我叹了口气，脸上的笑意也慢慢消失了。

“将军，都是妾身不好，不该哭闹。将军上前线是为国效力，是为保百姓安宁，我怎可成为将军的绊脚石？随将军上前线的事情，只是圆圆一时说笑，此事若被老将军知道，还不责骂我。”

吴三桂道：“圆圆你虽是一介女子，却心怀大志，为天下百姓着想，实在可叹。如今我朝内忧外患，正是我等武将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点点头，道：“妾身知道，只是前敌刀枪无眼，危机四伏，妾身只盼将军能保重身体，平安凯旋。将军继续写奏折吧，让圆圆来为将军研墨。”

吴三桂回到桌边复又坐定，拿起笔来刷刷点点便写完了一道奏折。他请求皇上准他三日内离京。我只盼日子过得慢一些，谁知那道折本呈上去还不到两个时辰便批了下来。看来开封失守，顺天府已经失去了屏障依托，崇祯已经无法安枕入眠。想必宫中此时也是灯火通明，文臣武将人人自危。

我心中觉得害怕，吴三桂离开之后，这偌大的府邸便只剩下我一人，如果真的有敌兵来犯，我一个弱女子又该如何抵挡？吴三桂说这也无妨，既然父亲大人已经接纳了我，我只要搬到父亲那里去居住即可，如果出了什么变故，也能相互照应。我心中依旧忐忑，但是也别无他法。

第二日天还未亮，吴三桂便要整装出发了。那个清晨，天光阴沉，就跟我的心情一样，是灰蒙蒙的。晨风有些微凉，我衣衫单薄，却并不觉得寒冷，因为这个能给我温暖的男人就要离我而去，再如何的冷风，也抵不过离别之苦。我一直将吴三桂送到大门外，仍旧依依不舍，不肯回去。吴三桂今日换了一身戎装，顶盔掼甲，腰悬宝剑，满脸的英武之气。

他看着我一脸哀伤，单薄的身体在晨风中瑟瑟发抖，心中极是不忍，劝道：

“圆圆，快回去吧，晨露寒冷，小心着凉。”

我强忍住眼泪，不想他临走的时候看到我哭哭啼啼的样子心中挂念，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

“将军放心，妾身体质极好，不会着凉的。就让妾身目送将军启程吧。”

他看出我眼圈泛红，却还是努力微笑，心中一热，一下子将我搂在怀中。他的铠甲坚硬又冰冷，隔着这些铁片，我无法接收到他身体的温度，就像是如今世间的种种纷乱，硬生生地将我们分隔开一样。

“圆圆，”他声音低沉地在我耳边呢喃，“虽然此一去不知何时才能结束，但你可愿意与我许下三年之期？三年之后，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一定回来，一定！”

我用力点头，却一言不发，因为此时我正紧紧咬住下唇，只要稍稍一开口，便会哭出来，那之前的忍耐也就白费了。他见我答应，又轻轻说了句“等我回来”，便一下子放开我，跨上战马，头也不回地催马行去了。随行将士见将军已经策马出发，也都迅速跨马，跟随而去。一行人伴随着“嗒嗒”的马蹄声，很快就消失在了街道的转角处。

冷风又一次吹凉了我的身体，我呆呆地站在昏暗的街道上，看着他消失在我眼前。眼泪终于可以肆意流出了，可是，能够替我拭干眼泪的人却已经不在这里。我不止一次经历过离别，却没有一次是如此痛彻心扉。吴三桂的离去就犹如有人抽走了我的整个世界，而现在还活着的我，好像只剩下了一只空空的躯壳。

第二节　闯王兵锋破京城，大将色摧陈圆圆

自从闯王李自成攻破了开封，明朝的军队便是节节败退，终于，北京城也被攻破，起义大军长驱直入进了顺天府。朱家的文官武将力绵势衰，根本无法阻拦，起义军一直冲到了紫禁城才算停止。崇祯皇帝自知大势已去，大明王朝气数已尽，便用利刃斩杀了自己的女儿，又赐死了周皇后，最终自己也是在煤山上吊，自尽殉国。

李自成终于推翻了明朝，自己登基做了皇帝，建立大顺王朝，年号永昌。李自成虽然并非一介武夫，有勇有谋，但是他手下的将官品行却是参差不齐，抢男霸女，残杀前朝官员的事情时有发生。虽然李自成并未下令屠城，对京城百姓实施安抚政策以稳定民心，可毕竟改朝换代非是小事。如今的北京城虽不至哀鸿遍野，但也是人丁萧条，各家各户都关门闭户，轻易不敢出门，街道两旁的买卖铺面也都闭门谢客，一时间竟犹如死城一般。

李自成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唤刘宗敏，加入义军之前是村里的铁匠。此人骁勇善战，很快就成了李自成的左右手，这一次攻克北京城，刘宗敏自是功不可没。无奈他恶习难改，很快便忘记了自己起义军的身份。闯王的军队之所以起义，目的是为了推翻腐朽官员的统治，可当他们自己坐上朝堂之时，却早已忘记了曾经的初衷，变得如前朝官员一样昏庸腐败，实在叫人无法言说。

我依旧待在吴襄府邸的小院子里，整日里都在担惊受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起义军闯进家门。前几日元香的老家来人给捎了口信，说她的父亲跟兄弟都在战乱中死了，房子也被烧毁了。元香哭着不信，非要去亲

自看一看。我拼命阻拦也没拦住，结果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在身上偷偷藏了一把匕首，如果哪日真的有贼兵来犯，我宁可一死，也要力保清白。这种惊慌失措的日子显得尤为漫长，我曾悄悄问过吴襄，吴三桂是否能够带兵回来解救北京城，吴襄听了却是长吁短叹，以山海关如今的兵力，没有办法与那闯贼抗衡，即使是回来，也只是自投罗网。我心中忐忑，眼下只能在乱世中苟活，不知何时才有见到吴三桂的机会。

一日，还不到晌午，府门外突然来了一支军队，为首的将领吵嚷着，大摇大摆地进了府邸。

“吴襄老儿，还不速速出来见过你家刘大将军！”

吴襄听到喊声，连忙出来迎接。

“不知刘宗敏将军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刘宗敏径直走到正厅，一屁股坐在当中的太师椅上，一只脚踏着椅子面斜着眼睛对吴襄说道：

“我说吴老头，你在前朝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如今我们的天子把大明灭了，识相的怎么不说来拜会拜会？还要我亲自登门来请你不成？”

吴襄赶忙躬身施礼，道：“非是老朽不去拜会将军。只是老朽年迈，已无甚作为，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大顺天子民心所向，自是有神明庇佑。”

刘宗敏听了哈哈大笑，道：“你这老头儿，倒是会说话。也罢，这件事情我便不与你计较。只是你这宅子不错，暂且借给本将军住上几日，你先搬到别处去吧。”

吴襄面露难色，道：“将军容秉，将军若是喜欢这宅子，老朽本该双手奉上，只是我家里老小还有三十余口，一时无法找到可以居住的地方，能不能请将军宽限几日……”

话还没说完，刘宗敏立即大怒：“少废话！本将军只是借用，住腻了便还给你，又不是抢你！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吴襄见刘宗敏恼了，赶忙又深施一礼，说道：“此言非虚啊将军，只

要将军能通融几日，老朽安排一下家中老小，定将宅子重新粉饰，双手奉于将军！”

“哼，”刘宗敏嗤了一声，“那三十余口就由本将军来安排！你去把他们都给我叫出来！”

吴襄没办法，只好将家中老少都唤了出来，正厅外面的空地上黑压压地跪满了人。我也跪在人群中间，暗自摸了摸怀中的匕首，心中忐忑不已。那刘宗敏走出正厅，在跪倒的人群中间来回踱步。

他一边踱步，一边在众人的脸上扫来扫去。

“我听闻，吴三桂有个爱妾，叫陈圆圆，以前是秦淮歌妓，据说相貌天下无双，惊为天人。本将军一直慕名，却从未见过。那个叫陈圆圆的女子，可在这里啊？”

吴襄一脸难色，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只能愣愣地杵在那里。刘宗敏见吴襄不答话，又说道：“不说也没关系，只有这么几个人，本将军亲自找也便是了。”

说着，他便站定在我的面前，道：“这位姑娘身量气质都与众不同，你可是陈圆圆？”

我心中一沉，知道今日在劫难逃，只能低头不语。刘宗敏见我不答话，伸出手一下子扯着我的胳膊将我提了起来。我胳膊吃痛，忍不住痛苦呻吟。刘宗敏把我的脸看了个满眼，一时竟愣在当场。我被他看得浑身起栗，连忙甩开他的手，别过脸去。

隔了半天，这贼将才回过神来，惊呼道：“难怪吴三桂会如此宠爱你，就算是月中的仙子比你也得逊色几分！”

说完，他就转身对吴襄说道：“老头儿，这宅子你留着住吧，不过这个女人，我就带走了！”

说着，他便扯住我的手腕向府门口走去。我一下慌了神，连忙用力挣扎，口中呼喊“公爹救我”，可刘宗敏是武将，手上力气极大，我的挣扎在他看来犹如瘙痒。他不顾我的反抗，一直把我拉到大门口，我腾出一只

手紧紧扣住高高的门槛。我拼了死力，刘宗敏一时也拽不动我，吴襄那边已经被完全惊呆了，听到我的呼喊，半天才回过魂来，连忙冲了过来，死死抓住刘宗敏的胳膊说道："将军万万不可！圆圆是吴三桂的心爱之人，你若夺了她去，我儿定不会善罢甘休！天子刚刚登基，民心未稳，将军断断不可如此！"

可刘宗敏哪里肯听，吴襄不提吴三桂还好，一听到吴三桂的名字，立即怒道："吴襄老儿！你乃前朝败军之将，还跟本将军面前装什么蒜！吴三桂若是胆敢来犯，看本将军不杀他个片甲不留！今日我便占了他的女人，看他能奈我何！"

他见吴襄还不松手，便用上狠力一脚将他蹬出老远。吴襄痛苦地倒在地上，连说话的力气也无。

"公爹！"我大声喊着，挣扎着要扑过去，无奈一只手还被刘宗敏死死扣着，我扭过头去对他怒目道，"贼将！你若伤害吴家人，三桂定饶你不过！"

谁知，那刘宗敏不再使用蛮力，而是放开了我的胳膊，我忙站起身冲到吴襄跟前查看。刘宗敏的一脚踢得极重，吴襄嘴角挂着鲜血，气息奄奄。刘宗敏径直走到跪着的人群里，拔出身上佩剑，随便指着一个妇人说道："我怜惜陈姑娘的美貌，是打心眼儿里喜欢，今日你若跟着我走也罢了，如果你不跟我走，我便在你眼前杀光吴家一众老小。但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杀你，只是到那时，看你还有何脸面去见吴三桂？"

第三节　以死相谨保清白，色将流涎挠心肝

我被刘宗敏的马车带走了。虽然我宁可一死也不愿跟随逆贼，但是他以吴家上下的性命相威胁，我只能选择妥协。我对刘宗敏开出条件，要我跟他走可以，但是要请京城最好的大夫为吴襄疗伤，还要保证大顺的兵将绝不再侵犯吴家人。只有答应这两条，我才去，不然我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事情对于刘宗敏其实并不算什么大事，于是他便满口答应下来。

马车七拐八拐来到了一处宅院，我仔细一看，竟然是田畹的府邸！不过此时已然人去楼空，田畹不知所踪，仆从也早在混乱中跑散了。我心中哀叹，自己为何总是逃脱不开这个地方？这里就像是被下了蛊一般，无论我逃到天涯海角，还是会被紧紧缚住在这里。

我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刘宗敏在门口安排了许多人把守。这房间以前是田畹的书房，我陪他下棋的时候经常会来这里。还好他们并没有搜我的身，怀中的匕首还在，只是我该如何做？是现在就一死以保清白，还是等到那个贼将进来的时候先刺他一刀？

想到此处，我的身体就忍不住发起抖来。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杀人这种事情怎么能做得来！难道现在一死了之？也不可行，别说是与三桂的三年之约还没达成，若是我一死，刘宗敏肯定会迁怒吴家人，到时候他们一个都活不成。就这样等着，被那个浑身臭气的男人糟蹋？那种生不如死的地狱般的日子，还不如直接死了痛快。

我思潮翻滚，心中慌乱。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这样的时候才更需要冷静，我需要想一个办法，既要保护自己，又不能让贼将迁怒旁人，可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现在除了能豁出性命，还有什么筹码能拿来与刘

宗敏相搏？

若要以性命当条件，也要先给对方希望才行！如今之计，只能是拖一天算一天，如果最后事情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我也死而无憾了。心中拿定了主意，我反而镇定了下来。对付武将我没有办法，但是对付男人，我还是可以试一试。

晚饭的时候，刘宗敏命人在书房里排摆酒宴。他满脸堆笑地走到我面前，说道："美人，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不如我们一同用吧。"

他满身都是酒气，想是刚刚已经豪饮过一番。我看着他黝黑的肥脸，窄缝一样的眼睛，还有一脸的络腮胡，就觉得无比厌倦。不过既然已经打定了主意，怎能现在就退缩？我只好站起身来，走到饭桌边。刘宗敏十分殷勤，连忙跑过来帮我搬椅子，我也不客气，一下子就坐了上去。刘宗敏见我冷若冰霜，也没有办法，笑嘻嘻地满了两杯酒，坐在我对面。

他捋了捋自己的虬髯，眯着眼睛又端详了我半天，才说道："哎，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想我刘宗敏征战沙场数载有余，到过的地方也是无数，却从未见过如圆圆你这般美貌的女子。你我相逢于乱世，真可谓缘分天定。你从前虽是吴三桂的侍妾，但如今吴三桂已是亡国之将，自己都没有指望。你从了我，从前吴三桂如何待你，我定不逊色于他。"

听着他说话，我心中不禁一阵阵的恶心，怒火又要忍不住蹿出来。可我眼下只能保持冷静的姿态与他讲话，否则我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惨事。我忍住心性，答道：

"刘将军可愿意听我一言？"

刘宗敏见我居然回应他，甚是意外，连忙说："好好！美人你说说看！"

我说道："刘将军的厚爱，我心中自是清楚。只是我毕竟是吴三桂的侍妾，如今刘将军便这样将我掳来，传说出去对你我二人的名声都不好。我只是一介女子，不足挂齿，可是刘将军不能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刘宗敏连忙点头，道："美人心细如发，想得真是周全！"

我没理他，继续道："刚刚我已想过，识时务者为俊杰。刘将军若想

成就好事，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须明媒正娶，八抬大轿，我不愿再做侍妾，这次定要做正室。第二，我没拜过天地，刘将军需在京城最豪华的酒家摆酒宴，遍请京城名流为我证婚。”

刘宗敏面露难色，道：“美人啊，我早有妻室，还育有两个儿子，这可如何是好？”

我看着他的窘态，冷哼道：“哼，那你休了她便是。若还要我做妾，我宁死不从。”

刘宗敏眼珠一转，马上便换了副谄媚的表情。

“好好！休了她便是！美人的条件我都应允，他日定挑良辰摘吉日迎娶你过门。今日已经晚了，不如先安歇吧，其余的事情以后再议不迟。”

说着，他就张开猿臂向我扑过来。我立即站起，一个转身躲到一边，刘宗敏已显出醉态，脚步有些踉跄。

“美人还要玩捉迷藏不成？”

他说罢还要往前，我一下从怀中抽出匕首。刘宗敏不愧是久经沙场的大将，只寒光一现，他便立即停住脚步，脸上的酒气也似乎醒了三分，他站在那里不敢稍动，问我道：

“美人，莫非你还要杀了我不成？”

我冷笑道：“刘将军征战沙场，我一个弱女子自是降不住你。但是我却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

说罢，我将那把匕首横在了自己的颈下。刘宗敏急忙阻拦。

“且慢！美人，你这是何苦！”

我淡淡地看着他：“刘将军，我不是青涩少女，男人想要什么，我心里清楚。你既然应允了要娶我，就不能食言。黄金白银的聘礼一件都不能少，如今你两手空空，便欲行不轨，污我清白，那我只能一死了之。最终，你只会得到一具美丽的尸体。”

刘宗敏心急火燎，但他看我神色凛然，目光坚定，知道我并非乡下村妇，吓唬几句便能敷衍过去，也不敢妄动。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想要得

到，这一点我心中十分明白，这也正是我敢于拿性命相搏的关键。这是一场赌局，筹码就是我的命，如果他真的对我有一丝怜惜，我便有更多的转圜余地。但是如果他不管不顾，非要蛮干，今日我也只能血溅当场。

刘宗敏盘算了半天，整个人就泄了气。他叹了一声，说道："也罢！你这女子好生了得，今日本将军就暂且回去。不过这偌大的北京城都是我们管辖，量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说完便踉跄着走了出去，他跟门口把守的女兵交代了几句，女兵点头会意，随即锁住了房间大门。

第四节　智说女将当婢女，暂且立足保平安

刘宗敏终于离去，我悬着的心算是暂时落了地。高度紧张之后，便是阵阵倦意袭来。我虽然知道自己仍然身处险境，不能太过轻率，可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挡困意。我伏在桌上，眼皮越来越重，终于，视线变得模糊，我沉沉睡了过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门口传来嘈杂声，我一下从梦中惊醒，心脏也跟着砰砰乱跳，人也迷迷糊糊的，一时间有些六神无主。我听到门外有一个女人，说话粗声大气，好像正在训斥看门的女兵，只听那声音说："你们把门给我打开！那个死鬼在不在里面！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其中一个女兵语带颤音：道："洛将军，刘将军有令，任何人都不得随意打开这道门……"

那女人一怒，道："废话！我是他老婆！他还能有什么背着我的东西不成！你速速打开！休要废话！若再多言，老娘一刀劈了这门板，看你等如何阻拦！"

那女兵似乎不再敢多言，只好开锁。只听"哗啦"一声，铁链被卸掉了，大门被一下子推开，一个健硕的女人出现在门口。我霍地一下站起来，把那把匕首横在身前壮胆。只可惜我并不知道匕首的用法，那沉甸甸的手感反而让自己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那女人走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看到一桌子冷菜，还有站在桌边举着匕首的我。她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对我手中的匕首毫无惧色，径直走了过来。我看她绢帕扎头，身上披着斗篷，里面都是紧短的衣衫，背后还

背着一把鬼头刀，知道她应是一位女武将。

“你是谁！”我本就怕得不行，加上刚刚从昏睡中突然惊醒，一下子回不过神来，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有些嘶哑。

那女将收住脚步，道：“我还要问你是谁呢。你从哪儿来？”

我答道：“我是宁远总兵吴三桂的侍妾，我是被刘宗敏抓到这儿来的！你们大顺的将官莫非都是欺男霸女的强徒不成！”

那女将听罢眉头一皱，道：“是刘宗敏把你抢来的？”

“不假！他用我吴家上下的性命要挟我就范，若我不来，他便要杀死我全家！”

那女人没有再问，复又盯着我的脸看了半天，说道：“你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人，怪不得那个死鬼能干出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我是刘宗敏的老婆，是闯王钦封的征远将军，洛金花。吴三桂的侍妾，莫非你便是陈圆圆？”

我没有回话，只是点了点头。洛金花见自己猜对了，便大大咧咧地从旁边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了我面前。

刚刚惊醒的紧张感已经在我脑中慢慢退去，理智慢慢复苏过来。我回忆了一下洛金花在门口与女兵的对话，看来她是听说刘宗敏抢了个女人藏在屋中的事情，前来兴师问罪的。却不知我已经以死将刘宗敏逼走，她捉奸不成，扑了个空。不过看她的架势，似乎是要了解一下内情。她应该就是之前刘宗敏口中提到的结发妻子，我能看出这是一个彪悍的女人，想必刘宗敏在家中也要处处忍让这个母老虎一样的人物。身为武将的女人，有几个是哭哭啼啼、唯唯诺诺的？我何不试探一下她的虚实？如果能得到这个女人的帮助，我就算逃不出这府邸，至少也不必受那刘宗敏的淫威。

想到这，我把匕首扔在地上，双膝跪倒在洛金花的面前，说道：“贱妾正是陈圆圆。还望夫人能为贱妾做主。”

洛金花说道：“你怎知我会为你做主？刚刚你不是还骂我大顺将官皆是强徒吗？”

我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贱妾被刘将军掳来，心中慌乱，早已如惊弓之鸟，口不择言，还望夫人原谅。"

洛金花见我态度诚恳，也不愿为难，上前把我扶起，让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她叹了一声，道："唉，如今我义军已经攻破北京城，朱由检也已经在煤山自缢殉国，战事虽然暂时停息，但朱家余党还未扫净。义军的初衷本是为百姓杀光腐朽的官僚，可如今他们却忘了本，这几日我也听说不少武将出去抢女人的事情，真是气死人也。"

我心中一动，这女将快人快语，心思正直，全不似她丈夫刘宗敏那样专横跋扈，心中便又多了一分胜算。

"夫人为人正直，是女中豪杰。贱妾只恨自己没有夫人这般气魄，所以才落得随波逐流、任人摆布的命运。"

洛金花道："女人也要自强，怎的就要受那些男人的摆布？女人一生只可侍奉一个男人，为何男人就要有三妻四妾？那个刘宗敏若是敢纳妾，看我如何收拾他！"

言罢，她又看了看我，道："如今你打算怎么办？是要我把你送回吴三桂的府邸，还是继续留在这儿？"

我复又跪倒，道："贱妾与夫人一样，向往从一而终的男女之情。贱妾虽是吴三桂的侍妾，但是我二人却是情真意切，贱妾从未想过要另随他人！刘将军就算此刻下令将我处死，我也断断不会依从。只是如今，贱妾有家难回，就算夫人怜悯我，将我送回府邸，也不能保证刘将军不会再寻个机会将我抓回来。"

洛金花胸口起伏，眉头早已扭成了一个结，强忍怒火问道："那你说怎么办？"

我道："若是夫人不嫌弃，贱妾恳请夫人将我收在身边，做个贴身婢女。贱妾虽然愚钝，不懂刀枪棍棒，但是伺候夫人的日常起居都不成问题，只要夫人能保住贱妾的清白之身，就算是当牛做马，贱妾也绝无怨言！"

洛金花低头看着我，道："你这种样貌的婢女，我还从没使过。不过

你倒是聪明，这样一来，便没有人敢动你分毫。也罢，我依了你便是。”

我正待向洛金花道谢，门口那边刘宗敏便一头闯了进来。他看见我正跪在地上与洛金花讲话，还满脸的泪痕，就知道自己金屋藏娇的事情败露了。刘宗敏面色有些尴尬，挥挥手，遣走了守在门口的女兵，反手将门虚掩上，走到洛金花身边，嬉皮笑脸地说道：“都这么晚了，夫人还没睡啊？”

洛金花连站都没站起来，对刘宗敏撇了撇眼睛。

“你不是也没睡么？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莫不是饿了，来找吃的？”

言罢，她又扭头看了看旁边桌子上的冷菜。刘宗敏见我还跪在旁边，不想在外人面前露了短，就谄笑着劝说道：“夫人操劳了一天，天色都这般时辰了，这便随我回去休息吧。”

洛金花一下子站起身，瞪着刘宗敏道：“我再操劳，也不如将军你操劳吧。你不光要忙活闯王交给你的军务，还要忙着出去抢好看的女人，还真是不辞辛苦！”

刘宗敏被洛金花的盛气凌人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脸尴尬之相。

“呃……啊……啊，是这样子，闯王之前不是打算劝降吴三桂嘛，我把他的侍妾接来，也是为了能够多加一个劝降的筹码……”

还未等刘宗敏说完，洛金花便骂道：“啊呸！你个不要脸的死鬼！你抢占吴三桂的侍妾，还妄图迫使他乖乖投降归顺？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说完，她转身把跪在地上的我拉了起来，指着刘宗敏的鼻子继续骂道：“你给我看好！这个女人现在是我的贴身婢女，你敢造次一个试试！我跟闯王的发妻可是结拜姐妹，把我惹恼了，有你好看的！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除了我还有谁能看上你这张鬼脸！我今日便告诉你，只要我洛金花还活着，你就休想纳妾！”

这女人中气十足，声如洪钟，吵闹声估计整个小院都听得见。就连我都被她的气魄震得作声不得，只能一言不发地立在她身边，而刘宗敏更是被她骂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但是我看得出，洛金花的身后有大人物在为她撑腰，所以刘宗敏一个男人被自己的发妻骂成如此，也丝毫不敢反驳。

我心中觉得既好笑又解恨，便一直盯着他的脸看。刘宗敏不经意发现我正在看着他，眼神中似乎还带有一丝笑意，更是又羞又恼，只恨屋子里没有个地缝叫他钻进去躲藏。



第六章

恸哭六军，冲冠一怒，红颜乱世史难书

柳色参差掩画楼，晓莺啼送满宫愁。
年年花落天人见，空逐香衾出御沟。

第一节　劳军劝降吴三桂，吴父亲笔诉现况

李自成的义军攻陷了北京城，明王朝被推翻，崇祯皇帝也在煤山自缢殉国。李自成虽然占据了紫禁城，但明朝的余党还分布在全国各地。改朝换代不是一件小事，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利益链条。他们盘踞在各处，时刻都准备着集结起来，将闯贼赶出北京。但他们当中并非所有的人都想要帮朱家恢复统治地位，多半也都是为自己谋利益罢了。

在这些零散的明朝余党中，镇守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才是李自成真正的眼中钉。吴三桂盘踞军事要地，是东北与华北之间的咽喉要塞。关外清兵垂涎中原非是一日，李自成也并不只是四肢发达，更是心思缜密。他十分清楚，如果吴三桂的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对他在北京的帝位造成严重的威胁。

李自成的手下有一员谋士，名唤李岩，向李自成进言道："吴三桂自幼熟读兵书，文武全才，骁勇善战，年纪轻轻便已当上了宁远总兵，镇守山海关要地，手握精兵十万有余，就连前朝皇帝朱由检都十分重视他的才干，可见此人非同小可。闯王如今刚刚平定北京城，连续征战，将士也已疲惫不堪，况且明朝余党尚未扫清，现在急于开战，恐怕对我方不利。"

李自成听罢也点头称是，道："不知先生可有什么妙计能够去了这个心腹大患？"

李岩道："以我之见，吴三桂乃是将才，若能归闯王所用，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这既避免了两方人马损伤，又能为我大顺吸纳一员猛将、精兵数万，岂不美哉？"

李自成道："先生此言正合我意，但不知那吴三桂作何打算，他怎么

才能归降我大顺？”

李岩道：“此次攻克北京城，我们俘虏了一名明朝降将。此人名叫唐通，曾任密云总兵之职。唐通巧舌如簧，能说会道。若派他前去，定能将吴三桂劝降。不过，我们还需要先说服吴襄，让他写一封亲笔信，由唐通亲自交与吴三桂，我们以诚相待，若是吴三桂仍旧不降我大顺，也只能怪他不识时务。”

自从我成了洛金花的贴身婢女之后，刘宗敏果然不敢再贸然行事，虽然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心中还是紧张得直打鼓，但是有洛金花这根救命稻草在我身边，我还是多少有一些安心。那一日，洛金花去朝堂上与闯王他们议事，去了好久才回来。我只觉心中忐忑，看到她回转，连忙迎上去。

“夫人辛苦了，快进屋擦把脸吧。”

我递过去一把热毛巾，洛金花接过，大咧咧地擦了几下，对我说道：“你倒是真会伺候人，我开始有些喜欢你了。”

我答道：“伺候夫人是奴婢的本分。”

洛金花一笑，道：“我这根救命稻草，你算是抓住了啊！对了，我还有事要对你说，你先把手中的活计放下。”

我心中疑惑，便放下手里的东西，立在她身侧。洛金花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道：“你也坐下吧，你在这儿站着我也不忍心。我要对你说一说吴三桂的事情。”

我听到吴三桂的名字，立刻就是一惊，道：“三桂出了什么事吗！还是说，你们有什么要对付他的计谋不成？”

洛金花摆了摆手，道：“你激动什么？我还没说完呢。今日朝堂议事，闯王赏识吴三桂的将才，打算劝他归降我大顺。”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自从被刘宗敏抓到这里，就一直心神不宁，总是如惊弓之鸟一般安定不下来。我对洛金花道：“不知我能为洛将军做些什么？”

洛金花哈哈一笑：“你还真是冰雪聪明。我已在闯王面前保举你，由

你去说服吴襄，让他写上一封亲笔信，我们会派人送去给吴三桂。你若是在闯王面前立下大功，我那个死鬼丈夫也不敢轻易犯你。”

我不愿参与他们的政事，毕竟我只是一介女流，朝堂之事我并不懂，可如今洛金花这便是赶着我去劝降，我身在他人屋檐之下，也只能答允下来。不过能回去吴襄府邸，我还是很高兴的，毕竟能回去看看公爹，回去看看我跟吴三桂曾经生活的地方。

洛金花见我点头答应，大为欣喜，第二天便安排了一乘小轿，由她亲自护送我回到吴宅。由于目前敌我尚未明确，洛金花不愿太过张扬，只有两名轿夫跟随，悄悄来到了吴襄府邸。那宅子还如往日一样幽深寂静，只是由于战乱，多了一分冷清。门上的家丁如今都已经换成了义军把守，我心中了然，李自成明说是保护，实则就是安排人手把吴襄软禁起来。

洛金花随着我一起走入内宅，我见到了躺在病榻上的吴襄。那日他被刘宗敏狠狠踢到胸口，至今淤血未散，依旧面色惨白，虚弱不堪。我垂泪道：

“公爹，您身体怎样？”

吴襄缓缓睁开眼睛，见到是我，虚弱地说道：“圆圆，你来了。我浑身疼痛不堪，想是不好。他们有没有为难于你？”

我跪在他床前：“公爹放心，这位洛将军保住了贱妾的清白之身。这次他们是叫我来跟您商议，劝三桂归降大顺的。如今闯王占领北京，万岁爷也已经在煤山吊死了。三桂无主之将，该如何是好？贱妾是一介女流，不懂政事，还望公爹给拿个主意。”

吴襄听罢，强撑着坐了起来，我连忙搀扶。洛金花接道：“吴老将军，明朝大势已去，你等也是前朝重将，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闯王爱惜吴三桂是一员将才，希望能收归大顺，为民所用。”

吴襄无奈地垂下头，叹道：“洛将军为天下苍生着想，实为女中豪杰。只是如今我儿远在山海关，不知老朽还能做些什么？”

洛金花见吴襄答应了，便道：“老将军只需要写一封亲笔信给吴三桂，信中内容讲明现状即可，其余的事情，就由我们来办，老将军只管养好身体。”

第二节　圆圆托梦诉衷肠，三桂惊醒询近况

拿到了吴襄的亲笔信，洛金花甚为满意，小心翼翼地收到怀中。我的心中却是五味杂陈。我被刘宗敏掳去并没有多久，可再回到此处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中间经历了那么多，可以说稍有差池便有性命之忧，真真是两世为人。

洛金花拿到了重要的信件，急着回去向李自成复命，便催我速速跟吴襄告别，尽快返回。我却不愿就这样匆匆离开，于是对洛金花说道："夫人请听我一言。我如今虽是夫人的婢女，但也是吴家老爷的晚辈，如今三桂不在京城，公爹身受重伤，我理应替三桂尽孝。夫人可否网开一面，让我留下来照顾公爹？"

洛金花道："我倒是可以叫你留下，只是你不怕我的死鬼丈夫再来缠你？"

我哑然，只得跟着她回到田畹旧宅。

三天后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与吴三桂初次相遇的天齐庙会，周围人头攒动，却听不到一丝声音，我们站在人群中，隔着好远的距离对望着。我拼命朝着他的方向挤过去，用尽全力才挪到他身边，却发现他此刻已经不是那时的便装打扮，而是一身顶盔掼甲的戎装，他骑在马背上，对我说道："圆圆，你等我三年！三年后我必回来见你！"

我想大喊着阻拦他，我想让他带我走，不然京城就要被攻陷，我还要受到刘宗敏的折辱，可是却怎么也喊不出声，我眼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模糊远去。一眨眼的工夫，街上就出现了好多人，有义军的士兵，也有京城的百姓。士兵全都举着刀剑，见人就砍，百姓纷纷逃命，大街上乱成一团。

我赤着脚，也随着人群疯狂地跑着，生怕身后凶残的士兵追上来。慌乱间却撞到了一个人，我定睛一看，那人居然是刘宗敏！他正抓住我的手腕仰天大笑，霍扎扎的虬髯随着脸上的肥肉来回颤动。我连忙甩开逃跑，却不知怎的，竟然闯进了一团迷雾之中，那迷雾的尽头立着一个身影，看身量竟然像是吴三桂！我拼命朝那边跑，却怎么也使不上力气，我用力挣扎叫喊，终于大喊出“三桂”，旋即便从梦中惊醒。

我惊出一身冷汗，兀自喘个不停，刚刚那喊声仿佛还在耳边盘旋。此时正值中夜时分，我睡在冰冷的房间里，哪里又有吴三桂的影子？我心中怅然，只能重新缩回被子里抽泣，这样的夜晚已经不知道熬过了多少个，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在未来等待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吴三桂竟然也曾经梦到过类似的情节，只是跟我的这个梦不大一样。那日他觉得头脑有些昏昏沉沉，便早早就睡下了。谁知刚闭上眼睛，就听到了一阵手铐脚镣的铁索拖拽声，他一惊，扭头一看，居然是我拖着枷锁正向他走来。他惊诧于我的样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就连一双鞋子都没有穿，赤着脚，原本纤细嫩滑的脚腕，如今已经被铁链磨得血肉模糊。我目光散乱，径直走到他的跟前，一下子跪倒在他脚下哭道：“将军救我！将军救我！”

他心中一疼，便醒转过来，此时天已经大亮，他以为自己只睡了一会儿，谁知却已经过去了一夜。正自诧异间，外面有士兵来报，说唐通前来求见将军。吴三桂疑惑，那唐通在京师被攻破后便已经降了大顺，如今怎么又跑到山海关来了？他暗自估量了一下，心中便猜到了大概，说了声“请”，士兵便把唐通带到了会客厅。

吴三桂见到唐通，便语带讥讽，道：“唐总兵别来无恙，不知你的李闯王给了你一个什么官职？”

唐通面露窘色，无奈自己是个说客，只得尴尬地笑笑：“吴将军惯会取笑。唐某这次前来，是同将军有要事相商。”

吴三桂心中已有计较，脸上却不露分毫，奇道：“哦，不知唐将军所

说的要事是何事？”

唐通急忙从怀中掏出吴襄的亲笔信，说道：“将军一看便知分晓。”

吴三桂接过信，展开一看，也是吃惊不小，这是他父亲吴襄的笔迹，他自是不会认错。唐通见他面色有变，继续赔笑说道：“闯王爱惜将军是文武双全的人才，希望能够得将军相助，共谋天下大事。这一次还命我带了四万两白银充当将军的军饷，算是见面礼，而且还得到了吴老将军的准许，不知将军还有什么要求？”

吴三桂道：“家父身体可还好？我那爱妾陈圆圆现下如何？”

唐通连忙回道：“都好都好。老将军如今在府中将养身体，已经派了好些个仆人细心伺候着。将军的爱妾陈夫人，现在也在府中休养。闯王派了义军在府邸周围日夜巡视，万无一失。”

吴三桂点了点头，突然想起昨夜做的那个梦，他心中还是记挂着我，觉得放心不下。但归降不是小事，他还要找手下的几个得力将官商议一下才能作出决定。事不宜迟，当下他便安排唐通住到驿馆里，将一众将官都召集到议事厅共商归降之事。

吴三桂说道：“这次李自成派了说客前来劝降，我虽与他水火难容，但他毕竟还是汉人。清兵一直对我朝虎视眈眈，这次万岁爷殉国，正值大乱，鞑子军难保不会乘虚而入，夺取我汉人江山。我山海关虽兵精粮足，却也无法依靠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如果可以借助李自成的兵力，一同攻打清军，一定能给对方以重创。只是还要听听大家的意见才是。”

底下的将官相互低语了几句，便目光坚定地齐声说道：“我等愿听将军调遣！”

于是，归降的事情就定下来了。唐通自是喜出望外，快马加鞭地赶回去给李自成报喜。吴三桂也早已归心似箭，立即整装，准备出发。他曾说，那是我给他托的梦，我的灵魂在向他求救，所以，他一定要立即赶回我的身边。

第三节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自从吴襄的信件被唐通带走之后，我就一直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山海关的消息。我不知道吴三桂会作何选择，他会答应李自成的劝降吗？如果他不答应，我独自身在京城，又该如何是好？

我度日如年，终于盼来了消息。那一日，洛金花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赶回来，看到我就大声说道："你的好日子要来了！"

我连忙迎上去问道："夫人此话怎讲？莫非是三桂那边有了消息？"

洛金花点点头，说道："不错！早上的时候唐通骑快马赶回了京城，跟闯王汇报了这个好消息。他说吴三桂已经决意带着自己的十万精兵投诚我大顺，他先行一步赶回来向闯王报喜，吴三桂在后面率领大军不日进京！"

我简直不敢相信刚刚听到的那些话，我一下子冲上去抓住洛金花的手："夫人所言非虚？"

洛金花吓了一跳，道："你这小女子，看着柔柔弱弱，居然手劲儿还不小。这种军机大事，我怎么可能哄你。"

我兴奋得眼泪都流了下来，这些时日的担惊受怕因为洛金花的一席话而烟消云散，吴三桂就要回来了！我再也不用忍受旁人的欺辱与恐吓，更不用独守空房，忍耐三年之约了！

谁知一连等了五日，吴三桂的人马仍然没有到达京城。我开始变得坐立不安，心中隐隐感觉事情远不会像我之前预料的那般顺遂。来京城的路并没有那么漫长崎岖，别说是日夜兼程地急赶，就算是慢悠悠地闲逛，五日也应该到了，为什么北京城却毫无动静！

我想偷跑回去问问吴襄，无奈又不敢离开洛金花半步，只好强忍焦躁。洛金花近几日也是双眉紧锁，愁云满面。她是军中武将，对于危机的预感远比我这种从没上过战场的弱女子要敏锐得多，她显然早就已经察觉到事情有变。

果然，不到傍晚，洛金花手下的军卒便来禀报。昨夜已经有探马回报，看到吴三桂的人马已经快到北京城的边儿上了，却不知何故突然原地扎下营寨不再前进。探马心中疑惑，便暗中观察，以为他们是打算休整一晚，第二日再进京。谁知今天一早，吴三桂的人马拔营起寨，居然折返回了山海关！

洛金花问那军卒道："闯王那边可知道消息？"

军卒回道："已经派人去回禀闯王了。"

当天夜里，李自成那边便派人来，将刘宗敏与洛金花都招了去，好像是要参加一个极为紧急的会议。

原来，吴三桂虽然已打算归降，但心中对李自成并不是十分信任，加之降将唐通一直是个摇摆不定的人，吴三桂对他所说的话更是疑着三分。不过看眼下的形势，吴三桂除了投诚，也着实没有别的办法好想。

吴三桂在关外有一个舅舅，名唤祖大寿，宁远人，世代皆为辽东望族，在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就已经投降清军。清军赐祖大寿高官厚禄、良田千顷，还为他修盖祖宗祠堂。闯贼大破京城之后，吴三桂心中十分纠结，究竟是该率兵与闯贼决一死战还是如何，一直守在山海关也不是长久之计。祖大寿趁此机会曾特意劝解过吴三桂，明朝大势已去，闯贼乃是头顶逆贼之名的草寇，就算一时得逞，也不该由他坐这个江山，不如就此降了清兵，一举推翻闯贼，也算是为前朝主子尽忠了。

可吴三桂还有自己的想法，不管是朱由检还是李自成，这汉人的江山起码一直都是在汉人的统治下，如果现在随清兵一同讨伐李自成，倒是可以做到事半功倍、轻而易举，但是那样一来，清兵便会占据中原，那岂不是将江山拱手让予外族？

吴三桂对祖大寿说，"宁愿在山海关死守，也不想汉人的江山落在异

族囊中”，气得祖大寿拂袖而去。

吴三桂表面上归顺了李自成，但心中也是极不情愿，于是在暗中派了密探，先大军一步悄悄潜入京城调查情况。他千叮咛万嘱咐，务必查明他家人的情况是否真如唐通所言。特别是关于我的安危，北京城如今兵荒马乱，他一直十分挂心。密探临行之前，吴三桂还亲自写了一封家书给我，要求务必交到我的手上。他希望我能安心等待他回去，只可惜，我并未有机会看到他的那封亲笔信。

密探悄悄潜入京城，发现这里的街道竟然犹如死城一般沉寂，早就没有了往日的繁华景象。他偷偷来到吴襄的府邸，发现有很多义军把守，看上去并不是护卫，更像是监禁！他寻了几次机会，都没有办法进入府邸，后来终于在附近的胡同里捉住了一个小贩。

密探把小贩逼到角落里，压低声音问道：“吴将军的府邸怎会有如此多的起义军把守？”

那小贩吓得体如筛糠：“回这位壮士，这些都是刘宗敏将军派来的人，说是保护吴老将军的。”

密探道：“可是真的保护？”

小贩犹豫了一下，回道：“这就不清楚了。不过数日前，刘将军来到吴老爷的府邸，在大门口将吴老爷踢成了重伤，据说现在还没好。好像还抢走了吴三桂将军的爱妾，那女人被刘将军带走之后，就一直都没有回来。”

密探心中一阵发寒，赶忙丢下小贩，兼程赶回军营禀报。当时吴三桂率兵已经行至京城附近，听了密探的回报，不禁怒不可遏：“伤我老父！夺我爱妾！我吴三桂怎能与你善罢甘休！”他当即动身，率兵返回了山海关。

而我被洛金花所救之事，吴三桂却半点不晓。他那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发誓要将李自成杀回老家。为此，他做了一个能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决定。

又过了两日，李自成接到吴三桂的亲笔战书，称不日将率领大军，讨伐闯贼。

第四节　吴氏族人遭屠戮，红颜祸水口难辩

回到山海关的吴三桂，一刻也没有停歇，立即派人请来了自己的亲舅舅祖大寿。祖大寿知道外甥已经降了闯贼，心中本是十分不悦，但是看他此刻返回，不知何故，便只好前来看个究竟。他见到吴三桂的样子，也是吓得不轻。

“三桂，你这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吴三桂七窍生烟，道：“舅舅，外甥错看那闯贼了！那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踢伤我父亲不算，还将圆圆抢到他的府中，至今生死不明！您说我如何不怒！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帅才，可他如此行径与欺男霸女的山贼草寇又有什么区分！”

祖大寿见外甥的样子，对李自成那边应该是没有任何转圜余地，微一沉吟，心中便有了计较，只是他希望有些话能由吴三桂亲口说出来，于是问道：“那外甥如今作何打算？”

吴三桂道：“舅舅，我愿听舅舅相劝，借清兵兵力讨伐闯贼！我要亲手杀了那个刘宗敏，不管圆圆是生是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接着，吴三桂便给清兵皇帝爱新觉罗·多尔衮写了一封亲笔信，上面只有几个字：“讨伐闯贼，甘当先行。速整虎旅，直入山海。”

李自成一开始并不清楚吴三桂突然回转山海关的缘由，连续的征战十分顺利，起义军一路长驱直入，直接攻下了都城，自是心中万分得意。李自成心中一直认为，吴三桂归降义军才是他目前唯一的出路和选择，面对外敌，他们双方的立场都应该是一致的。何况李自成还赏赐给吴三桂那么多的军饷，吴三桂万万没有不答应的道理，谁知，偏偏还是出了岔子。

李自成派了许多人手，前去打探事情的缘由。当他得知吴三桂已经降了清兵，清军不日将抵达山海关的时候，既感觉无比的意外，同时也无比的愤怒。

“吴三桂这个卖国贼，竟然将我汉人江山托于鞑子，真真可恶！唐通之前不是都已经跟他说妥，怎么他突然又变卦了！”

李岩在旁连忙说道：“闯王有所不知，吴三桂之所以怒返山海关，说到底这件事与刘宗敏将军有关。”

李自成一皱眉：“怎么还能与刘将军有关？”

李岩道：“回大王，刘将军那日去吴襄的府邸，看中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还将她强行抢到自己家中，吴襄上前阻拦，被刘将军踢成了重伤。这些事情唐通自是不能对吴三桂言说，谁知吴三桂放心不下他的爱妾，便暗中派人先一步到京城打探了一番，结果听到了这个噩耗，冲冠一怒，只为红颜。”

李自成气得快要说不出话来，道：“好个吴三桂！贪念美色，枉费本王对你的器重！也罢，速唤刘将军前来见我！”

刘宗敏跪在李自成面前，面色尴尬，伏在地上不敢多言。沉默了半晌，李自成才问起关于抢夺陈圆圆的事情，刘宗敏连忙辩解道：“闯王息怒，末将一时糊涂才做出了这种事情，那陈圆圆面带狐媚，末将实在难以抵挡。自古道是红颜祸水，看来此言非虚！如果不是这个女人，吴三桂又怎会中途变卦！她才是罪魁祸首！如今吴三桂竟敢引清兵入关来犯，正是用人之际，请闯王给末将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

李自成看了看跪在刘宗敏身边的洛金花，道：“洛将军为何也要行如此大礼？”

洛金花道：“刘宗敏是我丈夫，他犯错，我也有责任，请闯王责骂。”

李自成叹了口气，道：“你二人平身吧，如今敌兵来犯，我们应该速速制定一个应对办法才是。那陈圆圆可在洛将军的身边？”

洛金花道：“正是。”

李自成道："把她带来，本王有话对她言说。"

我被两个女兵领着，来到了李自成面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自成，身材高大，颧深，鸱目曷鼻，具有党项民族的外貌特质。我俯身拜倒，道："贱妾陈圆圆参见大王。"

李自成看了看我，道："果然貌若仙子，怪不得吴三桂肯为了你引清兵入关。"

听了这话，我心中又气又恼，忍不住流下泪来。吴三桂突然返回山海关，缘由我也是后来才知晓，起初我还以为他也要弃我于不顾，便回道："贱妾只是一介女流，怎能撼动天下大事，我甚至连清兵在何处都不清楚，请大王明鉴。"

李自成道："你啼哭也是无用。如今清兵入关，皆是因你而起。如此一来免不了又是一场激战，还要死伤将士百姓无数，红颜之魅，罪孽之深。"

我不再言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今他们非要将自己的错误加在我的头上，我势单力孤，如何能与他们辩解？我只有低头不语，暗自垂泪。只听李自成又说道：

"吴三桂通敌卖国，实属可恶至极。天下大乱，生灵涂炭，这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如果他肯归降我大顺，与我合力抗清，中原百姓便可免去战乱之苦。可惜啊！"

他顿了顿，又说道："今日我便下令，将吴三桂全家不论老少一律诛灭，人头悬挂于城头示众，我要叫天下人知道，当卖国贼是什么下场！"

我听罢直惊出一身冷汗，不顾一切地跪爬到李自成脚下，抓住他的衣襟哭求道：

"大王万万不可！吴三桂虽然犯错，却与他家人无关！家眷中都是老弱妇孺，又有何能力阻挡将军霸业！贱妾求大王网开一面，饶了他们的性命吧！如果大王非要杀人泄愤，就请杀死贱妾，不要伤害三桂的家人！"

李自成用眼角看了看我，鼻子里"哼"了一声，目光平静地说道：

"本王不会收回成命。不过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杀你，因为我要你活着，一生忍受天下人的唾骂！"

第七章

破镜重圆，辗转征战，却道故人心易变

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天人见泪痕。
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

第一节　清军入关闯王逃，鬼宅寂寞强度日

我一下子呆坐在地上，眼睛直直地瞪视着这个站在我面前的高大男人。他此刻的身影在我眼中就像一座遥不可及的山峰，他用眼角斜睨着我，眼神中充满了不屑与愤怒。我的手脚变得无比冰凉，我不需要再去哀求他了，包括这个大殿上的任何一个人。

我双手撑地，慢慢站起身来。虽然李自成比我高出很多，但是这样站在他的对面，就不像刚刚那样被他俯视，浑身都充满压迫感，会好受一些。我感觉，自己的心脏正在被薄冰层层裹住，眼神也慢慢冷了下来。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我直视着他咄咄逼人的目光，心中却丝毫没有慌乱。我突然从嘴角牵出一丝笑意，那不是会心一笑，那笑容中充满了嘲讽，对面前这个人的嘲讽，更是对我自己的嘲讽。

李自成看了我突然的变化，也微微有些疑惑，但仍旧不动声色。我收住笑意，目光依旧冷峻。

“呵，我还以为，义军闯王会是个何等的英雄人物，想不到也是个黑白不分的庸人。”

李自成还是没有反应，但是站在他身边的刘宗敏已经忍不住，一步跨到我面前，恶狠狠地说道：“你说什么？你一个妇人，哪里明白闯王雄图霸业的决心！”

我又扭过头，瞟了一眼刘宗敏：“那一日，是你来到我家中，将我强行掳走，还踢伤了我的公爹。如今三桂因为此事恼羞成怒，拒绝投诚，为何你们反要怪罪起我来？真真笑死人了……”

我话音未落，脸颊上就狠狠地挨了一下。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被这一狠绝的力道掼在了地上。我虽然半生颠沛流离，但是还从来都没有挨过这么重的毒手，就算是以前在梨花苑学戏，班主也只是用藤条抽打，却从来不碰脸蛋，因为戏子毕竟还是要靠脸面讨生活的。我被打得眼前发黑，一口气郁结在胸口，怎么都喘不出来。口中一阵腥咸，鼻孔里也有滚热的血液流下来，我趴在地上缓了好一阵，才算回过神来。我扭过头一看，刘宗敏正凶神恶煞一般瞪着我："你这祸水女人！若不是你，怎会误我闯王大事！"

他打了一下还不算完，竟还要往前冲，我也不躲闪。如今，我已心乱如麻，与其苟且偷生、背负一生骂名，倒不如在这里被他们打死来得痛快些。一直站在旁边的洛金花再也看不下去，箭步冲到她丈夫跟前阻拦道："够了！你堂堂武将，拿一个女人撒气算什么本事！"

刘宗敏向来不敢正面忤逆自己的妻子，只好狠狠瞪着我说道："你若是再敢对闯王不敬，小心你的脑袋！"

洛金花走到我旁边，帮我擦掉嘴角与鼻孔中流出的血，对我说道："如今，我已不能再收留你，你回去吴襄的府邸吧。"

她扶着我站起来，我没有道谢，也没有愤怒，此刻的我，脑中一片空白，好像就在一瞬间，五感已经从我的身体里消失了。我发髻散乱，蹒跚地朝着大门方向走去，我想即刻离开这里。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些事情的罪魁祸首最后竟然是加之在我的头上？我一介女流，竟能够撼动整个江山社稷？这岂不荒谬之极！

谁知我刚挪了几步，一直冷眼旁观的李自成突然说话了："且慢。"

我收住脚步，慢慢转过头去。他顿了顿，继续说道：

"我们正打算去将吴家老小带走，正好能与你同行。"

我胸口剧烈起伏，沉重的怨恨与深深的无力感像一块千斤巨石，拼命压住我，让我无法呼吸。我强忍怒火，只吐出了几个字。

"你何至于此……"

但李自成并未理会我，只是对旁边几人吩咐了句"出发"，便当先走

出了大门。

等我们到了吴襄府邸的时候，吴家上下三十四口，不分男女老幼，都被捆了个结实，跪在府门口的大街上等候发落，看来李自成已经提前派兵去吴家绑人了。那些跪在地上的吴氏宗亲人人面无血色，眼神就像是被猎人捕获的动物一般惊慌，他们大概已经猜到，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一种命运。这一路上，我虽然在脑海中想象了多次这骇人的景象，但是当这个景象真的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还是觉得太过震惊，我头脑一阵眩晕，险些栽倒。

李自成走到我旁边，低声说道："回头打起来，肯定兵荒马乱，你就留在吴襄的府邸吧，这里才最安全。过了今日，这宅子便是你一个人的了，当然，也许还会有吴家的孤魂野鬼故地重游。"

我听了他的话，忍不住浑身起栗，脚都开始发起抖来。

"你杀了我吧，放过他们，求你……"

李自成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吴三桂冲冠一怒是因你而起，本王便成全他留你一命。但是他出尔反尔，就必须付出代价。"

当日下午，吴三桂宗族上下三十四口在永平城西范家庄被李自成斩杀，大小三十四颗人头皆悬挂于城墙之上示众。李自成率兵马出城迎战，吴军、清军联手夹击，万难抵挡，终不敌，是夜便退回北京，旋即率领人马逃出北京城。

李自成临走之前放了一把火，将紫禁城的一大部分建筑焚毁。冲天的烈焰映照的夜空都泛起了火光，街市上到处都是跑动的身影，有逃命的，也有赶去救火的，李自成便趁乱出城，一路向西安而去。

我独自一人，蜷缩在这阴森空荡的宅子里。这里如今就犹如一座鬼屋，即使我待在曾经满是温暖的卧室里，还是忍不住觉得阵阵发寒。窗外摇曳的树影，偶尔传来夜莺的悲啼，都犹如鬼哭狼嚎一般。我完全无法入睡，在角落中紧紧把自己裹在被子里。

我觉得自己四周有吴氏的冤魂在看着我，他们的眼中都流出血来，一

言不发地盯着我看。我不敢睁眼，我觉得我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只能徒劳地低语着：“将军救我……将军救我……”

第二节　军营相遇悲情起，破镜重圆心难欢

清军的统帅多尔衮要求吴三桂放弃联合清兵讨伐李自成的想法，而是要他彻底投降清兵。虽然多尔衮已经收到了吴三桂的求救书信，但是心中对他仍然无法完全信任。哪怕清军已经到了山海关五里之外，多尔衮还是担心，吴三桂是否是在使诈，已经暗中勾结了李自成，打算假意向清兵示弱，以求将多尔衮引至此地，两者合力重创清军。

李自成的起义军一直节节胜利，正值势如破竹之时，多尔衮心存疑虑也并不是多余的。吴三桂无奈，只好剃掉头发，表示愿意投降清军。但是吴三桂向多尔衮提出条件，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只有做到此，才愿意将包含北京城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割让给清兵。

多尔衮欣喜，很快便答应了吴三桂的条件。李自成带兵出京城迎战吴三桂，恰逢吴三桂的军队作为清军先锋迎头而至。吴家军与李自成的部队在山海关外一片石展开激战，继而又爆发了惨烈无比的石河大战。吴三桂率领的部队作为先锋军，向李自成发起猛烈进攻，而多尔衮趁势带人绕到了李自成的后方，双面夹击。李自成腹背受敌，只能率领残部不断向西撤退。

而此时身在鬼宅中的我，一直都被紧张与恐惧笼罩着，精神委顿，早已没有了时间的概念，记不清在这鬼宅中到底度过了多少时日。李自成说得很对，自从他杀光了吴家上下，这宅子就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不管街上如何乱，都没有人愿意接近这座宅子。因为这宅子主人们的首级此刻正悬挂在城头，不管这里有多少银钱财宝，也都嫌晦气，不敢踏入这阴森森的

房子半步。

我连日水米未进，只是那样一直缩在床铺上一动不动，白天的时候还好过一些，夜晚简直无法忍受。我那时候甚至想过，也许我就会这样死在这张床上，没有暴力，没有战乱，只是这样慢慢地衰弱而死。我一直不停地追逐，想跟上别人的脚步，希望有人能陪在我身边，哪怕不能停留，起码也可以与我并肩行走。没想到，最后到了快死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人。

心中悲切，可惜，我早已没有了眼泪。

又昏昏沉沉地不知过了几日，我已经极度虚弱，却仍然没死。也许，在我内心深处，还是在等着吴三桂来救我，等着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等着他驱走我心中所有的恐惧。虽然现况如此绝望，我还是忍不住这样想。

那天的半夜，我从睡梦中被惊醒。院子里有嘈杂的声音，好像有好多人在那里徘徊。他们举着火把，因为我看到有点点火光透过窗子映射到屋子里。他们在搜查每一个房间，似乎是在找什么。只是我的意识已经渐渐模糊，所谓的醒着，其实也只是意识还尚存于身体，可四肢百骸早已无法移动半分。

终于，他们推开了我所在的房间大门，很多人闯了进来，举着火把四处照，他们发现了伏在床上的我。我听到他们大喊：“将军，找到了！在这里！”

紧接着，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闯入了我的眼帘，在意识消失的最后一刻，我看到他冲到床铺边，一边摇晃我的身体一边大喊着：“圆圆！你醒醒！圆圆！”

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其间竟然一个梦也没做，只是那样沉沉地睡着。待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我挣扎着坐起来，想下床去外面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昏迷之前曾见到一个身影，那人像极了吴三桂，如果不去确认一下，我的心无论如何都安稳不下来。谁知刚要站起来，脚下一软，立时跌倒在了地上。这时，房间的门被打开了，一个男人的身影一闪便进了房间。他见我摔倒，赶忙过来扶我，我抬

头一看，那进来的男人正是吴三桂！

在鬼宅的几日，我几乎就是靠着在脑中不断臆想与他见面的场景活下来的。我还曾经想过，如果我见到他，是会相对垂泪，还是相视而笑？吴家上下被李自成斩杀三十四口，想笑恐怕是不行的。可如今，我却只是愣愣地看着他，心中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他也是那样看着我，他的眸子还是如从前一样漆黑，只是目光中少了曾经的那抹温柔。我们相顾无言，他见我一直坐在地上，便轻轻将我扶起，说道：

“地上凉，快起来。”

不知为何，我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我一直以为，我有好多话要对他说，有好多苦水要对他倾吐，但那时在见到他的一瞬间，这些欲望竟然诡异地消失无踪了。吴三桂如今已将头发剃成了清军模样，也换了满族着装，而我依旧是一身明朝打扮，我们坐在一起，看上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别扭。

吴三桂先开口道：“你多日水米未进，大夫说你的身体极度虚弱，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大碍了，多吃些东西多休息，慢慢就会恢复如初。”

我点点头，问道：“这是哪儿？”

吴三桂道：“这是我在京城的别院，我们暂时在这里歇息。那边，还需要处理一下。”

我知道他所说的“那边”指的是吴襄的宅子，想起枉死的三十四口，鬼哭狼嚎的哀声仿佛又一次钻进了我的大脑。我痛苦地捂着耳朵，眼泪也瞬间涌了出来。

“他们为什么不杀了我？为什么要让我忍受这样的折磨？”

吴三桂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

“算了，都过去了。”

他没有像从前一样，抱住我的身体轻抚安慰，也没有像从前一样，伸手帮我拭去脸上的泪水。他的腰上扎着白色的孝带，那颜色如今看来极为醒目刺眼。我很清楚，他并非是对我全无爱意，而是他没有办法做到完全

接受现在的我。他与我有了芥蒂，那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弥补的创口。这个创口并不是一句“不在乎”就可以掩盖的。今后的每一天，只要他看到我，就会想起他枉死的家人。

破镜难重圆。

这也许是李自成留给我们的最残忍的报复。

第三节　颠倒辗转入云南，三桂称王阎赋歿

无论心中怎样不安，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清兵派了专门的人前来协助吴三桂料理丧事，将那些无辜之人的尸首埋葬了。下葬的那天我并没有前往，因为我当时的身子还十分虚弱，完全没有力气跟着车马往返。

不过就算是我身子完全恢复，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踏出大门，因为我不知道世人会怎样评说。京城近日来发生的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相信已经遍传了整个中原。他们会怎样看待我，又会怎样看待吴三桂？我想起了那日李自成鄙视的目光还有刘宗敏穷凶极恶的表情，心中又是一沉。

依照约定，吴三桂将包含北京城在内的河北大部分地区全部拱手割让给了清兵。摄政王多尔衮对吴三桂此举甚觉欣慰，山海关一役的当日，便加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还命他继续作为前驱，追讨李自成的人马。兵贵神速，不日便要起兵出发。

我正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看天花板的视线都变得模模糊糊。我先是听见门外传来了一阵铠甲铿锵之声，紧接着便听到门口的丫鬟说道："将军来了。"大门被打开，吴三桂身着铠甲走了进来。我缓缓睁开眼睛，看见是他，就想要起身。

"不可！"

他快走了几步拦住了我，让我重新躺好，又掖了掖被子。我看他一身戎装，就知道他又要出征。我虚弱无力地说道：

"将军这是又要出征了么？"

吴三桂点点头，说道："唉，如今，我已经归顺清廷，就要听他们的安排。"

说着，他又帮我抚了抚额发。

“你今日觉得身子如何？”

我道：“觉得好多了，我曾经以为自己在劫难逃，就快要死了。没想到，居然还是活了下来。”

吴三桂隔了半晌，才复又说道：“人各有命，这也是你命中注定有此劫难。我在山海关的时候，一日晚间梦到你蓬头垢面地来跟我哭诉，便觉得心中不妥，第二日派了眼线前来京城打探，结果你果然出了事……”

我打断他：“阴差阳错实属无奈。我被掳去之后，其实还曾回去过父亲大人的府邸一次，是为了知会他老人家写信劝降你的事情。只是那次去的时候，行事十分低调，着实没有几人知道，结果……”

吴三桂道：“我本想借清兵兵力击败李自成，复兴朱家帝位，可是多尔衮深谋远虑，早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定王朱慈炯已经被杀，如今大明无人能继承大统，复兴无望了。”

我没有插言，只是静静地听着他说。

“我的退路早都已经被他们堵死，如今清兵封我为平西王，其实也是为了昭告天下，我已经完全投降清兵，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我也只能选择继续下去。这一次，多尔衮派我继续追赶李自成军队，还安排英亲王阿济格随我一同前去。所以圆圆，我又要出征了。你身子没有恢复，等我战事告毕，便回来接你。”

我点点头，只说了一句“将军珍重”，他便站起身，走出了房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虽然只是分别了几十日，却仿佛分别了几十年一样长久，彼此竟然生出了一丝生疏感。我们之间就好像是被一道透明的墙壁阻隔着，能看得到对方，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到对方的身边。

吴三桂跟随阿济格率兵追赶李自成残部，途经庆都、绥德、延安，最后一直攻打到西安。李自成节节败退，几乎没有休整的时间。吴三桂督军一直追到九江，才接到清军的召回令。后来关于李自成的去向也是众说纷纭，我也只是听说，李自成撤出北京后一路逃往西安，路过湖北通城县九宫山玄帝庙的时候前去拜神，结果却因过度劳累而熟睡，遭到通城县当地

乡勇的误杀。李自成一生算得上是个风云人物，我回忆起他高大的身材与犀利的眼神，想不到却只有这样一个平庸的结局，果然世事难料。

吴三桂被清兵召回继续镇守山海关，在这期间我一直留在京城之中的府邸，我们几乎不怎么见面，他战事繁忙，只是偶尔有些书信来往。

后来，吴三桂被封为平西大将军，分数次被指派出征前去剿灭农民起义的余党，以及明朝残余势力，尤其是南明政权，是清兵绝不允许存活的。虽然之前多尔衮并未明显地表现出想要收纳所有汉人江山的意思，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的这种野心与坚定早已是司马昭之心。

历经连年征战，各路余党终于扫清，自李自成死后，农民义军的战力便开始每况愈下，部队分散对敌，没折腾几年，余部几乎被清军扫清殆尽。而南明政府曾经一直将希望寄托在吴三桂的身上，如今吴三桂投身清军，对南明政权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终于，清军直入缅甸，缅甸国王献出一直躲藏的南明永历帝，吴三桂在昆明杀掉了永历帝朱由榔，这也是为清兵扫除了统一中原的最后一个障碍。

吴三桂因此举而被晋封为亲王，从此久镇云南。我也因此随着吴三桂的家眷一同定居到了云南，而此时，已经是康熙元年。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还有怎样的意义。康熙元年，这一年，我已经三十有九。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年华老去的时候，我该如何面对今后的人生。而当这一天真的到来之时，我反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就好像这年华逝去只是在一瞬之间。

吴三桂连年征战，无数的日日夜夜都是我一个人在寂寞与冰冷之中度过。看着镜子中的姣好容颜慢慢变得失去光彩，一头的青丝逐渐被沾染上灰白，我都没有察觉。女为悦己者容，而我只是一个孤芳自赏之人，装扮不装扮，变成什么样子，又有谁会在乎？

也许我一直以来都太过于理想。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我一直以为作为吴三桂侍妾的我，只要有他的心便好。可惜世事难料，等我看懂眼前的现实之时，一切都太迟了。

第四节　新宠旧爱不胜数，自知珠黄不相见

吴三桂出征讨伐李自成之前，曾对我说过一番话，“我的退路早都已经被他们堵死，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我也只能选择继续下去”。这些话一直叫我觉得，他是迫不得已才选择了这条路。我虽读过不少诗书，但兵法却是一窍不通，我只是相信着，吴三桂所作出的决定，一定自有他的道理，而我，只需要相信他。

可是这几年来，我渐渐发现，吴三桂已经越来越享受这份胜利的喜悦。他的眉头已经不像曾经那样紧皱，也不会再为复兴明朝耗费一丝心神。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杀余党，灭朱氏，毫不手软。他在朝野的地位日益提高，我的心也愈加悬了起来。

如今这座平西王府，建筑规模与装饰之奢华早已超出京城宅邸何止万倍。奢靡的生活让他逐渐淡忘了曾经的分别与苦难，我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还记得自己的族人曾经在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里惨遭屠戮。他在这里供养着数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作他的宠妾，而当他的怀中搂抱着那些女子开怀畅饮的时候，我恍惚间仿佛看见了曾经的田畹。

不知道那些女子，此时此刻心中作何想法，是否也跟我当年一样，只是无奈地强颜欢笑，还是真心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朝生与死。毕竟，荣华富贵，珍珠宝石，对于一些女人来讲，吸引力永远都是无穷的。

我每日都只是在我的小院里，安静地摆弄我的花花草草。那些植物不言不语，却能够用鲜艳的颜色告诉我，它们的生命是何等灿烂。吴三桂经常会来到这个小院子看望我。每一次他来，我都会替他烹上一盏普洱香茶，然后坐在围廊下，沐浴着轻柔的微风，静静倾听着院子里植物枝叶沙沙作

响的声音。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刻，我觉得我似乎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身旁坐着的吴三桂也是挺拔飒爽的少年将军，不需要言语，只是这样安静地靠在一起，便能够把自己的心思传达给对方。不过，在我每一次几乎要相信自己的臆想的时候，吴三桂都会轻咳一声，叮嘱我天凉了要多加衣服，然后便起身去寻其他爱妾了。

一开始，我也曾偷偷落泪，但时间长了，就变得不甚在意。镜中的自己虽然还算是风韵残存，但早已失去了年轻少女的那种活泼与光彩。我的目光如今淡然得像一湖潭水，仿佛看透了一切，又仿佛茫然若失。我可以理解吴三桂寻了那么多爱妾的原因，因为我已年华老去，青春不再，而他此时贵为平西王爷，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刻。我还知道，他因此对我心存愧疚，所以不管公务如何繁忙，每天都要抽空到我的小院坐上一坐。可就只是这样坐一坐，还是会招来那些年轻爱妾的妒忌。

吴三桂的爱妾中有一位名唤巧容的女子，年方二十有一，虽不至貌若天仙，但是五官极为端正耐看，皮肤柔嫩得吹弹可破，娇艳可人，善弹琵琶。吴三桂十分中意巧容，总是喜欢在饮酒的时候听她弹奏一曲。

有一日，吴三桂召集爱妾们聚餐饮酒，我也坐在其中。酒过三巡，他饮得有些微醉，毕竟他也上了几岁年纪，连年征战伤痛疲劳，酒力早已不胜当年。他点手招呼巧容。

“巧容啊，今日大家欢聚畅饮，你何不弹奏一首以助酒兴？”

巧容从容不迫，欠身离座走到吴三桂面前万福，道：“是，贱妾这便弹奏一首助兴。”

只见她坐在屋子中间的圆凳上，怀抱琵琶，玉葱一般的纤纤手指开始不断拨弄琴弦，美妙的乐音从她的指尖流淌而出。那声音时而铿锵有力，时而绵软柔长，我在心中也是不住赞叹，就算我再练上十年，恐怕也只是勉强及得上她。

“低眉信手续续弹，诉尽心中无限事。”

我心中默默念起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句。弹琴的女子低眉垂眼，

玉指轻弹，琵琶声款款流泻，仿佛在向听客诉说着自己难以言说的往事。只是眼前这位佳人，曾经的往事我却半点也猜测不出。

演奏完毕，吴三桂用力拍手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啊！"

巧容一笑，连忙起身走到吴三桂面前施礼道："王爷缪赞贱妾了。"

吴三桂道："何来谬赞之说，你刚刚弹奏琵琶的样子，就好比是壁画上的飞天活了一般。跟当年圆圆入府时的样子好像……"

吴三桂说者无心，但巧容听者有意，我看到她秀眉微蹙，似是面色不悦。我连忙起身说道："王爷，巧容妹妹年轻貌美，琵琶技艺也是精妙绝伦，非是贱妾可比，就算是叫贱妾练习上十年，都不及妹妹三分。"

巧容面色似有和缓，但看上去仍然显得僵硬，她转过身对我说道："姐姐过谦了。姐姐的乐器造诣定然在我之上，毕竟姐姐出身楚馆秦楼，这些磨炼定是有的。明日若是得闲，可否向姐姐请教琵琶技艺？"

我面色尴尬，没想到她出言如此，只能装作没听到，淡淡道："妹妹若是不嫌弃姐姐愚钝，不如你我切磋也好。"

巧容一笑："那自然好，我到时候还会给姐姐带几个保养容颜的方子呢。"

其余侍妾开始窃窃私语，我身体僵硬地站着，不知该如何是好，偷眼看向吴三桂，他早已因为酒醉都睡倒在椅子上了。

自那日起，我便不再坐在小院中看着那些植物打发时光，我一直隐忍着自己老去的事实，如今被人揭穿，居然是如此难以承受。吴三桂数次来访，我都闭门不见。碰了几次钉子之后，他也便不再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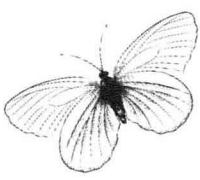
院子里的植物依旧长势茂盛，可越是茂盛繁华，就越是离衰败又近了一步。



第八章

木鱼声声，梵音朗朗，香烟缭绕商山树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
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
惟望夕空长叹。



第一节　世间纷扰皆看破，请愿诵经度余生

自从镇守云南之后，吴三桂的生活便愈发穷尽奢华。他曾经只是喜欢读兵书，喜欢习武，并且富有正义感，而如今不知何故，就如同完全变了一个人。

平西王府不只养着若干侍妾，还有着数不清的金银、穿不尽的绫罗。我还听伺候我的小丫鬟说，王爷手下的人经常在外面惹是生非，鱼肉乡里，除了搜刮民财之外，竟然连欺男霸女的事情也是常有的。我本想劝说几句，无奈自己身份尴尬，不知如何开口才好。

朝代交替的战乱逐渐平息，百姓的生活开始逐渐恢复平静。如今康熙帝即位登基，更是大为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经历过战乱的老百姓，内心自是无比渴望安宁的生活，因此这一做法深得人心。渐渐地，那些一直想要反清复明的能人异士，也都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对于老百姓来说，只要能够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又有几人会在意皇帝是谁？

我依旧在自己的小院中，过着行尸走肉一般的生活。每日除了用饭睡觉，几乎就没有其余的事情可做。我不见吴三桂，他心中多少也是能猜到几分的，只是不愿意说破，不过他也没有逆我之意，毕竟府上的年轻女子数不胜数，从来只见新人笑，有谁在意旧人哭？

一开始，他还会时不时地命下人送一些东西过来给我，有时候是名人墨宝，有时候是上乘的布料。时间久了，送东西的间隔也越来越长，最后终于不了了之。

其实，我心中清楚，我不见他，只是一种任性，但是我没办法做到让自己不任性。我曾经是他最宠幸的女人，他曾经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

我记在心里。他指尖的温度，深邃的眼神，都令我倾倒不已。我为了他不惜使尽手段欺骗田畹，不惜一死，以保自己清白之身，甚至愿意拿自己的性命去换他全家老小。可是这一切的付出，为什么会换来如此结局？他曾经信誓旦旦，结果爱上的仍旧只是我的容颜。

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我只能继续这样任性下去，也许我的内心深处还在隐隐希望他能如从前一样，慢慢走到我身边，用手指刮一下我的鼻梁，说一句“又在胡思乱想”。不过，这完全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毕竟我已经不是当年年轻貌美的陈圆圆了，而他，也不再是当年少年将军的吴三桂。

岁月匆匆，转眼又过了数年。

一日，小丫鬟梅兰走进来，反手关好房门，走到我身边，压低声音对我说道：

“夫人，奴婢听说了一件大事。”

我呷了一口已经冷掉的茶，问道：“什么大事？”

梅兰道：“奴婢听说，王爷最近正在招兵买马，每日不停地抓紧操练呢。”

我道：“那算什么大事？王爷是武将出身，操练人马，守卫边陲，岂不是分内之事么？”

梅兰道：“奴婢原本也是这样认为，结果刚刚路过正厅，王爷他们正在议事，奴婢不小心听到，王爷似乎……似乎……”

我看她欲言又止，似乎有什么隐情，就催促道：“似乎什么？好好说出来。”

梅兰一脸的紧张，说道：“似乎王爷想要推翻当今万岁，自己称帝。奴婢本不该多言的，只是事关重大，奴婢得知会夫人一下才行。”

我嘴角牵出一抹苦笑，该来的还是会来。我又想了一会儿，便对梅兰说道：“这件事情我已知晓，切莫再对他人提起了。”

梅兰点点头，连忙退了出去。

其实对于吴三桂如今的野心，我并不是一点也没看出来。我半生漂泊，早就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康熙帝为了稳固江山，除了安抚百姓之外，还需要做的就是削减军队与军队开销。太平盛世是不需要养太多武将的，武将手中的权力太大，也许就能直接影响到皇帝的统治地位，康熙帝也许就是看清楚了这一点，于是着手撤藩。

我虽足不出户，但多少有所耳闻。为了削减经费，康熙帝已经颁布了数道圣旨，以“云贵军事行动已停”作为理由，收缴了吴三桂的平西大将军印信。撤藩已经真正触及了吴三桂的实际利益，因此他火冒三丈，如此便心有不轨，也不是不能理解。

只是我已经懒得再去思考关于他的事情，我决定再见他最后一面，我需要把一些事情交代清楚。我吩咐梅兰预备酒菜，再去前面把吴三桂请来，就说有要事相商。

傍晚时分，吴三桂来到了我的小院。他的颜色日渐衰老，头发也已花白，曾经深如潭水的双眸，如今已经变成了浑浊的深灰色。我见他进来，连忙起身万福。

“多日不见，王爷身体可还安康？”

他将我扶起，与我一同坐到桌子旁边。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半晌，才说道：“你瘦了。”

我淡淡一笑：“贱妾不喜荤食，每日粗茶淡饭，反而觉得身体轻盈。”说着，我帮他满了一杯酒递了过去，又道：“贱妾敬王爷一杯。”

他接过酒杯，却没有饮，而是问道：“你一直不愿见我，我并不是完全不知道理由。今日突然邀约，是为何事？”

我见他神色郑重，便也搁下酒杯，复又站起身来，给他深深一揖，道：“贱妾半生追随王爷，曾经想过要侍奉王爷一生一世。无奈世事无常，如今王爷身边有佳人相伴，已经不再需要贱妾的照料。咱们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每一段回忆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宝。只是那些事都太过轰轰烈烈，刻骨铭心之感痛彻骨髓。如今，贱妾的心累了，唯愿剃度出家，余生陪伴

青灯古佛便了，还望王爷成全。”

即使是在此时此刻，我仍旧希望吴三桂能够挽留我，哪怕只是三言两语的寒暄话。可是，他只是叹了口气，也许是我刚刚的那番话勾起了很多他心中的往事。

他沉思片刻，道：“唉，圆圆你这又是何苦……”

第二节　三桂出战兵必败，圆圆削发断情丧

吴三桂没有多余的挽留，我想，他的内心应该也与我一样矛盾。他对我并非早已无情，只是一直没有把“灭族”的心结彻底解开。世人对于我的责骂，世人对于他的诟病，他心中皆是一清二楚。我并不了解，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他有没有在心中悄悄地后悔过，后悔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最后反落得身背骂名。可是，他如今的种种行为又会叫人感到，他其实是十分享受这份胜利果实的。他有着自己的计算，有着自己的野心，而我，说不定只是他这野心当中的一颗重要的棋子。

我并不愿相信这一点。

我曾经只是单纯地恋慕着这个男人，即使到了现在，这份情感也从未改变过。可谁又能想到，只是这样单纯地恋慕，居然可以轻易撼动历史前进的方向！只可惜，繁华过后注定要归于平淡，于是我只能选择离开。

我只跟吴三桂要了一乘小马车，由一个老人驱赶着牲口，来到了宏觉寺。我没有带任何华服，也没有带任何细软，我曾经披红挂绿地入了吴三桂的将军府，如今，我只希望自己能够轻轻松松地离开。

宏觉寺地处山林，树木与寺庙浑然一体，别有一番幽静气息。佛殿雄伟，其中安放的佛像也是金碧辉煌、庄严肃穆，有气魄不凡之象。这里每逢初一、十五，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檀香袅袅，竟会给人一种身在仙境的错觉。

而我，即将要在这里，过完自己剩余的人生。

我跪在大雄宝殿的佛像前，双目微闭，双手合十。如今还未逢初一、十五，香客寥寥，大殿也并不是十分嘈杂。我突然回忆起之前在天齐庙与

吴三桂初次相遇的场景，心中感叹世事无常。宏觉寺住持站在我身旁，手捻念珠，见到我微闭的眼中缓缓流出泪水，便说道：

“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阿弥陀佛。施主眼中含泪，怕是尘缘未了，一旦遁入空门，便不可再过问凡尘之事，施主可要思量再三。”

我缓缓睁开眼睛，用衣袖轻轻拭去泪水，说道：

“大师，我心中已然厌倦了这尘世的一切。我一生命如浮萍，总是随波逐流，任人摆布。这一次终于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还望大师能够成全我这个苦命的人。”

住持道：“好吧，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不便多劝，这便为你削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旦你舍了这头青丝，从此便再与尘缘无关了。”

我点了点头，依旧跪着一动不动。我能听到剃刀在我头皮上来回游走的声音，随着这骇人的声音，有些花白的发丝散落了一地，就像是我逝去的青春年华，断了，就再也无法找回。

住持仪式已毕，双手合十，对我说道：“你一生皆在红尘中纠缠，如今遁入空门只为寻求内心宁静，往后就叫你寂静吧。”

我剃度之后，吴三桂曾经来看过我一次，但是我并没有见他，只是托报信的人带给他一句话：“你我此生，不复相见。”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再也不能忍受清廷对他军队的缩减与军饷的克扣，忍无可忍之际，便顺势再云南起兵造反。他杀死了时任云南巡抚、加太子太保兼少保的朱国治，自我封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还命令自己的部下“蓄发，易衣冠”。吴三桂曾引清兵入关，合力攻打农民义军，后来天下被清兵平定，他是首先站出来主张“矢忠新朝”的前明朝将官。然而过了三十年，他居然重新扯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主张复兴汉室，誓将鞑子军赶回关外。

在叛军挑起大旗之前，吴三桂也真的做足了功课，甚至亲自前往永历帝的墓前痛哭失声，以至倒地不起。可那枉死的永历帝，却恰恰是死在了吴三桂的手上。在场将官见此情景也是受到了极大的煽动，群情激奋，发

誓要恢复汉人山河。

虽然吴三桂对此次叛乱做了极充分的准备，却没有料到，康熙帝虽年纪轻轻，却是雄才大略。他面对反贼也并未惊慌，只是先停撤平南、靖南二藩，同时还派遣了宁南靖寇大将军前往云南讨伐吴三桂。

这一次孤立与打击，也搅扰得吴三桂心中十分恼火。他担心云贵地区军心、民心不稳，便于康熙十七年于衡州府举行了称帝的加冕仪式，自称“大周昭武皇帝”，国号“周”，改元“昭武”。

可是，这一次称帝十分匆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与清军的战局。虽然吴三桂一度占据上风，却因为年老体衰，加之常年征战，精神早已萎靡不堪。康熙十七年八月，时值衡州酷暑之季，他觉得胸口憋闷不已，无论如何都无法舒缓胸中的郁结。那一年，他已经六十有七，身体早已无法负荷太多的负担，连年的征战给他带来的只有伤痛与萎靡。那一日，骄阳似火一般炙烤着大地，吴三桂突然觉得身体僵硬，紧接着便摔在了地上。等到他的亲兵发现时，他早已摔得头破血流、人事不省。手下军士连忙将他抬到软榻上，叫来大夫诊治。大夫掐着他手腕的脉搏好半天，才说道：“这是中风噎嗝之症。”

此时，军中将官无不骇然，战事已至此，主帅却突然病倒，当真是手足无措。此时的吴三桂，连说话都困难，别说是餐饭，就连水都喂不下一口，不出十日，便撒手人寰。

等到我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距离他去世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半年有余。我以为我会号啕大哭一阵，谁知我竟无比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也许这是他最好的结局，如果他是在乱军中被俘，最终定然不会落这样一个全尸的结局。

没有陪他走到最后，我并不后悔。因为不管我见他，还是不见他，我对他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只可惜造化弄人，我没法确定他在死去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我，是不是了解到了我对他的情意。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的人会不会进入极乐世界，但是至少，他去的那个地方，我最终也会去，无论那里是天国还是地狱。

第三节　吴氏九族受诛连，寂静抽身得平安

吴三桂病逝以后，他的孙子吴世璠日夜兼程赶至衡州，继承了大统，时值康熙十七年。一年以后，吴世璠改元为“洪化”元年，并且尊其祖父吴三桂为“太祖高皇帝”，其父吴应熊为“孝恭皇帝”。可惜的是，吴世璠的帝位只存在了不到一年，就宣告结束了。

康熙十八年九月，康熙帝派遣清兵攻打大周都城衡州，衡州城就此失守。次年，吴世璠逃至昆明，但当时所有军队已呈败势，年纪尚轻的吴世璠根本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康熙二十年，康熙帝派遣定远平寇大将军赵良栋、彰泰、赖塔等将官率兵进入云南，对昆明城实施围城战略。

艰难的对峙持续了很长时间，昆明城内早已粮食断绝、饿殍遍地，吴世璠军心涣散，想尽了各种办法也无法扭转困局。不仅如此，吴世璠的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文臣武将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已经纷纷向清军投降。同年十月，清军终于攻破了昆明，吴世璠见大势已去，只好在城中自尽殉国。

吴三桂作为明朝武将，在明室覆灭之时，曾立誓杀光义军，助朱家恢复帝位。可后来很快又投降了清兵，借助鞑子军的力量征战南北。最终将起义军扫清，也算是为朱家复仇。按理说，他本应该安分守己，可他却偏偏野心勃勃。自古道“忠臣不事二主”，吴三桂之言行，只能留给后人去评说。

吴家反贼如今已经肃清，吴家的亲眷也被充军的充军，流放的流放。如果我当时没有离开，那么我现在也应该是这些受惩罚的人当中的一个。

然而，我的内心却并不为此感到庆幸。

如果可以一死，对于如今的我来说，并不一定就是坏事。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却最终活了下来，这也未必就是好事。

我曾经有着令人倾倒的美貌。我原本以为，那会是我受用一生的珍宝，谁知却是招来无数祸端的根源。

我曾经信心满满，觉得只要我努力去追求，便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结果每次都被宿命玩弄于股掌。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总是要被别人利用、抛弃，如物件一般互相争夺，甚至是中伤。这些问题，恐怕一直到我死去都不会寻到答案。

最近这段日子，我总是变得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小时候照顾病榻上的母亲，因为生活拮据而被父亲指责痛骂，在梨花苑学戏认识了冬荷，冬荷野外的荒冢，与冒辟疆、董小宛一同月下泛舟，天齐庙偶遇吴三桂……

我不清楚，是不是自己已经大限将至，如果真的是那样，我该有多么欣慰与轻松。离开这个世间，我便可以了无牵挂，舍掉这具加诸在我灵魂之上的沉重皮囊。曾经有多少人，为了这具皮囊争吵、贪婪、爱慕、抢夺，甚至因为这具沉重的皮囊而搭上数不清的无辜性命。

住持为我取的法名着实十分贴近我内心所愿，寂静，生于乱世，但求片刻安宁。

寺庙的生活十分清苦，但是少了那么多尔虞我诈，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来到了极乐世界，不需要想自己的明天会怎样，只是踏踏实实地过好眼前的生活。

早晚三朝拜，从来都是一次不少。我虽然已经年老体衰，做不来太繁重的活计，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做那些看似粗笨的体力活。因为我渐渐发现，让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手中的劳作的时候，那种酣畅的愉悦感要远远高出曾经虽锦衣玉食、却只能独守空房、入夜痴盼的日子。

平日闲来无事，我还在禅房外面的土地上开垦了一块耕地，在那里种上一些蔬菜与植物。庙里的青菜供应还算充足，可我还是喜欢亲自动手劳

作的感觉。

时光荏苒，我在宏觉寺已经生活了十余年，康熙帝的统治已经十分稳固，百姓的生活也变得安稳了许多，至少不用颠沛流离、背井离乡了。

谁做皇帝，真的就如他们所想的那么重要吗？

不过，如今的我已经没有心思去理会外面的人和事，我是出家之人，并非在家，一切凡尘俗事皆与我无关。我仍旧每日平淡如水地活着，我在等待着生命结束那一日的到来。

第四节　日日诵经庵内逝，一代佳人葬商山

我的头发渐渐又被蓄长了。住持说，我不必再剃掉，就这样蓄着便好。其实就算是蓄长了，也是无用。曾经那如泼墨一般乌黑的青丝，如今已经变得干枯而晦暗，当中还夹着好些白发。

我仍旧在庵内日日诵经，却不知该为谁祈福。曾经与我有过瓜葛的人，如今应该都已经不在人世，颠沛流离的经历造就了如今的我。我自小就是一个害怕孤独寂寞的人，我希望能有一个人保护我，爱慕我，愿意对我不离不弃，而为了这个人，我也可以倾尽自己的所有。可到了风烛残年之时，我还与当初一样孤身一人。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如今又即将一个人离开。

我原以为自己会在那个吴襄的那座鬼宅中殒命，谁知如今却活到了七十多岁。我的身体已经十分孱弱，眼睛看不清楚，手脚也软得厉害。以前开辟出来的那块耕地，由于无人耕种，早都已经荒废，杂草丛生。

最近经常下雨，我的脑子总是犯糊涂，已经记不清是什么节气了。我只知道近几日的天空总是乌云密布，压得人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今日也是，外面的细雨淅淅沥沥，我关好房门，和衣躺在床铺上。

我没有去斋堂用饭，我的牙齿早都掉光了，吃什么东西都觉得没有味道。我只是感到浑身乏累，想要躺下歇息一下。

我感觉自己正在做一个梦，梦里有冬荷姐姐，有冒辟疆，有小宛妹妹，甚至还有田畹跟洛金花，他们的脸异常清晰，他们在跟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交谈。那个女子样貌娇艳如花，像极了年轻时候的我。我想走过去跟他们搭话，却发现他们谁都看不到我的身影，仿佛我根本就不存在

在他们眼前一样。渐渐地，我发现这些竟然都是我曾经的经历！如果那个女子是陈圆圆，那我又是谁？

“圆圆。”

一个低沉而温柔的声音在我身旁响起。我扭过头去，吴三桂年轻的面庞顿时闯入我的眼帘。

“你能看到我？”

我发现自己讲话的声音变得清脆了许多，全不似一个古稀老人浑浊的声音。他对我微笑：“当然。”

我这才发现，不知什么原因，自己居然恢复成了少女的姿态，身穿着一件淡粉色的罗裙，此刻正置身在一处被花海淹没的山坡上。

“圆圆，你愿意原谅我吗？”

我盯着他的脸，我的眼睛此刻无比明晰清澈，不知是不是山坡的风太大，我眼中发酸，泪水顺着脸颊滚落。我微笑，我的心中此刻灿烂得犹如六月的繁花。

“我从来都没有怨过你。你愿意带我走吗？”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简短而坚定地说了一句：“嗯。”

昏暗的油灯光线中，我渐渐沉睡过去，视线慢慢从意识中消失，手中拎着的薄毯还未来得及盖在身上，手指无力，薄毯顺势落在了地上。我想要呼吸，却发觉胸中早已没有了空气，那颗挣扎了许久的心脏，在这一刻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第二天早上，庵中的人发现了陈圆圆冰冷的尸体。她的尸身被安葬在商山上一处十分幽静的密林之中。没有华丽的墓穴，也没有爱人的尸骨陪伴在侧，她一个人来到这世上，到头来又一个人离去，可悲可叹。简陋的墓碑立在坟丘之前，碑文只有这样一首诗：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



第九章

古草萋萋，冷风阵阵，夕阳余晖照古墓

（陈圆圆诗词鉴赏）

第一节　尘劫中不昧本来，朗月仍辉性海

陈圆圆死了，这位绝代佳人终于结束了她苦难交加的一生。但是或许她没想到，在近四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对她有着浓厚的兴趣，对她的经历进行研究与推测。虽然她走了，但是关于她的争议与传说却一直没有停下来。其中，清兵诗人吴梅村的《圆圆曲》是最为著名的一首描写陈圆圆的诗词，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圆圆曲》以及后人对《圆圆曲》的赏析，以此来更深入地了解陈圆圆：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
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壁车。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
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
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唯有泪沾衣。
薰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
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

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
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
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
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
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
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鬓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专征萧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
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
教曲伎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
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
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
错怨狂风飐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君不见，
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径尘生乌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
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
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赏析：

《圆圆曲》是清初诗人吴梅村的诗歌作品，同时也是清诗中享有最高声誉的七言歌行。写于1651年（辛卯年）顺治八年辛卯初。在作者由明入清后八年。诗所写的历史背景是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变，而以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悲欢离合构成全诗的叙事情节。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所部农民起义军向北京发动了猛烈攻击，明廷在军情万分紧急情况下，最后才决定将驻防于关外的宁远总兵吴三桂撤回保卫京师，当吴三桂军行抵河北丰润时，北京已经陷落了，并且得知崇祯帝自缢于煤山的消息。吴三桂驰返榆关，准备向起义军投诚。传说因为他听到爱妾陈圆圆被掠，才愤而投清，并引清兵入关。在一片石大战中，起义军失利，李自成被迫退出北京城。这一历史的骤然变化，使本来走向胜利的起义军归于失败，终于导致了清王朝在中国的建立。

布局谋篇是本诗的精华之处，古典叙事诗的情节结构，都是依故事的自然顺序展开的。本诗则把叙事顺序也作为艺术构思的手段之一，运用倒叙、追叙、插叙等手法，安排情节结构，通过这些精心的安排，使主题更加引人注目，而故事变化曲折，情节跌宕起伏。并且运用顶针格，以前后词句相同相似或者相关之联系，使情节的时空大转换平滑接转，而不显得过于突兀。

前八句是第一段，该段是布局谋篇最成功之处。首先开篇不凡，先声夺人。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鼎湖，是传说中轩辕黄帝升天处，这里代指崇祯皇帝。玉关，代指山海关。出语就点出甲申年惊天动地的两件大事，崇祯之死和清兵入关。重大历史事件对人有一种自然吸引力，激发读者的兴趣。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此联对仗工整，对比强烈，反差巨大，讥讽入骨。“六军”统指明朝的军队，“恸哭六军”和“冲冠一怒”人数虽众寡不同，情绪倒很相似，但是“缟素”与“红颜”不仅在色彩上形成强烈对比，意义上也极为不同。“缟素”是沉痛的，如果从顺治八年乃至以后的历史角度看，“缟素”象征着对明王朝覆亡的哀痛，象征着对汉民族沉沦的哀痛，而“红颜”则明确无误地指向极端的个人私欲。片言居要，一语中的，使吴三桂的汉奸嘴脸极为丑恶，真是大快人心。诚然，作者并未提到清兵，但是，山海关之战就是清兵入关，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并不因作者的忌讳而有所改变。接下来模拟吴三桂的口吻加以辩解，效果是越抹越黑，实为暗讽。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下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哭罢君亲再相见”，似乎吴三桂出于忠于明室，才与李自成不共戴天，好一副正人君子面孔。其实吴先降的正是李自成。甲申年三月，吴三桂投降李自成，将山海关防务交由李自成派来的唐通接管，率领部下前往北京，“朝见新主”，这是吴三桂在永平府（府治河北省卢龙县）张贴的告示中说的。当吴三桂行至河北玉田县，突然获悉其父被捕和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掠走，尤其是后者促使他改变主意，“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于是立刻返程杀回山海关，并复信吴襄，声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可见吴三桂是双料叛臣加逆子，作者却安排他去哭君、亲，煞是好看。

也有人否定红颜对吴三桂决策的意义，总觉得红颜的分量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比起来似乎太轻了。可惜历史并不永远都在追求重大价值的平衡。历史是不可改变的，但不等于历史总是必然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演成结局之前，隐含着多种可能性，历史只能实现一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偶然的。否则，人就失去了任何主动性和创造性，包括恶的主动性，这就是吴三桂必须为沉痛的历史结局负责的原因。“冲冠一怒为红颜”在人类历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吴王夫差与西施的故事与此也有相似性，本诗多处用以比拟。尤其是本诗创作时，清兵的凶残使汉民族经历了空前的浩劫，吴三桂为虎作伥，罪责难逃。

这一段写吴三桂在山海关大战中战胜归来，文笔雄浑，场面壮阔，有开篇不凡、先声夺人和片言居要、一语中的优点。但是仅此两点，还不能称之为谋篇成功，因为这是圆圆曲，此段却大谈吴三桂，如果与主题没有重大联系，似有离题之嫌。梅村谋篇之妙，往往出人意料。此段的创作意图在于以战喻美，曲线归宗，这是其谋篇的第三个成功之处，也是最重要的成功之处。

以美的影响表现美，是常见的艺术手法。以战争来表现美，却是少见的。圆圆曲所以要在篇首大谈山海关之战，看似离题，其实是为了塑照渲染陈圆圆的美丽。除此段外，全诗描写陈圆圆容貌的，就只有“宫娥拥入君王起”一句，这句的直接目的还是要联系西施故事。显然作者自认为对这一必不可少的任务已经有所交代了。首段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试看，为了一个陈圆圆，十几万汉子拼死搏杀，其人之美，就只能想象了。山海关之战，的确与争夺陈圆圆有重大关系。吴三桂杀回山海关后，李自成放了吴襄，如果放了陈圆圆，山海关大战或可避免。但李没有这样做，这就等于宣告，对于陈圆圆李军是志在必得，两家就打了起来。平心而论，吴三桂在此战中的责任不是最大的，设若日后他目睹清兵兽行，能幡然悔悟，及时反正，人们还可以原谅他，可他为了荣华富贵，不遗余力扑杀抗清势力，直到兔死狗烹，才亮出反清旗号，已经太迟了。李军抢了陈圆圆，逼反吴三桂，且不愿归还，固然是重大错误，但其最大错误还是没有估计到

清兵是潜在的敌人。追赃助饷等属政略性错误，需要较长时间才见效果，而军事变在须臾。李自成主力部队分布陕西、湖广、河南等地，在北京的军队不多，与清军相比不占优势。只有联合吴三桂的关宁铁骑，防御清兵才能万无一失。李自成调吴三桂南下，派降将唐通率八千兵马防守山海关，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假如李军能想到清兵是潜在的敌人，绝无此举，甚至也不敢抢夺陈圆圆了。李自成的举措实际上是把清兵当成友军对待，此事如果只是李自成一相情愿，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据顾诚《南明史》载：甲申年正月，多尔衮听说李自成已经占领陕西，便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至于此后李、清关系如何，由于清朝善于篡改历史，已无稽可考了。不过，李军直到清兵杀进己阵，才确信其为敌人。

九至四十二句是第二段，叙述陈圆圆归吴三桂的过程。这一过程很长，一波三折，极具戏剧性。根据情节的变化，可分为四小段。

九至十二句是第一小段，写吴陈初次相见。

上面提到的首段，其后半部分除文意之外，还承担着建构情节结构的任务，要与后文巧妙地衔接。"电扫黄巾下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这句很好地达成了这一目的。它借吴三桂之口说出，按照情节发展的自然顺序，顺势推出吴陈相见的悬念，使读者急于知晓相见的场面。可是，诗人并没有顺着自然时序叙述吴三桂如何夺回陈圆圆，与之重逢的情景，而是颠倒时序，描写吴、陈二人的初次相见。这一情节变化时空差距巨大，转换极为突然，使诗文叙事结构呈大开大阖、突兀跳荡之势，极大地加强了可读性。这一转换的相接处，第八句的末二字与第九句的首二字全同，都是"相见"，这种手法称"顶针格"。具有平缓时序逆转的突兀感和使音节圆转顺畅的功用。《圆圆曲》多处运用了"顶针格"，以此处最为吃紧。这一转换，也使全诗的叙述，从吴三桂这条副线转入主线，

即陈圆圆事迹的叙述。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
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壁车。

“田窦”即西汉著名外戚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婴，这里代指当时的外戚，田贵妃之父田畹。此时主角还是吴三桂，他在田家观看歌舞。后两句点出第一主角陈圆圆，这位田家歌妓被许配给吴三桂。两人初次见面，就纳之为妾，可谓迫不及待矣。

引出陈圆圆之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介绍陈的身世和遭遇了。第十三至十八句再进一步倒叙，转入了对陈圆圆身世经历的描述，是第二小段。先交代她原来的身份。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
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诗中说圆圆是其小名，“浣花里”，暗示其名伎身份，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薛涛传》：“涛，字洪度，成都乐妓也。居浣花里。”陆次云《圆圆传》称其“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还填得一手好词，有《舞余词》，已失传。《众香词》传词三首，一首《有所思》：“自笑愁多欢少，痴了。底事倩传杯，酒一巡时觞九回。推不开，推不开。”写得自然清丽，柔弱多愁，委婉道出对命运无奈的慨叹。

“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一联以西施喻陈圆圆，明喻圆圆之美，暗讥三桂有如夫差那样好色荒政，夫差一见圆圆就坐不住了，三桂则更进一步，纳妾，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采莲人”用西施故事，李白《子夜吴歌·夏歌》：“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横塘”，在苏州市西南。这两句以“采莲人”、“横塘水”

点染女主角身份清纯、居处优雅，命运还算不差，以与下文对比，并构成“顶针格”引出下文。

第十九至三十四句是第三小段，接着叙述陈被贵戚抢到北京，沦落为侯门歌伎，又变成吴三桂之妾。

“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

风云突变，那段平静优雅的日子突起波澜。此联因果倒装，使人产生悬念，而留给读者的印象更加深刻。

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
熏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座客。
座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

这里是陈圆圆生活经历的一大转折，可谓红颜薄命。明末江南名伎在婚配上有很大的自主权，与陈名气相当的，大都嫁与著名文人，唯独陈圆圆被抢，身不由主，岂非命运弄人？“熏天”两句写田家势力很大，把陈圆圆送入宫廷，但后宫也仗势欺人，陈圆圆虽然声色甲天下，却没人爱惜。“熏天”，《吕氏春秋·离谓》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形容恶势力很大。“夺归”四句写陈圆圆沦落为田家歌伎的悲惨地位。“永巷”，皇宫中的长巷，汉朝是幽禁失势或失宠妃嫔的地方，《史记·吕太后本纪》：“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明清时也是未分配到各宫去的宫女的集中居住处。

“良家”指田家。“飞觞”形容喝酒作乐。“倾”，倾倒，指座客为陈圆圆声色所倾倒。陈圆圆又从宫中被夺至田家，成为供人取乐的歌伎，内心痛苦无处诉说。此处作者为了渲染悲伤气氛，有意淡化入宫事件，写得很简略，而外戚气焰写得很嚣张。因而使陈圆圆进宫细节说法不一，一说是田畹购得，献于宫中。一说是周后之父周奎购得，献于宫中。还有一说是周献于宫廷，宫廷又送给了田。由于此事与故事主线关系不大，兹从省略。

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
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
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

峰回路转，座客中出现了吴三桂这么个情种，一眼就看中了陈圆圆。“拣取花枝屡回顾”是诗人形容吴三桂爱情动作表现的唯一诗句，一副色迷迷的样子。“拣”字很微妙，唐杜秋娘《金缕衣》有“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以折取花枝代指情爱，这里代折以拣，一字之差，褒贬立变。“通侯”本汉代爵位名，后用作武官美称。一介武夫，不能托微波以通辞，只好拣取花枝，频频偷窥。“娇鸟”指陈圆圆，“银河”用牛郎织女故事。吴想尽早把陈接回家中，成其好事。只恨军令再三催促，才与陈圆圆相约而别。

第三十五至四十二句是第四小段。写陈又被闯军掠夺的经历。

“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

“相约”句是顶针格，“蚁贼”指李自成的军队，“长安”指北京。

“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

这句写得细腻、雅致。从“蚁贼满长安”来看，这里必是明火执仗的场面，诗句却如此纤丽、文雅，可见运思之巧。“楼头柳”化用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强调思妇的贞洁，“天边粉絮”，满天游荡的杨花柳絮，意指轻浮。

“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

“绿珠”，晋石崇爱姬，权臣孙秀仗势劫夺，不从，坠楼而亡。杜牧《金谷园》：“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记其事，这里指陈。绛树，魏文帝曹丕宠妃，诗文也指圆圆。此联对仗看似工整，实为重复。可能是诗人为了加重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感。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

好句。“若非”二字用得巧，引导人的思绪轻轻一转，回到首段情节，干净利落地结束了这段长篇倒述，与上文衔接得密合无间，此句与“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相呼应，“冲冠一怒”终成“正果”。“全师”与“匹马”的巨大反差，把吴三桂的自私行为深刻地印入读者的脑海。那拣取花枝的“壮士”，令人喷饭。此联不仅词句引人入胜，更妙的是它在全诗中所处的位置，和对整体情节结构发挥的作用，堪称结构关键句。

“若非”一联还省略了闯军抢夺的情节，这一省略很重要。因为“遍索”“强呼”已经把悲情推到极处，续写下去很可能画蛇添足，抵消诗文感染力。虽然这里好像看点特多，可是作者却断然裁去，细微之处体现了诗人的价值观和不媚俗从众的艺术良心。但这样一来，也使人对史实有所误会。如陆次云《圆圆传》说是李自成抢了陈圆圆，其实是刘宗敏。全祖望所记当日与圆圆同被宗敏掠去的名伎杨宛的叙述，“据杨宛叙言，与沅同见系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宗敏所携去，不知所往”。

吴三桂如何夺回陈圆圆，异说颇多。据况周颐《陈圆圆事辑》载被闯军俘虏的明朝内监王永章的《甲申日记》所记：“四月初九日，闯下伪诏亲征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定王、代王、秦王、汉王、吴陈氏、吴氏、吴氏、吴李氏、伪后嫔妃皆从行。吴陈氏即圆圆，两吴氏皆三桂妹也。念五日战于一片石，闯大败，退入关。太子与圆圆遂皆至三桂军中。” 从这联诗文的口气看，吴三桂是一战而胜，夺得佳人。目睹者的记述与诗文语气非常吻合。

到这里，诗人把女主角的身世、遭遇及吴陈关系等故事主要情节一一铺述，这才重新回到诗歌开头的情节上来，续写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战场重逢以及她随军至汉中。这已是全诗叙事的尾声了。

第四十三句至五十句是第三段。写陈圆圆的幸福生活。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
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

吴陈重逢，“云鬟不整”、“惊魂初定”，痕迹犹存。“蜡炬迎来”，相传魏文帝迎娶薛灵芸，燃蜡烛数十里，《太平广记》记其事，场面不可谓不大。“专征”即自专征伐，诸侯有大功者可自己决定征伐，不须奉天子之命。《清史稿·世祖本纪二》八年九月，壬午，命平西王吴三桂征四川。“箫鼓”，高级官员的仪仗乐队，也借指吴的军队。“秦川”兼指陕西四川。“金牛道”，古蜀道的主干线，又名石牛道。相传秦惠王将粪金的石牛赠送给蜀王，蜀遣五丁引金牛成道，名为金牛道。“斜谷”，在陕西眉县，“散关”，在陕西宝鸡市。这段如单独来看，或可理解为抨击吴骄奢淫靡，但联系后两段，就只能理解为陈圆圆时来运转，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

到这里故事的主要部分全部叙述完毕，似乎本诗可以结束了。不料诗人又安排了两段插叙，一段写教曲技师和女伴的感慨。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
教曲技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
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长向樽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这八句是第四段。从豪家强载到专征四川已是整整十年，消息传到江南苏州，“教曲技师”得知她还在人世，甚感欣慰，“浣纱女伴”实指当年名气相当的苏州名伎，忆及同行旧事。陈寅恪以为“浣纱女伴”独指卞赛，但玉京道人挟故国之悲，愤然入道，自不会艳羡别人夫婿做建州侯王，

恐仍以泛指为是。“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这联写得好，衔泥燕子，飞上枝头，不仅地位提高了，形象也变了，成了凤凰。双层设喻，生动贴切，语意双关，如今流传极广，使用频繁，已为成语。“长向樽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这联不好，酸溜溜的。

第五段插叙写陈圆圆自己的感受，是第五十九至六十四句。

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
一斛珠连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
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

俗话说，大有大的难处。名声大，反而成了贵戚名豪的猎取目标，陈圆圆就随着你争我夺漂泊来去。连城的身价，带给她的却是无限的忧愁和痛苦。“一斛珠连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此联哲理盎然，语趣横生，耐人寻味。珍珠与忧愁相连，祸福相依，珠愁概使斛量，用词尖新别致；腰肢细与衣带渐宽同意，而暗添美感。其中“一斛珠”用唐玄宗送梅妃一斛西域珍珠故事。“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斯言差矣，狂风飏落花，何错之有？与如此下作之人栓在一起，何谈春色？

四、五两段为陈圆圆故事安装了一个豪华圆满的结局，但是这两段不仅与前文的基调完全相反，而且也与后一段的调子完全不同，就像游离在全曲之外的孤章残段。两段的写法也很特殊，都是最后一联才使意义确定下来，如果改动这两联，意义便完全不同了。由此推知作者想借此增添风月浓度，以冲淡全诗的政治色彩。作者对吴三桂全无好感，对清政权顾忌重重。

最后一段，模仿史家纪传体，有论有赞。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诗人申说己论，先写一段典故，借古讽今。“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用三国故事。《三国志·吴书九》裴松之注：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周瑜之名，得于赤壁一战，本于倾国倾城无关。但文人墨客常把漂亮的小乔拉来作陪。杜牧《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也说：“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漂亮的小乔，确使周瑜增色不少。吴伟业不似两位那么浪漫，周郎一事纯属借用，意在挖苦吴三桂为争夺倾国倾城的陈圆圆，背负了千载罪名。沉重的罪名说成“重名”，不仅平添了语趣，也加重了讥刺的语气。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前两句直陈己见，“大计”实在是事关民族兴亡的抉择，岂能让色欲做主，何况是民族存亡关头，无奈吴三桂在这关键时刻被性欲牵着走了。“多情”用得妙，与“无奈”配合，看似风月情浓，却是针砭痛切。或以为“英雄无奈是多情”，乃是称赞吴三桂爱情至上的情圣精神，此论不当。为成全自己的情圣情结，就可以糟蹋自己的民族、作践自己的民族吗，就可以置数百万同胞的性命于不顾吗？为了不致误解，诗人在后一联又从另一侧面对“多情”加以注释。“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这联与“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都是对吴三桂选择的评价，“恸哭”句从国家民族的视角出发，此联则从吴的家庭亲人落笔。诗人沉痛地写出吴老总兵全家的累累白骨，山海关战后吴襄及一家三十四口被杀，与吴三桂争夺红妆相对应，白骨与红妆的对仗，以视觉的强列反差，和情感的强烈反差，从另一个侧面鞭挞了吴三桂为卑劣情欲作出的抉择。“照汗青”三字有文章，因山海关一战，陈圆圆名声大振，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但是光照汗青，还远远不够。显然这个“照”字是留给吴三桂的。

最后八句是赞，诗人抒发感慨，但是即便纯粹是个人感慨，也还惦记着吴三桂。

君不见，
馆娃宫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径尘生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
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凉州。
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馆娃宫”，吴王夫差为西施所建。“香径”，采香径，相传吴王种花处，今名箭径，在苏州香山。“屧廊”，即响屧廊，屧是空心木底鞋。响屧廊，以梓板铺地，西施着屧行于上，步步皆音。诗人感慨吴王夫差宠爱西施的种种豪华设施，都已尘封湮灭，不用说都知道是瞄着吴三桂争夺红颜而写的。显然这也不仅仅是感慨盛衰无常的泛泛之叹。吴王夫差是被杀而亡的，这就暗示着吴三桂也不得好死。可见诗人对吴三桂的痛恨有多深。“馆娃宫”、“采香径”、“响屧廊”与“金牛车乘”、“斜谷画楼”、“散关妆镜”可资对照，亦见诗人确有抨击吴骄奢淫靡之意。

四、五两段的用意恐在诗外。“换羽移宫万里愁”，“换羽移宫”是说曲调变换，但“万里愁”与曲调变换难以接续，此句应另有寄托。是以“换羽移宫”影射改朝换代，为此，天下一片愁怨，而吴三桂卖身投靠，得益良多，官高舞侈，其乐融融。“古梁州”，指陕西汉中，吴三桂于顺治五年从锦州移镇汉中，至顺治八年一直驻扎此地。“为君别唱吴宫曲”，诗人对吴三桂说：那些珠歌翠舞你恐怕听腻了，我为你唱一支新鲜的咏叹吴宫的曲子《圆圆曲》。“汉水东南日夜流”，李白《江上吟》：“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这里东南流反其词而用其意，更加确定地断言：你的功名富贵是不会长久的。

第二节　迷障里能开觉悟，净莲更出泥污

除了圆圆曲，也有一些咏叹陈圆圆一生的优秀诗词。这些诗词或许没有《圆圆曲》那么出名，但是，正是这些不那么出名的诗词给了人们更多的遐想空间，也对陈圆圆这位绝代佳人有了更深的感触与了解。

临江仙·陈圆圆

倾国倾城颜色，传奇梦幻人生。
江山飞絮伴伊行。几多扛鼎客，策马逐娉婷。
山海关头明月，北京城内残星。
云南风雨淡红英。来时应有爱，去日或无情。

——诗酒仙

临江仙·美人痛

说甚倾城倾国，无非薄命红颜。
一身无主几时欢。方才为破涕，又作泪涟涟。
铁马金戈天下，改朝换代江山。
成王败寇尽儿男。因何将祸水，长与女儿担？

——诗酒仙

永遇乐·陈圆圆

千古江山，美人无觅，陈圆圆处。
绝世容颜，倾城倾国，引领风流去。

连天烽火，贪心霸念，魂断未曾停住。
算身边，纷扰过客，尽皆世上龙虎。
三朝人杰，何曾及得，座上吴郎一顾。
山海关前，北京城下，铁骑飞驰路。
长河日落，乾坤变换，拍案尚闻金鼓。
噫吁戏，奇情旷侣，可堪罪否？

——诗酒仙

咏陈圆圆

大明气数游离间，闯王兴师闹翻天。
吴刘不争红颜女，十万清兵怎入关。

——张志真

附录　陈圆圆时间年表

1623年4月3日（癸亥年）圆圆出生。

1638年（15岁）圆圆入梨园。

1641年（18岁）圆圆倾心冒辟疆，订下嫁娶之约。

1641年（18岁）圆圆偶遇董小宛。

1641年（18岁）圆圆沦落风尘。

1642年2月（19岁）圆圆赎身青楼，被献给崇祯皇帝，无奈崇祯无心逸乐，又回归田府。

1642年2月（19岁）圆圆入田府为成为田畹爱姬。

1642年2月（19岁）圆圆被吴三桂看中，纳入府中为妾。

1644年3月18日（21岁）闯王李自成进京，圆圆被李的大将刘宗敏掳走。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21岁）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欲救回圆圆。

1644年（21岁）吴三桂之父吴襄及吴家老小三十余口被闯王杀死。

1644年（21岁）吴三桂救回圆圆，率兵讨伐闯王余党，被清廷封为平西王。

1673年（50岁）三藩之乱，圆圆出家，吴三桂云南称帝。

1678年（55岁）吴三桂病死，吴家九族受到诛连。

1695年（乙亥年）5月16日（72岁）圆圆逝世。

后记

我曾经跟朋友讨论过一个问题，陈圆圆的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结果讨论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答案。

其实要定义一个历史人物的好坏是非，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首先一点就很难做到，那就是你要把自己代入到当时的朝代中去。有了强烈的代入感，才能够很好地去理解历史人物当时的选择。

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曾经那些古人的经历与选择。

比如，陈圆圆。

按照现代人的看法，我有房有车，有款有型，使奴唤婢，吃尽穿绝，就已经是人生最大的成功了。在如今的社会当中，生存压力甚至已经超过了生存这件事本身，因此，这些物质化的东西毫无疑问会成为现代人生存质量的重要参考标杆。

但是，矫情一点讲，还有很多有钱人得抑郁症，觉得自己生活得不快乐，犹如在牢笼一般，这又是为了什么？

这在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人眼中，一定会觉得他们是钱多了烧的，吃饱了撑的，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还要抑郁？真是可发一笑。

但是认真分析起来，事情真的就如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么简单吗？

至少我认为还不能这么武断地去判断。

一个人是否对他的生命价值有满足感，要看这个人本身追求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一生只是追求荣华富贵，那么当你获得了大量金钱的时候，自

然而然就觉得充满了满足感与幸福感，因为你的期待得到了回报。

如果你一生只是追求一日三餐粗茶淡饭，那么即使你身边的朋友全都是高富帅与白富美，恐怕他们也很难扰乱你的心绪。也许你会偶尔小小地嫉妒一下别人手上的苹果笔记本，但是回到家里，依旧可以很从容地打开自己的国产电脑听歌看电影，日子过得舒适又惬意。

陈圆圆一生的贫富真的很难界定。也许但凡是这种史册留名的人物，其人生经历注定要大起大落。陈圆圆幼年家境极其贫困，甚至亲生父母将她送予他人抚养。可是后来，无论她流落烟花柳巷还是成了朝中重臣的宠妾，都无一例外地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生活也肯定是极度奢华的。

但即使如此，她就真的获得了幸福吗？别人眼中的幸福真的就是她所追求的东西吗？

陈圆圆穷尽一生，都在追求从一而终的爱情。这在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时期，似乎显得十分可笑。大男人三妻四妾都很正常，我为什么定要非你不娶？

可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促使着陈圆圆一步步地走下去。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十分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她会为了自己而努力追寻一份感情。可惜的是，她只考虑到了这里，却并没有想到人心叵测，人心会变，等这份感情的热度淡了，一切都归于平静的时候，她将又一次迷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关于陈圆圆对冒辟疆的感情，很多地方都描写得有些龌龊。比如冒辟疆本来已经没有意思要纳陈圆圆为妾了，可陈圆圆还是纠缠不休，只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栖身之所。说实话，我的心中多少有些无法认同这种说法。一个女子，要在那样一个年代去追求自己的爱情，是一件多么困难、多么需要勇气的事情。就算是到了现在，还会有很多的女孩子，在面对自己深爱的男人的时候，由于羞怯与缺乏勇气，没有办法开口告白，结果只能是天各一方，永远失之交臂。也许你会觉得，遗憾是青春的专属，但是勇敢的追求难道不也是青春的专属吗？

再说说陈圆圆与吴三桂。

现代的人们，思想已经比以前开放了很多。他们渐渐意识到，所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也许只是一个华丽到耀眼的借口。也正是吴三桂的这种狡黠，害得陈圆圆背负了千古骂名。封建时期女子的地位，我想大家都清楚，一位久战沙场的将军不顾一切地营救自己的红颜知己，这种事情大概只有偶像剧中才会出现。而吴三桂之所以这么做，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完成自己政治目的的需要，于是他所谓的“自己最爱的女人”便为了他的野心与出尔反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过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说，吴三桂的行为恰恰是为了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行，也许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早有注定。

陈圆圆应该是深爱着吴三桂的。我们刚刚分析的一切，都是从后人的角度去评说历史，但是情感是无法写入历史的。一个柔弱的女人，在朝代更迭的乱世之中落在敌将的手里，心中的恐惧与绝望自然是不需要过多言说的。而这一刻，她的男人挺身而出，为了她一人，率领千军万马，不顾世间所有人的反对赶来救她于水火。这份情意，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看来，应该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陈圆圆被感动了。作为女人，我相信她眼中所看到的风景肯定不是政权、江山、宏图霸业这类字眼能够描述的东西，她眼中只是看到一个浴血奋战的男人，为了她，声嘶力竭地血战沙场。所以，吴三桂会成为陈圆圆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而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到疯狂的时候，她就会勇气倍增。“哪怕遭到全世界人的反对，我还是会陪在你身边”这句话，绝非虚言。

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正当陈圆圆爱得真切的时候，吴三桂却已经成了新王朝的重臣，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他很快便被充满铜臭气息的奢靡所包裹，很快就忘记了那个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的女人。他叫她失望，一次次地失望，而失望的累积最终只会质变为绝望。

可是，一个对深爱的男人绝望的女人，真的能够完完全全从心底放下

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可以完完全全地放下，也就根本不会有“绝望”这个词出现了。陈圆圆的心中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她希望自己深爱的人能够回心转意，但她却忽略了一点，在封建制度统治的男权社会中，女人永远都是被选择的一方，而选择的主动权，永远都握在男人的手里。

所以，我在最后，给了陈圆圆一个梦，一个十分美好的梦。那里就像是她心中的香格里拉，一切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都将在香格里拉变为现实。只是，香格里拉本身，就是一个虚无的存在。

由此可见，陈圆圆的一生并不能算做幸福，她毕生追求的东西，一直到闭上眼睛的一刻，都没能成为现实。

不过，这反而可以给现代女性朋友当成一个参考案例。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生活，勇敢地追求真爱，遇事当断则断，这些都是必要的。我十分庆幸自己生在现代，虽然这种说法着实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参考意义。我只是想说，我喜欢自己目前的生活，包括正在经历的一切痛苦与悲伤，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自己眼下的生活状态，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秦淮八艳之陈圆圆传
作者=劳香初著
页数=213
SS号=13454153
DX号=
出版日期=2014.01
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